

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二〇一三年度 研究報告書

影印『春秋正辭』外二種（莊存與『未經齋遺書』所收）

吉田篤志 編

影印『春秋正辭』外二種（莊存與『未經齋遺書』所収）趣意書

清代の學術と言えば大概は考據學（考證學）を指す。宋代以降隆盛を極めた宋學（朱子學）を廢して漢唐の注疏に據つて經書を解釋することに力め、更には文字・音韻・訓詁及び天文・曆數等の研究方法を用いた。特に乾隆・嘉慶年間の學者等はその傾向が顯著であつた。彼等の出身地である江南地方、特に江蘇吳縣（今の蘇州市）の惠氏三世（惠周惕・惠士奇・惠棟）や門下の學者等を吳派あるいは蘇州學派と呼び、江聲・余蕭客・王鳴聲・錢大昕等を輩出した。また江永や門下の戴震・金榜・程瑤田等の出身地が安徽寧縣周辺ということから、その古名を取つて門下の學者等を含めて皖派と呼び、「戴段二王之學」と稱せられる戴震・段玉裁や王念孫・引之父子等を輩出し、俞樾・孫詒讓・章炳麟等はその學統に屬する。

このような状況下にあつて、考據學とは研究方法を異にする學者が江蘇武進（今の常州市）から現れた。その人物こそ莊存與（康熙五八〔1719〕～乾隆五三年〔1788〕）である。字は方耕、晩年に養恬と號した。享年七〇歳。吳派や皖派の學者が後漢（東漢）の許慎や鄭玄等の用いた古文（秦始皇焚書以前に古文字〔戰國文字〕で著わされた文獻）を尊崇するのに對して、莊存與は前漢（西漢）の今文（口傳され漢代の通行體〔隸書〕で著わされた文獻）を信用した。ただ今文は散佚して古文に比べて少ないが、『春秋公羊傳』が傳世したため、これに據つて『春秋正辭』を著した。前漢の董仲舒の『春秋繁露』や後漢の何休の『公羊解詁』を主とし、更には『穀梁傳』『左傳』や宋儒の春秋說にも據つた。濱久雄氏は、このような莊存與の態度は「『春秋左氏傳』を基本としながらも、『公羊傳』『穀梁傳』を積極的に採り入れて補完した趙沄の態度と共通する面がみられる」（『莊存與の公羊學』『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三十二集、一九八〇年）と指摘している。

莊存與の公羊學は元の趙沄の『春秋屬辭』に啓發されたものである。『春秋屬辭』の「自序」に『春秋』は「聖人經世之義」を述べたものとあり、莊存與も「經世」こそ學問の目的であることを自覺していた。陳

祖武氏は龔自珍の「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自珍全集』第二輯)を引き、「閻若璩が『尚書古文疏證』を著し、今文二十八篇は眞本で餘は僞古文であることを論證した時、あまりにも反響が大きかったので、臣下等は今文『尚書』二十八篇を學官で重写させて天下に頒賜することを進言しようとするが、莊存與は一人異議を唱えて「古籍墜湮十之八、頗藉僞書存者十之二。……大禹謨(僞古文)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罔命(僞古文)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と述べた。これは莊氏經學の特色ある議論を體現している(「乾嘉學者的義理學 關於常州莊氏學淵源之探討——兼論『春秋正辭』之撰著年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〇〇三年)と指摘している。莊存與の出身地が江蘇常州であることから、常州學派あるいは公羊學派と呼び、彼の學問は一門の莊述祖・莊有可・莊綬甲・劉逢祿・宋翔鳳等に繼承され、魏源・龔自珍・廖平・康有爲・譚嗣同・梁啓超・皮錫瑞等を輩出した。

ここに影印する『春秋正辭』十一卷・『春秋舉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は、莊存與の經學に關する著作を集めた『未經齋遺書』收載本であり、『未經齋遺書』には、外に『象傳論』一卷・『象象論』一卷・『繫辭傳論』二卷・『八卦觀象解』二卷・『卦氣論』一卷・『尚書既見』三卷・『尚書說』一卷・『毛詩說』四卷・『周官記』五卷・『周官說』五卷・『樂說』二卷・『四書說』一卷等を收める。このうち『春秋正辭』は『皇清經解』に、『卦氣論』『周官記』『周官說』は『皇清經解續編』に收めるが、序跋は削られている。『未經齋遺書』の中でも圧倒的に分量の多いのは『春秋正辭』であり、このことから莊存與が春秋學(公羊學)に意を注いだことが理解できる。

現在まで、『春秋正辭』や『未經齋遺書』の影印本や翻刻本は出版されていないため、ここに影印することとした。影印に當つては吉田の家藏本を用いた。

二〇一四年二月

吉田篤志

味經齋  
遺書

光緒八年  
重刊  
陽湖莊氏臧板

味經齋遺書總目

易一

彖傳論一卷 彖象論一卷 繫辭傳論二卷

八卦觀象解二卷 卦氣論一卷

書二

尚書既見三卷 尙書說一卷

詩三

毛詩說四卷

周官四

周官記五卷 周官說五卷

總目

春秋五

春秋正辭十一卷 春秋學例一卷 春秋要

指一卷

樂六

樂說二卷

四書七

四書說一卷

莊方耕宗伯經說序

元少時受業于李晴川先生固武進莊方耕宗

伯辛卯會試所得士也常為元言宗伯踐履篤實于

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

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斯為昭代大儒

心竊慕之歲丙午與公之文孫雋甲同舉于鄉是時

公已解組歸田未及以通家子禮求見親炙其緒言

也公之弟學士本滄公之子述祖官山東元視學時

常歎其學有本原博雅精審為不可及歲辛未公之

外孫劉逢祿應春官試館于邸寓公之從外孫宋翔

序

鳳亦時來講學益歎公之流澤長也元于庚寅歲建

學海堂講舍于粵東思欲蒐采

皇朝說經之書選其精當臚其美富集為大成為後

學津逮茲劉君從其外兄莊綬甲錄寄宗伯公遺書

凡種元受而讀之易則貫串羣經雖旁涉天官分

野氣候而非如漢宋諸儒之專衍術數比附史事也

春秋則主公羊董子雖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諸

儒之說而非如何叻公所譏倍經任意反傳違戾也

尙書則不分今古文文字同異而剖析疑義深得夫

子序書孟子論世之意詩則詳于變雅發揮大義多

可陳之講筵周官則博考載籍有道術之文爲之補其亡闕多可取法致用樂則譜其聲論其理可補古樂經之闕四書說數暢本旨可作考亭爭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蕭山毛氏之自闢門戶輕肆詆詰也公通籍後在

上書房授成親王經史垂四十年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柄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晉涵孔檢討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文孫綬甲慮子孫之不克世守既次第付梓行世元復爲之序其大略刊入經解以告世之能讀是書者儀徵阮元序

序

二

武進莊少宗伯遺書敘

嘗讀韓詩外傳之言曰儒者需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蕃露之言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而已不然傳於眾辭觀于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苦志盡情頭白齒落不合自錄於序爲師者

敘

一

可無慎耶夫韓傳董生處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又嘗讀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五字之文至二二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徐幹中論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已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

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於器械攷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夫班徐二子生東漢之世而其言又若是

清之有天下開四方獻書之途廣文學登進之路磨厲大江南北言游文學之風刮除明季虛誣鄉壁虛造之習巷說戶誦景合雲集百餘年間以經學名家者先後凡數十輩武進莊方耕先生以經學傳成親

敘

二

王於上書房十有餘年講幄數陳茹吐道誼子姓錄其書爲周易彖義尙書旣見尙書說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說若干卷沕乎董江都之對天人粹乎匡丞相之明禮制鬱乎劉中壘之陳今古未嘗支離鉅析如韓董班徐四子所譏是以世之爲漢學者罕稱道之烏虜公所爲眞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於世之漢學者庶其在是其在易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言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焉公又精通鐘律不由師傳神契圭合匪道匪藝勿可得而詳云後學邵陽魏源譔

易說序

本朝經學盛于宋元明非以其多以其精也乾隆間爲之者易則惠棟張惠言書則孫星衍詩則戴震禮則江永金榜春秋則孔廣森小學則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皆粲然成書著于一代而其時莊先生存與以侍郎官于

朝未嘗以經學自鳴成書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無聞焉嘉慶間其彌甥劉逢祿作公羊釋例精密無耦以爲其源自先生道光八年其孫綬甲刻所著易說若干卷成以示余再三讀之蓋先生深于周禮深于

序

三

春秋深于天官歷律五行之學夫深于周禮則綜覈名物不厭其詳深于春秋則比事屬辭不厭其密深于天官歷律五行之學則徵引斷制不厭其博故其爲說以孟氏六日七分爲經而以司馬遷班固天官地理歷律各書志爲緯其爲文辯而精醇而肆旨遠而義近舉大而不遺小能言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爲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爲乾隆間經學之巨澗也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譚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涸以游雜其門人爲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固其藝精抑示

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爲名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  
或昔許慎何休著書鄭康成駁辯之而鄭志文有與  
諸弟子互相問答之語亦或爲其術之太峻而虞其  
說之大拘歟余爲張先生忘言弟子學易謹守師法  
如莊先生書昔所未見循誦既畢竊歎天壤間學問  
之大有非可以一端竟者因卽所見以附識此道光  
八年十月十日後學董士錫謹序

序

四



奇	奇	奇
秋	秋	穉
魁	鬣	正
指	儻	辭

春秋正辭序

漢興傳春秋者不一家鄒夾無師虞鐸微闕左氏失之夸穀梁病其短將以求微言于未墜尋大義之所存其惟公羊乎公羊家世傳業平地衍其緒敢壽暢其風胡母子都乃著條例董生大儒用資講授邵公專精隱括繩墨述三科九旨之義依類託輔華削之權如發矇矣然在東京之世賈鄭之徒已繆隙奮筆相與爲難戴宏解疑亦隨二創魏晉而下經學破碎隸及唐宋師儒偏蔽苟取頑曹之語不顧師法之傳謂日月爲虐設鄙起問爲無端獨逞庸臆妄測非常

正辭

既違偏其反而之旨烏覩析薪移矣之理使公羊之例當乖卽春秋之義幾廢承學之士所共閔歎也夫春秋一經人事浹王道備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非紀事之書昔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又曰其義則某窃取之矣又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然則本志以立事考義以定詞苟非因端覩指別嫌明微精求于繁殺之間嚴辨于同異之故率詞揆方各得其序守文持論鮮有能通者焉前輩少宗伯莊方耕先生學貫六藝才超九能始入翰林卽以經學受

主知羣經各有論著斐然述作遂造其深率爾簡札必衷於道疇昔之歲與余同官

禁近朝夕論思無間術業挹其淵醴如飲醕醴窺厥原本疑入寶藏洵當代之儒宗士林之師表也公之孫雋甲爲余丙午典試江南所得士偕其弟貴甲來京師持公所纂春秋正辭一書問序于余余受而讀之義例一宗公羊起應寔述何氏事亦兼資左氏義或拾補穀梁條列其目屬比其詞若網在綱如機省括義周旨密博辨宏通近日說經之文此爲卓絕用以詔茲來哲庶幾得所折衷由是抉經心執聖權則偏惑乖方之誚吾知免矣嘉慶六年龍集辛酉四月望大興朱珪序

正辭

二

春秋正辭敘目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

賜進士及第授茲綠大夫禮部侍郎加級南書房上書房行走莊存與撰

存與讀趙先生沆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為櫟

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尚

賢信古而不亂或庶幾焉敘曰

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饗德乃配天

地正奉天辭第一

王者承天以撫萬邦為生民共主嗟嗟周德光於文

武亦越既東元命永固永固在下諸侯以僭大夫陪

隸用貴治賤挈諸王者正天子辭第二

正辭敘目

於乎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勞謙不伐萬民以服

元子在東有典有冊欲觀周道舍魯奚適聖人無我

曰父母國正內辭第三

三王之道仁義為大假之以為功乃救罪不暇一匡

天下實惟桓公晉文繼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曰譎一

奪一予楚莊晉悼彼何足數正二伯辭第四

自天地生民以來神聖有攸經緯於是焉在聖所貴

貴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厥臣續大命孳孳其無

殆黜乃心底罪正諸夏辭第五

蕩蕩覆載聖則無私疇不即工聖其念之明明時夏

懿德所經頑嚚龔昧乃狄之行於乎慎哉正外辭弟六

若之何弗弔天不享右罔愛於居圉多辟罔克究於

永祀侵戎虐我黎服潰潰靡所止聖乃欽底罰於有

辭以差厥罪俾寅念於天嗣天民越指疆土明哉明

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辭第七

噫嘻臯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於口實乃惟

怙於天德於乎德卒喪多罪顯聞於上遏之絕之乃

殄滅之殄靡有遺民乃其蘇時乃敬明於聖之志匪

憚用怒尚隱哉其懼正誅亂辭第八

正辭敘目

聖秉道垂文辭惟義之訓愍事之違匪從惟從匪述

惟述折厥衷見天則正傳疑辭第九

奉天辭第一

初一日建五始元正天端自貴者始同日並建相須成體天人大本萬物所繫春秋上之欽若不指次二曰宗文王文王受命武王述之文武既沒文不在茲稽古堯舜道法所祖聞而知之萬世以為土次三曰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郊社宗廟尊無二上治非王則革學非聖則黜次四曰通三統三代建正受之於天文質再復制作備焉師法在昔恭讓則聖矧乃有監匪獨一姓次五曰備四時謹於尊天慎於養

正辭卷一

人聖人以順動則日月光明庶物露生陰佐不可右刑謚不可任五辰之正羣生在命次六曰正月日幾乎幾乎其惟日乎仁與不仁同此日乎孰能慎微日無不吉載而始之端在朔月民主愛日不遑暇食夜日日餘天光在隔閏曰歲餘門以聽候次七曰審天命廢興支與壞與飮歌戒與民不聽罪聖人覺與次八曰察五行祥異天乎與人甚可畏也欲止其亂心仁愛也上下之間匪虛而實元氣澹澹殺撰相易神乎難知勿謂不然所貶所譏惟聖同天次九曰張三世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詳畧之文智不危

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政治漸於升

平十二有象大平以成次十曰俟後聖舊典禮經左

邱多聞淵乎公羊温故知新穀梁繩愆子夏所傳拾

遺補闕歷世多賢春秋應天受命作制孟子與有言

天子之事以託王法魯無惕焉以治萬世漢曷覬焉

建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曰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

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

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

正辭卷一

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

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

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

正其元則不能成其紀反推之以明其自然故先言元而後

言春五者同日並建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

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謂

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

大也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元年正月辭不自春秋始曾

者道在故也尚書著而弗備也魯史繫而弗致有也其餘則僭而亂也不使春秋至之者亂之大者

也孝經曰非  
聖人者無法  
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  
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  
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宗文王

春王

正辭卷一

三

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  
曰大祖嗣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大祖也不敢曰  
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  
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  
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敢或干  
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  
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君牙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  
缺天子之事守也

大一統

王正月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記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子  
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  
矣乎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也董生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正辭卷一

四

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從矣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義莫大焉  
通三統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 春王三月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法物見  
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法物芽  
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  
色尚赤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  
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

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  
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  
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  
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  
序揆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尚矣夏書曰怠棄  
三正子丑非春其諸後儒之惑與

正辭卷一

五

備四時

春王正月莊公五年夏四月桓公九年秋七月隱公六年冬十月桓公六年

公羊子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  
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何休曰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  
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魏相曰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  
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

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  
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  
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正日月

十二月 閏月文公六年 六十日 上辛季辛 朔 晦

日中 日下昃 夜 夜中

書曰協時月正日左氏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正辭卷一

六

又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  
是乎在記曰天子立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  
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  
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朝服以日視朝  
于內朝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  
地德日中考政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  
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  
郊之絜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  
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滯而後即  
安庭燎之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齊詩曰不能辰

夜不宿則莫

審天命廢興

二年春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

春 六年春 七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 九年

春 十年春王二月 此正月也隱無正故辟之也 十一年春 隱公

穀梁子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

以正隱也 正隱不使讓

八年春 隱公

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况

在外乎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

正辭卷一

七

有三月矣曷不繫之于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

之王歲之始莫先于臨天下之一人而後有萬不

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

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

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為無王矣慎言哉

元年春王正月 桓公

穀梁子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所以治桓

也

二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

十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盈數也十年必棄書王紀常也 本胡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曰謹其終也易曰物不可以終否

三年春正月 特會不恒月其月何決不玉也 四年春正月 狩不月此月決不王

也 五年春正月 鮑卒不正決非以與夷終生故王也 六年春正月 不來

恒月 夾 七年春二月 八年春正月 九年春 曷不

不王也 則不可不王不月則無 十有一年春正月 十有二

年春正月 十有三年春正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

十有五年春二月 曷為月求車則輕矣 十有六年春正月

正辭卷一

八

十有七年春正月

穀梁子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也 誅之 諸

侯不能救也 伐之 百姓不能去 不能討 以為無王之

道遂可以至焉爾聞之曰去名以存實也

王

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貶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

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

四年春 夏 七年春 夏 桓公

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成

矣故不具四時聞之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

在上其不具于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

夏五月莊公二十有二年

五月不首時其首時何著異也忘父葬母謀取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焉變矣著變以存

其常焉爾本何

元年春王三月公定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

定無正始

十有四年春 夏 秋公定

正辭卷一

九

去冬何也不終也本何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

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无喪无得其吾聖人

與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昭公十年不說

義何曰可以無闕闕而不書慎也不可以具闕而無削明也昭公無冬上下皆見夏五類也今上下之文未有以明見必如郭公類也夫子親于其時奚不可具哉故曰削也猥以爲闕非明也其陋也非慎也其惑也夫乃以聖人之去國爲淺事也而可哉

察五行祥異

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八

庶徵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

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

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

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傳

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天子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

正辭卷一

十

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

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

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

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疴時則有青

書青祥惟金沴木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蟲

旤及人謂之病異物生謂之書自外來謂之祥

氣相傷謂之沴每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

前或在後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則后王受之晉一不出下書曰歲之中月之

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告由斯人不進賢黜惡

則其流及上詩曰惟王民惟邦

叩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本王者



所依天災及之危之至也書曰其二辰以次相  
爽惟天其罰極我其不怨  
將其次受之鄭康成曰歲以四月為別月以一  
旬為別日則始平旦訖黃昏間三  
時為別又曰二辰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  
中則上公日月夕則大夫歲之中也日月朝則  
則孤卿日月夕則大夫歲之中也日月朝則上  
上日月中則下士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竊謂天下有道其不善者受之天下無道則  
殆及善者詩曰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又  
如彼泉流無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咎僭厥罰  
淪胥以敗

恒賜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介  
之孽金也明貌有毛蟲之孽矣云龜孽時則有  
者金木雜也以此見金之有虎孽也時則有  
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  
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恆燠厥極

正辭卷一

十一

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蝨螟  
毛羽按羽蟲者火也羸蟲者土也時則有羊旤  
不言羽蟲者火病則兼其下也

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說曰  
冬溫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  
以聲視則以色五色物之大分在于青祥故聖  
人以爲草妖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失秉之明也

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  
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恆風厥極凶

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木勝土強  
令土弱則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  
木侮之

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  
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  
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  
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不言五  
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  
若下不敢沴天尊尊之義也六沴作見若是  
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

曰經所不言何故傳之不殆于誣乎曰烏是何  
言與天有五行地有五行陳天之五合地之五  
明天道也重皇極也昧者見以爲六也故疑之  
明者知其爲合也故信之且夫皇極所以立命

正辭卷一

十二

故曰建五事所以事天故曰敬事一不修敬有  
闕爾皇之不極非不克建而已乃蕩然大壞逆  
天道甚也是故五事有變傷其質是也質具于  
地皇極不建沴其象辰是也象見于天獨不見

夫易乎貌言視聽如六子然思如坤皇極如乾  
傳五行不傳皇極是知坤藏不知乾君也并五  
事在皇極是知成象不知效法也知地而不知  
天則悖矣知一而不知二則謬矣不此之誣而

以傳爲誣是何言也獨不見夫易乎曰然則經  
不言何也曰有之歲也月也日也天道也歲月

日時無易皇極之建應此矣日月歲時既易皇極不建應此矣其曰厥咎眚何也蒙甚也天奪其鑿已在易明夷之賁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殆此謂矣霧亂五官地也眚亂五性天也厥罰恆陰何也風甚也或覩其物已詩曰終風且曠下則爲雲物尙在下上則爲禳象則已高凡十五物皆繫于日其在周禮春官職之厥咎類蒙厥罰類風不別著象何也一以管四者心也一以行四者風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各以五配而不能爲六也雨暘燠寒非天乎曰其本在

正辭卷一

十三

地道无成故歸諸天然則恆陰亦地也曰天氣擾地不應易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射妖何也曰其在晝乎男子事也用是見脂夜之妖蓋女子象也龍蛇之孽何也曰極陰疑陽其將戰乎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馬旤何也馬健行地其象配乾故屬皇極五事盡失六極不盡應獨歸之弱何也曰其知天道乎是謂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自有生民以來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者胥在此人見其弱也而悲之而閔之不知天之棄之也威莫甚于此矣凡以蕩然大

壞逆天道甚故爾豈曰一事偶失哉曰日月有常行何謂亂星之逆行亦常也何謂沴曰苟以爲常生必有死興必有廢治必有亂存必有亡莫非常也則將不復危懼晏晏如故奚不祥甚哉曰此天之命不可知也故曰異若天之行則可知也何異之有曰昧者皆不知神者盡知之蔽者一知一不知畸常畸異奚足以定是非余寧知禍之逮人也天不有期焉聖不先覺焉女尙良知日月之眚聖弗克知女短長之命信乎否也曰聖知之不以告人亦以爲非常云爾曰

正辭卷一

十四

固非常也聖人曷常以日月之行之故告人乎春秋書曰有食之不著其食之者老聃云安知其不見星也古之人不以日月之眚諳諳然示人亦明矣敬天故也若夫禍福之故聖人則旣告女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重之以蓍龜臨之以明哲申之以誓誥勸之以歌誦皆是物也夫乃以爲非常也固聖人之所以爲大常也曰日月星辰之沴固非常矣是亦亟矣乃必使人罹于咎乎曰非日月星辰之變使罹咎也極之不建實自取謫焉苟有壞國喪家亡

人其小大亦良應之甚可畏也曰家人亦應之乎曰奚在其不應也傳曰謂母之子也可謂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經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固古今貴賤之達理也苟有庶人傲狠明德以亂天常雖當天地之災不異焉奚在其不應也中庸記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初不在大也孟子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亦不在小也

高宗彤日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正辭卷一

十五

此事應也事天如事親父母怒之必誠求其所以然多方擬議之既得而後已此之謂脩省怒而不知懼頑也懼而不知揀慢也揀而不察類舛也不當而不問其人傲也頑則絕之慢則疏之舛則謫之傲則厭之天地之大者在五行各一其性不得相干徵召若影響其失也不知揀則已如欲揀之不敢不察其故所謂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也五行之失如疾然氣雖亂各有所至不存其意不貫其理以此事天何異許止之

不嘗藥也五行之變非盡變也非不遽復也謂和則俱和失則俱失是乃誣天地也不然夫祖己之言亦曰正厥事可矣又曰典事無豐于昵非所揀之事當用此與人臣之義陳善必列其宜匡失必舉其敗不敢為無端崖之辭以瀾其上而藏其姦敬之至也今日恐懼脩省云爾將俾盡革其政與抑擇所振揀與抑空言無施而百官萬事皆自若與此固姦以事君者所欲得以飾其惡也欺君不祥誣天地不祥一言而不祥者三不說事應之謂也

正辭卷一

十六

春王正月雨水冰

成公十有六年

公羊子曰雨水冰者何雨而水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木不曲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

咨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于齊侯齊侯殺桓公

夏齊大災 莊公二十年

穀梁子曰其志以甚也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子曰大災者何大瘠

正辭卷一

十七

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

五月己巳西宮災 僖公二十年

公羊子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不志事應何也疑誤

則闕之

夏成周宣榭火 宣公十年有六年

公羊子曰宣榭者何宣官之榭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左氏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成周者天子之下都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成公三年二月

公羊子曰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爲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 天道莫明于此矣

春宋災 襄公九年

正辭卷一

十八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五月甲子宋災 襄公三十年

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災上之罰也

夏四月陳災 昭公九年

左氏曰鄭裨諶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如以五成故曰五年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即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古維

非經義也志雜古何也明所用廣不舉一而廢百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昭公十有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

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子

曰其日以同日也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

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

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

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

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

正辭卷一 十九

召伯毛伯事王子朝子朝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

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

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

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定公二年

公羊子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

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

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

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

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

又用其邪說潘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哀公三年

公羊子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董仲

舒劉向以為此二宮違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

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

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按此毀廟也

言災何宜毀不毀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四年

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

正辭卷一 二十

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

子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天

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

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火不炎上

無麥苗莊公七年秋

公羊子曰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

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何休

以為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

泆民怨之所生

大無麥禾莊公二十有八年

穀梁子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劉向以為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外內無別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患也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饑宣公十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以重書也不志事應與大水同

饑宣公十年有五年冬不志事應與蠶生同

正辭卷一

二五

大饑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有死傷曰饑死傷甚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為或書其本或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怠也書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民力單矣王澤竭矣

稼穡不成

秋大水桓公元年

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穀梁子曰高下有水曰大水高原也下隰也古之治田也其察高下則微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弑君兄臣民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桓會諸侯受宋賂而歸又仍交兵結讎

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劉歆則謂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歆之說可兼也不可

專也桓罪重故也按災曷為或專舉水旱或并言二穀舉水旱察也言二穀重也災之爾則輕無則重麥苗俱則重兼他穀則輕不重弗識弗別不察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桓公十年有三年

漢志又以為夫人驕淫將弑君桓不寤卒弑死又說何也據議之也

秋大水莊公七年事應在無麥苗

秋宋大水莊公十有一年

正辭卷一

二五

穀梁子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公羊子曰及我也二說何也母質也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邱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暗災不改明年宋萬弑公

大水莊公二十有四年秋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明年仍大水歆則謂先是飾宗廟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飾不當故曰簡

宗廟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飾不當故曰簡

秋大水莊公二十五年

大水宣公十年

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以濟西田賂齊又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旤皆賤公行非其正也竊謂先是遂不伏辜仍寵其子三桓專政自此始陰盛極矣

秋大水成公五年

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茂與僑如顯會晉

正辭卷一

三

宋陰勝陽

大水襄公二十有四年

董仲舒以為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慢鄰國鄰國亟伐百姓騷動穀大不成其災甚也竊按自是無水災與曰未可知也雖有其不書也其不書何也以志災則莫恤民矣以志戒則莫畏天矣其志者地震云乎雨雹云乎凡怪異云乎惟火災之為亟以是為人之所震而動也書曰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水不潤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九年

左氏曰癸酉大雨霖以震與經異文者釋大雨乃霖雨也書始也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穀梁子曰震雷也雷霆也志

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

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

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莖保藏蟄蟲辟

正辭卷一

三

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謂諸侯是時隱居位久輩有逆心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開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弑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弑

恆雨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公十年有五年九月

公羊子曰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其稱夷

伯何太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

記異也穀梁子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左氏說展氏之廟也在朔言朔在晦言晦劉向以爲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明年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雷

冬不雨莊公三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竊謂一時不雨則以異書何志

正辭卷一

三

戒也用是見魯有君子謂其臣猶克慎微而先戒故

因而著之也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冬十月不雨僖公二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于

五月不日旱不爲災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

漢志先是敗邾莒獲莒拏炕陽之應

六月雨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何休曰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時乃書

此月者僖公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詳錄之明天人相與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二年

穀梁子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

無志乎民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

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

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休

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

正辭卷一

五

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

物也政在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十年

何休曰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十三年

何休曰遂之所致按文無志乎民則曷爲亟書之

仁之也何用仁之也天未厭之也自是無書者矣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夏大旱僖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外倚



疆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竊謂自後比歲伐邾敗于升陞有起兵動衆之憂主言不從也

大旱宣公七年秋

上連兵伐萊下公見執辱外憂也主言不從之罰

秋大雩襄公五年

左氏曰旱也按旱則其曰雩何所救非所救也其曰雩何也無以早書者矣書雩始此乎前此矣前此書旱其曰雩微過也志僭也自此不書旱其曰雩志旱也惡僭也僭所以早也以僭救旱非所救

正辭卷一

圭

矣

秋九月大雩襄公八年大雩襄公十年九月大雩襄公七年

秋八月大雩襄公二十八年八月大雩昭公三年秋九月大雩昭公六年

昭公六年大雩昭公八年九月大雩昭公十年秋八月大雩昭公十二年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公二十年

左氏曰書再雩旱甚也穀梁子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竊謂僭甚矣憂至矣然而不書旱不繫乎災也自是而公孫矣舉日不舉辰尊祀事也據取節曰季不曰下尊之也

九月大雩定公元年

大雩定公七年秋九月大雩

再雩旱也曷不言又其日疏矣何以書志瀆也或月或不月詳略之文也陪臣執國命僭甚矣內憂也言不從之罰

恆暘

無冰桓公十年春

穀梁子曰無冰時煥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

正辭卷一

圭

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霜霧瀉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兵之道也劉向以為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內失百姓外

失諸侯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無冰 戌公元年春

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作邠甲陽失節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 襄公二十有八年

何以書記異也臣專兵不志君築宮不志志無冰而已矣明天道也詩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公失政豫而無立志臣下不稟命而專行役于疆大身往朝楚季氏因取卞忍而不能治歸作楚宮卒薨

于此不明甚矣

正辭卷一

无

漢志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內弑君兄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口甚善惡不明誅伐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與年

恆燠

冬十月雨雪 桓公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曰

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邶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劉向以爲凡兩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僖公十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陰盛甚也左氏曰平地尺爲大雪

秋大雨雹 僖公二十有九年

左氏曰爲災也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

正辭卷一

无

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弑君故陰脅陽之象先見

冬大雨雹 昭公三年

漢志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卒逐昭公

春王正月大雨雹 昭公四年事 應同三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穀梁子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

其曰菽舉重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劉向以爲十月于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初得立故天見異以示之也

恆寒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鵙退飛過宋都僖公十有六年

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鵙退飛過宋都風也穀梁子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

正辭卷一

三

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決不日

而月也異日而不著其甲子六鵙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

自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鵙微有知之物石無知

故曰之鵙微有知故月之日月有義乎曰著詳略

以定尊卑于以審輕重于以紀遠邇于以微敬怠于以別同異如之何其可廢也然則無知何以日

微有知何以月曰不過乎物以事天也無知而變出于天有知而變變出于地或日或不日尊卑

之辭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鵙且猶盡其辭也

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鵙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

矣民所聚曰都公羊子曰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

賈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

言六而後言鵙六鵙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鵙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鵙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劉向日鵙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何休曰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鵙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按內史叔興之言何謂也曰是乃可懼矣固非吉凶所生也而吉凶所應也人實自敗非由妖敗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

正辭卷一

三

作女忘諸乎女聞吉凶由人而謂陰陽不由人也其可乎夫人神之主也天地之心也主而曠之心

而遠之其存者與有幾襄公能遂覺寤安有危身喪師之禍此內史告人意也非預之所知也大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天下不相邇也

多士曰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天人不相遠也

其知之矣

恆風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僖公三十有三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劉向以

爲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

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顛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疆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草妖華孽

冬多麋莊公十有七年

正辭卷一

書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多則異也劉向以為莊公將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公不寤幾亡社稷

毛蟲之孽

螟隱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食苗心曰螟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

螟隱公八年秋

漢志以為鄭以邴易許田隱有貪利心

螟莊公六年秋

董仲舒劉向以為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螽蟲災也甚

則月不甚則時按螽蝗也漢志以為桓公取鼎易邑與役起城何休曰煩擾之所生

八月螽僖公十年有五年

劉向以為兵比三年在外

雨螽于宋文公三年有五年

公羊子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

正辭卷一

書

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何休曰羣臣爭疆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逃子哀奔國家廓然朝廷空無人

螽文公八年冬

何休曰先是公如晉公孫敖公子遂比出不可使

勢奪于大夫煩擾之應

秋八月螽宣公六年

劉向以為先是伐莒後再如齊謀伐萊

秋螽宣公十年有三年

漢志以為公孫歸父又會伐莒

秋螽宣公十有五年

漢志以為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冬螽生宣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

正辭卷一

彖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又曰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告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

八月螽襄公七年

是夏也用衆城費費季氏邑也易常擾民之應

冬十有二月螽哀公十有二年

災曠不志矣其書螽何以用田賦不可不書螽也

螽生猶言之而况螽乎此災也言十有二月何志失閏也非記異也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九月螽哀公十有三年十有二月螽

再書螽何甚之也宣書螽生繼歲書大有年以存民也哀比年而三書螽國幾亡矣詩曰周餘黎民

正辭卷一

彖

靡有子遺其月何志失閏也

贏蟲之孽

秋有蜮莊公十有八年

穀梁子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蜮猶惑也南越亂氣所生竊謂莊公之時亂旣極矣惑亦甚矣天之示異昭昭著明可不懼哉

秋有蜚莊公二十有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竊謂淫亂之所生爲戒

明矣

肯氣所

有鸛鶴來巢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劉向以為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祥氣所致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宣公三年

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宜公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取天甚惡之禍雖不及其身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成公七年

正辭卷一

毛

劉向以為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愆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鼯鼠食郊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不寤三家之權成公室遂卑

鼯鼠食郊牛牛死定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辜惡如彼孔子聖德如此卒用季桓而退

孔子無道甚矣竊謂所食漫禍浸深也五月定公薨

鼯鼠食郊牛角哀公元年

比歲見食天重戒之哀公不寤卒奔於越定之終無始衰之始無終仲舒曰不時不見信哉

牛旤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文公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必敗亡其後魯及

正辭卷一

毛

齊晉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病也  
下人伐上之病

世室屋壞文公十有三年

劉向以為文公棄禮數矣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逆祀之歲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而陵夷也

金沴木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僖公十四有四年

公羊子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

何龔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河者陰之精象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執之應穀梁子曰林屬于山爲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劉向以爲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臣下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後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左氏說沙麓晉地沙山名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

九月癸酉地震文公九年

正辭卷一

堯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何休以爲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于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劉向以爲先是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商臣弑父諸侯皆不肖權傾于天下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陳齊皆弑君

梁山崩成公五年夏

公羊子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泮外異

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害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尹亂王室

五月甲子地震襄公十年有六年

何休以爲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龔莒大夫乖離出奔兵事最甚劉向以爲自後崔氏專齊樂盈亂晉良霄傾

正辭卷一

旱

鄭闞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巳卯地震昭公十年有九年夏五月

何休以爲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昭公二十三年

何休以爲猛朝更起與王爭入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地爲再動劉向以爲是時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

逐昭公黑肱叛邾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夏四月甲午地震哀公三年

何休以為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命是後蔡大夫  
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  
吳大為主劉向以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  
孔子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

金木水火土

正辭卷一

學

春秋正辭卷一終

春秋正辭卷二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天子辭第二

正王伐曰思古明王賞善罰惡祈父不聰免爰其作  
正王守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顧瞻有河未改天命  
正王出曰疾恒不死未亡其中思而不懼在周之東  
襄不監惠禍迺有再以親屏周憂其所恃正王居曰  
遠有力臣邇有親臣剛德不疚師聖友賢渙五正位  
克定厥家王無一焉曷云其居安不言居危不言出  
匪風之傷以存周室正王入曰亂其定乎汔可小惕  
無輔無民僅亦守位正王崩葬曰君子知敝並建聖

正辭卷二

哲懼於不終日慎一日武王邁疾周公憂悴離明兩  
作突如可畏同召六卿道揚末命成康之隆萬世其  
訓方喪三年同軌畢至宅憂不言容衣可事正王世  
子曰元良之位尊如社宗名號蚤繫蠱佞不生貴戚  
執政咸有臣志固將君我而入學以齒慎惟深哉是  
謂无妄左右正矣習與智長匪正有眚不宜有往正  
王子曰鳴鳩均養七子上下如一奚為制禮接子以  
及冠昏每事殊異於適有義有方陪以秉德何嫌何  
疑愛不自克愛不自克胡能有定階而引之俾毒其  
正是曰不愛能愛惟順正王后曰天地之基為宗廟



主敬慎重正咨親咨禮三代興廢莫不由此仁貪異生各以其母母養乳虎將傷天下素成之道爲後世戒正王姬曰二女釐降欽哉帝與天乙歸妹陰禮則闕肅雍之貴不在車服同姓主之威正無缺正王母弟曰人道親親念我二人天子亦無多所厚所厚惟世子母弟推而放之準乎四海富而貴之常常見之同其好惡曷問是非一人果有所私則萬姓咸喜矧有師保養以聖度如何不思亦莫不顧正王臣內難曰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周德之衰箕子先戒曰于其母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乖離

正辭卷二

二

不和殃禍所起官人以世實違天紀正王臣外難曰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天子之吏殆辱於戎裔詩人所哀逢此百罹正王使曰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行人有常數矣古者有分土無分民王靈所及民功以爲紀路節不寧隼飛安止苟以爲榮盍思其愧瀆之謂何徵求自茲始刺在大夫況乃王之宰正王臣會諸侯曰曷敢不信要於至尊齊桓知節晉文已慎尹單將間以同盟云借曰外楚冠裳等夷召陵旣會散兮愈卑正王臣會陪臣曰侯大夫入天子國曰士禮不會公侯矧王官伯乎重而不正翟泉

爲甚嗟乎羝羊僅亦觸藩牧羊者力能決之正王臣卒葬曰始於踐土終於召陵皆獎王室晉主夏盟虎也要言卷實不度親臣處內同外諸侯之爵姑曰顛趾寢乎折其足正王臣私交曰有至尊者不貳之祭吾同祖不得受其私天子大夫親不與諸侯通則順則宜忿生之嗣我又何求諱其要君比以爲尤正王師曰宣榭志災乃志王師以自敗爲文實晉與戎敗之晉罪可勝誅乎晉曰勤王曾不言從王其人已微其禮已亢王室蠢蠢爾侯伯也曾不若娶婦憂宗周之隕正王都邑土田曰以爲民極服於土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相宅則復卽辟于周日夜勞來我西土一豐一鎬相述作豐水之事豈不詒子孫謀哉厲頻幽蹙平徙於洛魚以況民亦匪克樂蓂叔之謀乃城成周欲復文武不知用尼甫卻行以走沒身不得於道正畿內侯國邑曰虞公虢公天子之三公也河內河外河東天子之股肱也傳忘其舊誰與發蒙滑外列會鄭割甸服於乎有哀戎乃在洛父兄甥舅半爲秦臣終南作歌憤兮其謂諸侯君正王命伐國曰倍上則誅犯令則絕宗盟謂何若茲不睦惠以請齊襄乃出狄日伐以著之曾是以爲義乎取櫟之役

正辭卷二

三

犯中國云爾赫赫明明王命焉在矣正朝王曰朝言  
恭也獨我乎爲之者晉重也晉重請之王惟從之也  
臣節未盡不可以言恭也在盟之既不恭大也自我  
言之固無罪也日不繫月昭乎辨也正錫命曰三志  
錫命稱名則殊自襲其天盍思出言定名之自上祐  
乎王實承天爲天之子隱之繫之以爵稱之爲天下  
君縱忍自輕若上帝臨女何正大夫見天子曰殷見  
者守臣也殷頰者陪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  
天子則恩相逮也偶以晉卑於齊也拜命弗親天災  
弗葵也見不如弗見幸王吏之不余治也失常且以  
爲常哀哉承學之士愚而不能違也

正辭卷二

四

王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公五年

蔡衛陳皆何以稱人侯不行使大夫從也其與幾  
何春秋不志王室事天子伐國不可見以從王伐  
國者見之曷爲見之非所以伐也鄭伯當誅矣王  
躬不可以不省不可以不重輕用其民王室危輕  
用其身天下危從命拒命不竟錄也鄭罪既盈於  
誅春秋之義務全至尊而立人紀焉月不繫王傷  
三王之道壞也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

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繫王於天  
一人匪自號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從王焉朝于  
王焉至尊者王也不上援於天若王后王世子王  
子王姬繫於王則止皆不得以不稱天爲疑問矣  
王崩葬

三月庚戌天王崩隱公三年平王

正辭卷二

五

遂削不書非所以奉至尊而立中國之人紀也曷  
以知其小不備於來求購見之也言求之不言歸  
之求而後歸則如弗歸言求以見不歸之惡雖然  
放飯流歔遑問齒決乎曷以知其無大不備以書  
來求購見之也譏不歸購則奔喪無闕矣吁平王  
五十一載天子也雖曰王室既卑魯猶是姬姓必  
將復先王之職焉愍置天崩地坼之變於若罔聞  
知乎必不然也然則春秋何以作乎法文王也樂  
道堯舜之道也豈曰天子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  
享共職而遂以王迹爲不熄乎夫王迹在朝觀享

獻賀喜弔災云爾乎在舉一世而甄陶之嗶嗶如也平王祚東周二十餘世而後亡禮樂典章夫子問萇叔時具存無恙豈後世京邑亂亡四方莫或饋餉百官采椽拾薪以自給者比也而謂懿親如魯東遷之始已不奔天王喪乎孟子言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且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不以平王爲孝子桓王以下爲慈孫乎三代之祚無過二三十世而孟子必曰百世古之聖人其文辭孫順固如此傳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周公欲天下諸侯師文王也服事

正辭卷二

六

可師受命益可師周之子孫得如虞夏商之子孫不亦可乎少康中興虞思之力也孰謂三代之王天下天下不爲公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公十有五年桓王

恒辭也不以禮不備不書至尊也

王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八年

辭不異於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公羊傳之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聖

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桓公九年

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必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曰季姜本之於父母以見其貴故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矣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曰京師辭不失舊晉士知之矣將有其名而已乎夫子告哀公曰彊莫未虧人

正辭卷二

七

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王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也雖然生死之服物采章輕重布之者其數尙如初也賈誼有言五伯征而諸侯從春秋之世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戰國之世也謂之五序得其道夏有羿澆實甚於周之東焉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若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人民之有謀主季子聞王風而歎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而其實不誣矣

王臣外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孰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丘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冬晉人執虞公僖公五年

此滅虞也曷為書執而已忌也虞畿內之國滅而

正辭卷二

八

不忌是無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晉曰人晉侯也目人以執王官罪既盈於誅矣舉可誅而人之以不失罪不甚滅以隱之而不傷義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王使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隱公七年

此天子之使其言聘何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存類省問皆聘也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則何以書榮之也喜之也諸侯有功德於其民則天子使問之云爾魯使可以自省矣有則榮之無則愧之孰往

公如京師也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常事也我之往者不書見公之往也凡伯者何天子之上大夫也凡采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繫字於采公羊家傳之矣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隱公九年

八年於茲公不一如京師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則再使上大夫來聘周德雖衰不若是甚也公如京師矣以為常事而不書也宋公不王而謀伐之在此歲矣齊人朝王在往年矣書曰天王使南季來聘見公之朝於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則以為非常數而志之矣得其常數不志於春秋春秋非記事之史也

正辭卷二

九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桓公四年

為天下君曾可以亂獄有所歸遂不探其情不加誅於弑君之賊乎積月而歲四年於茲力不能討繫可閔也聖人不責也崇獎亂人豈天意哉王使來聘文王作罰於是蕩然三綱絕矣是歲有事舉不足錄也以天時為於此焉變矣辭非有所嫌則天王不改也宰官也渠名也伯糾字也以官氏名且字下大夫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桓公五年

比年而聘何為乎謹而志之不可得而略也何言乎仍叔之子公羊子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賢者之路絕矣孝子之行薄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桓公八年

聘者三至不可以已乎不勝譏既譏其始不復譏也且不可得削家氏也父字也不以伯仲別中大夫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僖公三十年

何言乎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非常事也其為非常

正辭卷二

十

事奈何齊桓長諸侯王使不下聘晉文繼之再致天子使晉士盟天子之大夫時則以天子之聘為非常事焉而志之時則絕不志晉之聘使不得與齊衛為倫比辟天子也

秋武氏子來求購隱公三年

來求購何以書譏不歸購也天王之喪一小不備謹而志之尊尊之義篤焉有司正其過足矣使人求之閔宗周也君子為祿仕陽陽然無所用心必至此云爾何言乎武氏子公羊子曰父卒子未命則微矣何以氏之以大夫之禮行以大夫之禮待

之故氏之稱之曰子其私喪未畢必以子道正之也不稱使左邱氏曰王未葬公羊子曰當喪未君非王命不行於天下則其不稱使何天子之宰通於四海總已以聽惟此時為得通雖然王命在節使必持節則王命在所使者矣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公十年五年

王者懷諸侯之典厚往薄來必無辭讓亦無徵求求車非也則未知為乘車與兵車與田車與器貢也有常數矣車何必不貢貢之則可求之則不可

正辭卷二

十一

王臣會諸侯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公十年三年

此與秦戰曷為不言戰義不繫乎戰也諸侯不王因伐秦而後王晉有秦怨連東諸侯之師踰數千里越河山而伐秦伐則已著矣義不繫乎戰也且不使秦得以敵乎諸侯也王官不書以為非天下之事也

王臣會陪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傳公二十有九年

翟泉天子之側也孰會之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盟天子之大夫也王人者孰謂王子虎也何以稱人微之也曷為微之與陪臣盟也諱公王子虎不書使若微者然故曰不正是晉狐偃宋公孫固也其皆稱人何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士固人也大夫始會不得以名見也大夫入天子之國不見天子乎曰是殷頰也內無大夫焉則不可以見外大夫之見然則公不見天子乎朝也朝則曷為不言公如京師諸侯以大夫頰而公朝焉恭也以為常事焉而不書也公如京師不書公適諸侯書之公如京師曷為皆不書禮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事天子誅絕之罪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春秋朝諸侯有天下以三王為法諸侯不王不可勝誅內有大惡臣子當為君父諱一書公如京師則其百不如京師不可諱矣使皆若常事不書者然辟不事天子也然則何以見公之如京師與不如京師與不志大夫如京師公猶如京師也志大夫如京師公不復如京師也奔喪會葬皆若是公適諸侯曷為

正辭卷二

十一

書之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

朝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各于其州有道之國以習之宗廟社稷民人之守重矣是故君非民事不舉天子微諸侯相為朋黨小役大弱役強春秋養諸侯兵不用以三王為法諸侯相如不可勝讖內有小惡君子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適大則舉必書皆以非常事書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安危榮辱之義備矣公如京師皆不書然而有所書之存天下之大防也公適諸侯皆書之民者表亂春秋以禮表天下之亂凡所書者皆所表也表之而不循幾何而不陷乎哉

正辭卷二

十一

王臣卒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隱公三年

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公奔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為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不奔喪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其卒則奔喪見矣要必書大夫如京師而後不奔喪之實乃亦益見故曰微而顯志而晦也書王子

虎劉卷皆有譏焉尹氏無譏焉何以氏之而不名且終氏其末孫之奔楚者亦終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後聖後世之變害家凶國不皆以世卿故聖人明於憂患與故豈不知之則何以必譏世卿告爲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篤君臣之義也告哀公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述湯武之書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故非賢不可以爲卿君不尊賢則失其所以爲君彼世卿者失賢之路蔽賢之壺也不然好賢如緇衣豈曰世卿而譏之乎伊

正辭卷二

古

陟巫賢非保又有殷之臣乎世卿非禮譏不尊賢養賢不必其害家凶國則凡國家之大患靡不禁於未然之前矣其善志哉世祿文王之典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尊賢養賢之家法也保其宗廟守其祭祀卿大夫士之孝也聖人誨之矣如曰仕者不可世祿國可以無世臣則非譏世卿之指矣

王臣私交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隱公元年

此來朝也王命曰聘非王命則如曰朝而奪之曰

來穀梁子曰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春秋內其國則曷以爲外交天子辭也祭采也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辭曷爲與介葛盧同不嫌也何以知祭伯來之爲朝諸侯相爲賓謂之相朝天子之上大夫六命出封加一等則侯伯相若也故曰諸侯相爲賓寰內諸侯行外諸侯之禮故曰不正聘弓鏃矢不出竟曷正也東修之問不行竟中無乃已甚乎天子上大夫不與諸侯親通古之訓也非以主人在喪而奪賓之禮與曰有主書以立教也約其文辭而指博主書於公之盟則不庸主書於祭伯之來執一者不知問亂之所以爲失也

正辭卷二

五

王師

晉人圍郊昭公二十三年

此二師圍郊專目晉人何外晉於王也諸侯勤王則師皆王師義不書晉晉自以爲晉矣不書從王師伉也不書王師不使伉也晉曰人是國人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者上大夫也茲故微而人之不書潰非潰也民逃其上曰潰王師在是而何潰之有

王都邑土田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

成周者何下都也王在是曷為不言京師城而後  
為京師也城而後為京師者不忘舊也郊社在焉  
宗廟在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庚寅我入昉隱公八年

言歸則不言取如言取則不言歸苟非叛人則不  
以地名其人言某人歸某邑某田云爾其相授受  
不以天子命尚猶責之略焉茲何以言鄭伯使宛  
來歸昉謝鄭伯之辭也不啻與莒牟夷邾黑肱等

正辭卷二 七

必且曰庚寅我入昉受叛人惡已見于王章惡難  
見不諱而目言之以是為罪之不敢赦者也湯沐  
之邑四井之邑也為田幾何何若是乎其重之方  
岳之下王者所以供給神祇昭上帝之有赫也自  
帝典以來封域有數至尊至重天子且不敢以私  
與人而諸侯乃以為吾之賜邑彼專其地此盜其  
土乎侵上帝所居歆壤百王所事守其可赦乎不  
可赦乎是以目言之也誦詩讀書美矣富矣存于  
今日者漢文帝使諸生刺六經中所作之王制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

目鄭伯以璧以者不以者也假許田假非所宜假  
也許田我朝宿之邑畿內之土田也言鄭假之不  
言桓子之緣先君之志以為之辭此桓罪之薄者  
賊重黨賊者重私天子之田在鄭伯則罪均在桓  
公則輕重殊科是以不言桓之子之且見畿內重  
於諸侯之分地猶不若昉之為邑自古及周皆以  
此為祀上帝之田也

王畿內侯國邑

虞師晉師滅下陽僖公二年

正辭卷二 七

邑何以滅重畿內之邑也下陽滅而號不書滅舉  
可書而誅之君子以為雖滅國罪不加於邑矣目  
虞師外虞師於王也外虞於王者虞自外也諸侯  
不得專地則不得專滅暨於四海矣何獨重於畿  
內曰知畿內之重天下重治矣詩曰肇域彼四海  
語其盛也易曰自邑告命謂其衰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公十年

畿內國不言滅此其言滅何敗於列侯不言敗敗  
於戎言敗列侯滅國不言滅取邑言滅狄滅言滅  
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人入滑僖公十年



滑畿內之國鄭入之無異文何曰善如問也是鄭滑也言內則皆內也言外則皆外也不內滑而外鄭也虞視晉晉則外矣滑視秦秦則外矣不內滑而外鄭不私滑也皆外之罪鄭也皆外之之爲罪鄭何鄭親而滑疏也曰孰親而自外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僖公三十有二年

鄭人入滑曰入秦人滅滑曰入不使滅也自是無滑矣秦雖弗有滑固滅矣則曰入何畿內之國也狄滅溫目言之方狄秦而弗目秦何狄伐周而不忌秦則有勤王之功焉方將狄之非故狄也

正辭卷二

式

大夫見天子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公三十一年

大夫如京師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有公如京師焉則不書公往不書書大夫往乎自此公不復如京師焉則書之不書大夫往則孰往者乎書之矣猶以爲常事焉而不悉書也此何以書以京師遂乎晉也其言遂何生事也聘必以圭幣受命而行遂不生事也其以生事之辭言之何辟不敬之罪于君也辟不敬之罪于君者尊京師也遂與圖事受命而行則歸惡焉爾聘常不專行無行則重

賄反幣春秋志聘舍是則悉以專行之辭言之何書所重者也以京師遂乎晉重晉若京師也重晉若京師則惡矣舍是無所兼重乎曰自我言之皆爲適者苟皆爲適者專之可也偶之可也可則不志重晉若京師則志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晉則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謹而志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以君子之爲春秋有所憤乎此也亦有所樂乎此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文公元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天王錫命而

正辭卷二

九

大夫拜焉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吾君在喪未可以見天子也錫之者亦有過焉則有辭於禮矣非所如而如之而後諱諱不事天子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宣公九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宣罪當誅辟之何爲

叔孫豹如京師襄公二十四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以歲之不易何急于如京師乎豹之如京

師也以齊人之城邾也齊人城邾而晉人不知其失常也大矣然則曷爲不言齊人之城邾晉人若不知而諸侯莫往者我亦與有罪焉爾不言城邾辟不事天子之罪而全之也全之則其言如京師何惡晉侯之不臣也齊侯睦于王室則圍之齊人勤於王事則伐之不事天子晉首惡焉夷儀言會而不言伐不與晉侯之伐齊也楚子伐鄭不奪其諸侯之辭子楚子之救齊也伐不書救不書不可得而見書叔孫豹如京師則見矣

正辭卷二

二十

春秋正辭卷三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內辭弟三

上

君父憂勤臣子安樂其永言哉諸侯子孫苦於所不知者五焉上有明王其賞不僭雖曰象賢曷嘗不選蒙業以安之則寢微寢滅之道也始也未誓繼不類見苟無他故王命忍弗錄乎公繼世一穀梁子曰諱莫如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左邱氏曰春秋之辭微而顯志而晦非聖人誰能修之公繼故二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於側曰靡哲不愚不愚者其

正辭卷三

一

以齋終乎非其地不哲也細行受細名大行受大名幼不誅長賤不誅貴正天名也葬以死者之爵實生者之事也不正奚以名舍禮奚以葬爲君薨葬三薨以不地見故君父之尊成也親吾君也而不地臣子之痛深也故則不葬然而地且葬豈無故哉有所見矣君薨故葬故四諸侯出則絕我可以曠八年無君乎春秋之辭恒有君安於無君意如之心也若猶有君意如之迹也聖人誅其心因其迹未嘗絕昭公於魯焉君孫五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然不非也亦不譽生死非人所能也加一辭焉則惑矣子卒六慶父

誅宣公享慶父畧宣公詳伏其罪者惡易盡也享其利者惡難盡也宜公生不若慶父死也子卒故七大昏爲大常事必錄之夫人君之配也不錄禮不備也襄公爲君之微也桓公既隕女禍再窘莊公之季詩人所不刺宣成事異若無異辭以一字爲褒貶古人不余欺也夫人八夫人子氏隱之妻也穀梁所傳不可非也聲姜齊媵女也公羊有所受之而不得其問之所起也終始具終始正齊姜也始不正著終不正不著穆姜也卑無廢尊之義也噫嘻齊姜穆姜之喪殆不備禮然且書之聖人不忍畧焉君之配也且君

正辭卷三

二

之妣也然而有所畧有所不錄不有指乎夫人薨葬九三綱絕則春秋絕之且差其等焉伏其罪惡已盡享其利惡難盡豈不信乎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薨且葬焉莊公吾先君也公羊子則微言矣乎夫人絕十齊桓明天子之禁曰無以妾爲妻人道所以異於禽獸此其幾希胡康侯曰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春秋之指正矣妾母十一適長子生則元子也矧終爲君者乎舍是魯無適長子乎不終爲君春秋不書

非記事之史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以是子爲不怨矣子生十二諸侯之子嫁於諸侯尊同則錄之無主後者親之戚之來歸雖不終河廣之詩可以爲法若宋共姬守死善道之君子不是過也錄之詳且明婦人外成苟無受我而厚之者則同氣之恩重不以爲常事而畧之厚之至也事變具矣內女十三父母在夫人寧禮也禮則致女子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奔喪則犯禮犯禮則輕重皆不致非奔喪也夫人寧十四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是謂與亂同事雖不敗國實小惡也夫人踰竟十五史盡其

正辭卷三

三

惡聖人不削盡而不汙也絕夫人踰竟十六

公繼世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卽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桓弑君兄大惡矣奚俟成隱之讓以甚之且書仲子有贈書仲子有宮讓亦見之卽位大始也闕焉可乎無惑乎斥隱公卽

位與衛人立晉同實矣不爲讓且爲篡矣大惑不解盍觀夫子之賢伯夷叔齊乎伯夷尊父命人知之伯夷逃父喪人不知之慙自處于不孝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叔齊重天倫人知之叔齊尊父命人不知之立己非正命也亦且逃之寧犯二不孝亦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以是求仁而各得焉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卽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卽位也君位國

正辭卷三

四

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文公

卽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於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卽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于卽位無譏焉爾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成公

誅君之子不立公何以言卽位曰天也天不僭大命不至而又嗣之乎曰周公之嗣無絕正也烏乎僭矣哉天祚周公曷禍其子孫而剝亂之曰禹有桀湯有紂文武有幽厲人也獨非天乎曰人動而天應之吾聞之云爾

公繼故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公

公羊子曰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然則與繼世者同辭何以辨諸文公繼世也

正辭卷三

五

必志天王之錫命則異之矣美惡不嫌以同辭起問者然則桓公之言卽位主人習其讀未知己之有罪焉問其傳而後知之斯著矣問其傳而亦不知則微辭也宣公繼故成公繼世其言卽位同則以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異之舍是不言錫命矣襄公以下同於成公不煩言也追錫桓公命則嫌於文公王不稱天以大異之然則桓公之告終稱嗣也若之何諸侯與國爲體祀隱公以考廟歸獄於蔣氏以爲旣討賊矣以誣道蔽諸侯夫子作春秋以閔僖之不稱卽位見之而同世相接之大小

侯不得委於不知賊矣上天神明先王先公之靈其可欺哉以元年春王正月臨之於祖廟而公之卽位無異致刑於何人矣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

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先君之命在子般矣尊子般所以尊先君之命也尊命以尊祖然則般何以無年不干先君之統不奪今君之尊以體臣民

正辭卷三 六

也如倫之喪而不斬從祖祔食而不廟不使臣民有貳尊也子則如之何日子爲之斬而不廟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

公羊子曰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喪之三年祭之五廟

君薨故葬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十有一年

穀梁子曰公薨不地故也不忍言也公羊子曰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焉在在享其國者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桓公十有八年

桓會皆月始於垂終於濼禍在此矣言公不言夫人姜氏不盡其辭也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言公言夫人姜氏不言公及夫人外之也遂繼事也夫人則既會齊侯矣曰遂如齊乎無一人伏死而爭而棄之乎魯無臣也三卿非其人則謂之無臣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正辭卷三 七

于外則不可以不地要必有以明辨之禮以擇從死于館有禮焉于齊曠如也地如不地故也終不忍言何也吾先君也莊公之考也婉而成章矣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曷不言我之逆喪者子不行則不言臣之行可乎曰權也社稷宗廟誠重矣有故則可無故則不可齊人父之讐也不敢以要我孤何得以自行爲

秋七月

雖有事不書也歲記一事也且見喪不貳事也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讐在外也不可以志葬葬則具其尊親之辭舉

謚謂諸天子者也不忍以爲無臣不敢以爲無子  
子同生矣不復讐而後痛之

夫人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桓公三年

昏禮不稱主人矧可親求諸不言所爲以此爲兩  
君相見云爾則曷爲危其出實非相見云爾也不  
致致則如愛之者然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何以稱公子桓公之大夫也成昏則親之逆女  
則不親之慎矣大夫爲君逆在其國稱女恒辭也

正辭卷三

八

聖人錄其始詩曰既曰告止女之初非不善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歸於京師則字之內女則字之來歸于我曰姜氏  
已焉謹我之邑也何言乎齊侯送姜氏于謹譏何  
譏爾愛不以德也自古之道男有分女有歸雖及  
庶人必擇良人而耦之况諸侯乎日月之詩曰乃  
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衛莊姜傷已豈遽忘於齊侯  
之耳乎送姜氏于謹何異委此子于蒺藜矣魯侯  
之惡非衛莊公比齊侯乃以白送女爲愛之平家  
之失教所從來矣齊之衰也上無明君下無察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東方之日在僖  
襄之世而作是詩也一國之本非齊侯誰責哉淫  
亂之禍易於鄰國春秋畧外錄內目齊侯送姜氏  
而齊之爲國悽矣

公會齊侯于謹

會齊侯爾非親受諸舅姑之禮在野不在廟也則  
無譏焉

夫人姜氏至自齊

詩曰說於農郊稅而不舍也又曰翟芾以朝見於  
公宮之正內有同牢之禮焉厥明見於君姑受朝

正辭卷三

九

於內宮三月廟見然後請命於天子夫人之禮成  
矣禮成則備其辭襄公以降闕不備則不識於春

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非常事也詳錄之志其初無不正也

夫人薨葬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公二年

成隱爲君則成君之妻爲夫人不書葬我君則不  
書葬我小君孰謂惠不立隱者穀梁子正之矣書  
夫人薨以是爲正不然則文以見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哀公十有二年

外女卒不書孟子卒何以書昭公夫人也何以不稱夫人娶同姓也曷為卒之夫人之而禮不成也何言乎孟子辭從主人也曷為不言氏氏繫姓者也見子之非氏也何以不書葬葬者舉諡諡配姓者也諱之終不可姓見之終不可以子姓焉爾然則何言爾譏失禮也曷為不于其取焉譏盈乎諱也

夫人絕

三月夫人孫于齊莊公元年

正辭卷三

十

左邱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之喪至矣而夫人不至違期矣而不至非孫也其曰孫不得復反之辭也絕矣絕則曷為書孫內諱奔謂之孫以稱夫人不可不言孫也曷不去夫人而去姜氏主人不能也于齊歸獄于齊也婦人有死罪無刑罪言絕則誅矣得罪於父非子之所能為也

妾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元年

何以書尊王命也紀國喪也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宰夫掌弔事共幣器財用冢

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其來者以官氏中士也王

使之乎冢宰使之乎持邦節者非王命不行於天

下官實宰氏必以王命將之為臣子者必尊天王

之命以尊其先君惠公既葬之稱也春秋斷隱公

之元年以為始魯史所不敢史不可不錄其本吾

君以衰絰敬逆王命則父子相繼之義明夫不既

須王使而受諸筵几之下乎當喪為主矣伯夷叔

齊之不肯立在不當喪為主時也古之人重喪

主既當主孰得而干之君臣之義在斯須之間而

萬不可改母弟以下莫敢以其屬通書曰天王使

正辭卷三

十一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成公之為喪主也成公之讓而不成公之為喪主則不成隱之為君將不得成桓之為弒於是乎春秋之失亂聖人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赴於諸侯且必告終稱嗣赴於天王乃告終而不請嗣茲又使來歸賵焉其誰曰可之書惠公以成隱之為君并書仲子以成隱之為讓桓未立且不得主仲子之喪既立且不敢耐仲子於廟受之者子也然則於何受之公宮則筵几在焉內宮則已褻矣無聞焉以考仲子之宮求之其諸其下宮與

九月考仲子之宮隱公五年

何以書成公之讓也考仲子之宮非禮也曷為或言考焉或言立焉尊之則曰立卑之則曰考仲子微也雖為之築宮不得書為之考宮則不可不書曷不可不書公莅事焉爾公莅事焉國人皆知吾君之讓桓矣然則得為爾乎曰不得也惠公之命在隱公不在桓公也南面而臨其臣民必尊君父之命以立乎其位是故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公為惠公之後義不得主聲子之喪臨聲子之祭况仲子乎儻以桓為惠公後且不得主仲子之喪臨

正辭卷三

主

仲子之祭况隱公平公子為其母欲終喪而不可得禮不在五服所不得也先王有明禁矣况承君父命為宗廟社稷主庶子所不得為而為之乎廢君父之命不可以定身盤庚之誥曰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白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國有二君民之身人則倚之心則人迂之穢將不知其何時起古之人繼世以立諸侯妻妾之名適庶之辨嚴如君臣君父所命則禮如適明於憂患與故子子孫孫長世有道守之而弗敢犯也隱公之讓國誠矣如奉父命之不誠何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於是乎

羽父之弑械成春秋之義明不得考仲子之宮不得受仲子之賄不得告仲子之喪國之讒賊何自生哉

初獻六羽

何以書譏何譏爾用諸侯之盛樂也曰考仲子之宮且獻六羽乎惠宮將以何獻矣周公之廟魯公之室又將何以獻矣獻六羽可言也以妾僭君不可言也不可言而言之且目之曰初以魯之用樂為所有大不可言者矣僭天子也諱之而不書矣因事以書郊禘則不曰初自僖公始也其實亦見

正辭卷三

主

矣有所諱有所見諱用八佾則曰初獻六羽見郊禘之非禮自僖公始則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郊亦如之若禮率初者然婉而不絞聖人之文也

子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六年

何以書適長子也舉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焉終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於天者雖聖人弗能為伯邑考是也聖人敬而喜之以書於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遺迹自身蔡仲所以為忠臣孝子也方將觀其後必先



正其始焉嗚呼噫嘻人之初生何莫不正况貴爲諸侯乎天下無生而貴者皆其父母之子也文王武王之生何遽異於當世之君乎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五十里之滕可以爲善國則必自孝子始矣盡善願其若文王也不盡善願其若舜禹也我辰安在莊公之生在九月丁卯矣謹而志之

內女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年

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春秋錄內女之出入謹夫婦也厚人倫也睦異姓也茲則且哀亡國也則曷見

正辭卷三

丙

其以不親迎書書伯姬歸于紀四者見矣先書曰紀履綸來逆女詳之也詳之者譏不親迎也禮曰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逆也九月逆焉十月歸焉豈禮也哉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

叔姬者何伯姬之娣也歸于紀何以書以書其卒不可不書其歸也叔姬卒何以書無主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無主雖卑得服其親服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

其子云爾何言乎朝則未知其成人與未成人與

以其言朝知其成人也則未知其爲長子與世子與其言朝知其爲長也長則何以不稱世子以父臨之稱世子以母繫之稱其子母親至而尊不至也世子射姑名此何以不名微之也成人而長子也曷爲微之貶之也以是子爲失幾諫之道矣噫嘻伯姬之來也且朝其子也亦將必有杞伯之命焉曷不言杞伯之使其子朝不成其命之也命于朝則成之命于室不可得而成之母於我有姑姊妹之義因是以錄其子然而曰朝何也見之於廟也命之於室杞伯失爲人君父之道矣見之於廟公失所以教人爲臣子之道矣允哉春秋之支之多於道乎

正辭卷三

吉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僖公十年

賢則錄之哀則錄之若鄆季姬者亦不足錄矣曷爲卒之天之示人戒也莫著于是矣歸妹之傲也說以動焉不當位且柔乘剛也故曰女承筐无實不祥莫大焉若季姬若鄆子殆必傲者也往歲九月歸今茲四月卒傲又若是速而鄆之禍未止可以戒乎否乎曷爲卒之爲天道卒之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承有不承夫獨無不幸者乎王者

有盛德則下民不偏喪氣衰則生物不遂於是乎有鰥寡孤疾之民王者之所哀矜而疾敬厥德以拯之其人無以取之謂之天之窮民其人有以取之雖貴且富謂之天之戮民而人道之所棄也曷爲卒之爲人道卒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文公十有四年

執之爲言治之也自我言則辱也貴不治乎賤親不辱乎疏子叔姬內女也而齊人之君之母也其言執何以子叔姬之不答於昭公爲已甚矣商人之禍昭公爲之也緣先君之意以執其君夫人而

正辭卷三

去

若有辭焉不言執則無以知緣昭公之意也立妃設如大廟立子設如宗社敬之至也重之至也子叔姬當絕乎昭公宜自絕之不當絕乎宜敬而親之昭公于其妃若絕若不絕困于其子若置若不置臣民從是而生心商人所以成乎弑也子之不可以其母廢立廢立也聖王實制之矣母出與廟絕則子不得以私恩事尊祖之義也已絕其母并廢其子則有危宗廟之罪焉不可不察也矧其若不絕者乎子可廢乎而若置若不置以受其端于大惡者之口傷嗣害世則昭公之爲之也奚齊愛

而不正舍正而不愛成舍之爲君而不言其君之于見昭公無恩于其子而義則齊人所宜君也子叔姬以君之母見執于其臣而目言之見昭公不義于其妻而子叔姬未免乎有罪也其言齊人何自我言子叔姬則齊人云爾

齊人來歸子叔姬

文公十有五年

來歸者何來歸之者何來歸者得禮之辭也來歸之者不得禮之辭也子叔姬不得以夫人之禮行矣不得以禮則不書其言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實夫人也先君欲絕之苟未之絕則固君夫人也齊

正辭卷三

七

人烏得而歸之魯人烏得而受之弑其君執其君之母遠國猶且討之况鄰國乎他人猶且讐之况親者乎請受而罪之以說齊人以魯爲失辭矣然則何言爾譏不討賊也魯忘先王敬監治民之旨則無以敬寡而屬婦矣

絕夫人踰境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莊公二年

春秋文約而旨明不可勝譏則一譏而已姜氏絕而志踰竟爲譏乎則不可勝譏曷不一譏而已曰盡之也言之辱也言之長也曷爲盡之刺莊公之

不怨也孰刺之魯之人刺之衛之人惡宣姜乃刺  
惠公焉齊之人惡文姜且刺莊公焉魯獨無人乎  
非無人也魯無風也魯無風則國人無以見其志  
若習于上之惡而安之者然則何以異于戎狄之  
俗矣魯秉周禮教莫純焉而比于戎狄其不可以  
莫之辨也被明乎得失之迹者有國史矣又從而  
削之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行道之人猶將盡焉傷  
心恨其行之若此而莊公尙燕然處乎有不書書  
則盡之良史志也卽一國之人之志也以爲譏則  
義在諱矣以爲刺則義在盡矣雖然不汙也此聖

人之志也

正辭卷三

六

夏夫人姜氏如齊莊公十有五年

齊惡盡矣則何言乎夫人姜氏如齊以齊之有大  
災不可不志其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  
亂生此衛所以滅也或乃以爲不害伯誰爲此言  
者人道熄矣君子錄桓公之功而傷其無本謂三  
綱缺焉亂男女之別春秋所不忍書也而不忍不  
書若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桓公始伯其遽忘襄  
公之禍而又以姑姊妹接之乎可謂與亂同事矣  
蓋天災應是而予之也春秋之志行天下並興於

貞信男有分女有歸民人無偏喪者父不哭子兄  
不哭弟桓公不謹于禮而四境之內大痢焉若之  
何既不若德又不聽罪而以是爲數之適然也

夫人姜氏如莒莊公十九年二十年

於莒乎又何譏則曷爲再言乎夫人姜氏如莒志  
女禍之易於後嗣子孫也姜氏生莊公慶父孟也  
牙叔也友季也友也賢慶及牙也惡慶爲國賊莒  
實受之敖也莒甥卒亦奔莒仲之繫援乎莒也孰  
爲之姜氏爲之也疾之盡者惟甘殺其身不已也  
又將殺其子孫內主兵而外要援于邇國慶父之  
禍魯也重志乎春秋姜氏再適莒仲之父子亦再  
奔莒禍所從來矣

正辭卷三

九

春秋正辭卷三終

春秋正辭卷四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內辭第三

詩有指焉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愆忘周公之禮其福女哉禘于大廟以禘爲非吉禘于莊公以吉爲非言大事言有事終以爲不可言而不言也宗廟一魯之郊禘自僖公始也成王建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言止矣旣而言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乃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嗟歎之曰是饗是宜降福旣多繼之曰周公皇祖若曰吾君周公之孫也可謂善頌可謂

正辭卷四

一

善規者乎春秋隱桓莊閔之策書無言郊者人曰僖公魯之盛君也聖人曰周公其衰矣郊二雩以大爲僭過則書昉於桓成於僖有以瀆書有以旱書雩三失禮於社止此乎舉其可道者亦僭矣門侯之門也國家宮室有節焉以門爲始用牲四革制度曰畔君討而不諱畔者在下也病民之政不可終日至哀公極焉十餘世而後亡禮教信義未盡也不言數何若深沒其文慮後世或且仿而行之也知什一爲天下之中正而已矣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問改制則必告之以不知聖人有敬心焉改制五衛民居愛民力輕

百姓飾城郭大禁也功重錄之不時甚焉土功六狩

有常所有常度大闕有恒歲昭定之世玩無震矣病

其國之以虛聲立也天事武不以誠惡得不曠蒐狩

七虛內事外聖所悲保五散壞伯之非講信脩睦謂

人利背公植私曰不義禮讓爲國兵爭去小有違言

吉無事公會諸侯八君不可輕內則失臣外則失親

公遇諸侯九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古人尙簡繁則必

有所不躬親者矣臣與境外之事則外內朝之事胥

竊之春秋謹微外臣與會十以功利動必輕身以先

之可已而不已也命圭有命若之何替之公會外臣

正辭卷四

二

十一公適諸侯皆書之以非常事書也齊晉云爾如楚謂何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如則致有所不致齊桓也非齊桓而不致爲親者諱疾也公適諸侯十二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臧僖伯之諫不幸而中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可教百世曹子之言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申繻道其常而已矣其可曰禮爲小人設哉公以非事舉十三監一國曰守臣長一州曰力臣自將以承天子威命車公車也徒公徒也十二公無異辭正名而已矣公將十四未變常與衍在中與必剛健者也如恥之莫如貴德而尊

士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次十五重民故重師君不在則師重君在而師不改重明嫌也殺恥也師十六師不功曰戰師有功曰敗某師詐則詳之已甚則詳之內不言戰言戰言敗大戒存焉戰十七內大惡諱取小邑也取大國也言伐取則邑著不言伐取則國猶不著不著猶若諱之然而書之王者作終不可以爲有也鄆邑也取不言伐以疆鄆田見之故曰日月不可毀也雖有瞽者如天文何取國邑十八義在大倫土田末也義在主器守之大也命必自天子疆侯而制之取固直取歸言歸之言之云爾制之云

正辭卷四

三

乎畧曰汶陽田詳曰鄆謹龜陰田取者畧之來歸者詳之土田十九我苟非賂則旣歸者不言前之取十二公之策內固未嘗喪一邑豈無喪邑喪之不書書之有指取邑歸邑二十入國重入邑輕公將而書重重則不目公卿將乃書輕輕且目專行入國邑二十一無駭可追書展也展固氏若人也伯姬適蕩氏時則蕩名而非氏氏蕩也不氏展也疾始滅也且見人之非入而爲滅也君罪正於九伐之灋則君子爲之諱矣諱之必有以見之滅國二十二特相會則讓事古人之亂人同事得無危乎定之會諸侯散矣君

子身親之者齊也不敢以爲安况會晉師乎飲至史文也春秋致地致其愛君之正也公行致地二十三桓會不致不續終則致諸夏之會善惟蕭魚且不及齊桓之最其他焉望縱有甚譏亦同致之功罪在彼安危在此公行致會二十四得意不得意以等功狀而定其摟諸侯以伐諸侯之罪序績惟僖伐楚也莊伐戎而會潛之戎不復見奚斯有碩言矣且不曰得意得固僅矣致其危也危其僅也或危其久或危其亟或危其遠或危其勞或危其非或危其孤諸侯未合而伐鄭非之甚諸侯旣散而侵鄭孤之極侵齊頻

正辭卷四

四

侵齊致亦頻夾谷不會魯曷以寧哉公行致侵伐二十五猶言同時累數偕至名之人之不奪朝之辭皆小國也大國無來接我者乎相爲賓班爵同言來不可言朝不可獻捷之外無紀焉世子朝乎旣誓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何嫌乎其言朝也來朝二十六辨等於齊絕倫於晉於陳喜諸夏之厚於鄭傷諸夏之薄及乎士鞅侵欲甚矣聘而盟焉大夫其當君乎專國者邪亂國者邪盍以是觀之來聘二十七齊大鄭小齊邇鄭遠速隱之禍成桓之惡渝平實啟之曾莫之知暨齊平而後克鞏圍齊相尋

無已之怨釋可謂宿矣鄭怨未久而我欲之聖人仕焉平二十八分棄前患乃爲平申固前好則爲盟莫善美於高子矣華孫不與鮑之謀昭公實寄坐之君挺諸宋人不以闇君使察臣杞雖夷夏后氏之後不志治田志來盟命歸杞田賢於言歸汶陽之田不使晉侯行於我志杞子之柔於我聞晉而取之杞者亦禁其欲矣來盟二十九有來盟有莒盟常也高子來盟非常也公子友莒盟得常也以君命行公位定國家寧矣平則莒盟平徐莒之怨而我莒之魯州伯也若公孫敖何莒盟三十啟監爲民致寇害人執言曰

正辭卷四

五

代可以禮遣淺事曰侵可以信守未成乎戰民已可哀楚諱其侵吳遂云伐聖人去魯戚之而不言四鄙南夷之醜甚於荆楚俗之不臧泰伯不享焉同姓云乎哉師加我三十一外內同若辭下民之重通乎帝命矣晉德於我因遂徵師焉且徵吾君非乞師也抑之曰乞師如是者終成之篇恃人可以保民乎齊實威我稱曰來獻聖人教天下張虛號立國基乎見莊公之撥本崇末爲己甚矣魯爲亡國天下知之心懼其威反以自欺莊公之篇多亡徵焉宋魯唇齒深諱所捷導敵入室作不典式鄉微晉文諸夏遂熄襄公

傷夷豈異兵死於周爲客忍而如楚魯侯亦念莫不率從莫敢不諾之頌入耳而不煩否乎皆亡徵也乞師獻捷三十二告糴一國之變事也歸粟天下之變事也三十年之通無一年之畜民事不勤禍譴及焉由臧孫爲急病由魯侯應削緇矣粟四百里之賦也無五百里之繇也今茲吳入楚遽惟蔡是歸乎獨我乎諸侯歸之且實饋吳不可言則辟之諸侯畏楚移而畏吳尙忍言之乎歸粟于蔡爲之難言之得無訶乎告糴歸粟三十三

宗廟

正辭卷四

六

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八年 宗廟之事敬矣何可以不言王正月周公魯公之神靈不廟食於桓公之手明白雖然孝子慈孫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祭祀不饗楚茨有哀焉春秋之文不可得而見因祭之瀆而後見也欲見其瀆必錄其本春正月以己卯烝矣時享也夏五月奚爲以丁丑烝乎將母闕然於心而數以媚乎抑加常數以要譽於無知之小人乎盡其敬乎肆其誣乎周公不饗聖人明見之洛誥曰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既不饗矣且以

見桓公不成享也周公魯公二昭二穆祫于大廟是爲烝祫則隱公在焉何以烝祭爲而又黷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者何案盛委之所藏也常事不書乙亥嘗何以書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子曰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周公旣不饗矣桓公不成享久矣天災加焉曾莫爲之變魯史且文其過曰書不害也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傳之者猶自謂能學乎聖人書之義必致其極嚴天威也致孝享也戒內官也豈曰恐懼焉

正辭卷四

七

爾乎必先正厥事矣

夏四月取郟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桓公二年

取者賂也賂則其曰取何斷罪於取之者于宋取諸宋必繫以國曰郟鼎公羊子曰器從名王者將必畀其主人何以書具弒君之獄辭將必考其獄貨所以極天罰也何言乎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子曰以周公爲弗受也苟有孝子慈孫其諸則宜不終日而改諸矣

雩

大雩桓公五年秋

雩記災也大志僭也

土功

夏城中邱隱公七年

左邱氏曰書不時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春耕夏耘秋收皆九日而畢先時戒之後時則有辟非誠士誠商誠工皆傳於工三日在此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工穀不可勝食由此道也一日不作終歲無獲若之何奪之公羊子曰以重書也無舊無新營之曰城累歲隳之剋日立之殫弊民力比於平地清風戒寒何歲不

正辭卷四

八

然熟視無覩曾不舉手力役之暴亞於師旅下不厚事舉其中者用爲大作利在來耜旣知其節又知其時聖人憂民固如此乎

夏城邱隱公九年

書不時城再矣曷再言之以邱之爲邑近且大也

城祝邱桓公五年夏

書不時者三矣秋未大雩繼之以螽此歲之旱可知歲旱而興役不時不恤甚矣

城諸及防莊公二十有九年冬

時城再書以用人多也及大及小也

春城小穀莊公三十有二年

書不時也三微之月猶不可干矣

遂城郟文公七年春

以師親役于城郟不恤民力甚矣

城平陽宣公八年冬

不時也城不月則以知其不時不時多矣以天有

災國有大喪而後志其不時也

冬城鄆成公四年

時城也何以知其時不月則無以知其不時繫之

於冬其時見矣則何以書邑在封疆之間而大城

之也

城費襄公七年夏

書墮郟不書城郟何以書城費由季孫宿踰制而

作之二家從而效之以踰制歸之費而宿之罪著

矣

冬城防襄公十年有三年

時城而書以齊圍防書也

城西郟 城武成襄公十年有九年冬

畏齊也近城西郟遠城武成其所以為國者卑矣

城莒父及霄定公十年有四年

以大及小也時城而書之功重役多也

冬城漆定公十年有五年

頻歲以時城而書之以國有大喪而役民也

春城毗哀公五年

三微之月也不時已見矣何以書前歲無一事城

西郟云爾今茲城毗云爾果無事乎哉

春城邾瑕哀公六年

何以書以不事國事而惟外患之防也孰防備邾

也以哀公之於邾為已甚矣

蒐狩

正辭卷四

十

春正月公狩於郟桓公四年

隱觀魚以五桓狩以四以位為樂日引月長意廣

心逸見於此矣以仲冬狩非不時也則何以書狩

不以地也諸侯之狩有常所矣郎近郊邑也三郊

之田為民恒產下地猶當以牧實倉廩脩武備以

為民也為田驅獸曰田反致獸於田俄且以稼穡

之地為禽獸之地築臺焉築囿焉恣為佚游取近

於國而朝夕往焉郎不遠也傲於桓之狩滌於莊

之臺幸於昭之囿而魯之國恤孰經營之乎春秋

之義行則庶土交正禹之明德也非聖人誰能脩



之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桓公七年

焚林而田暴天物也誠痛之而志之且志其日焉

惡成矣昆蟲草木無不欲得其所乃不仁如此哉

定火災者軒轅氏其人也春田主火萊也火弊而

田止不移晷立已何乃乘粟烈之氣虐而焚諸上

帝之大禁也難以免身時不具矣二百四十二年

不再見也其可忽諸

秋八月壬午大閱桓公六年

八月實季夏不時也農事方盛覲武乎哉日以重

正辭卷四

士

之天殃加焉妨神農之事夫既自作孽矣不可以

不之重也曷為或言閱或言蒐備具而數之國尚

強也闕壞而補之國寢弱矣舉國之衆而為之曰

大非僭也大蒐地大閱不地非一地也國之門營

軍軍壘焉各就其軍壘閱之同日畢事焉

公會諸侯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元年

不書即位必稱公為子受之父告喪於大君則公

之名正矣雖然踰年稱公孝子弗忍當也盟約信

之重者邾附庸也忠信不行於至近夫而後賴盟

以足之先君几筵在寢已於封內稱子之地壇站

之上兩君相見以嘉服乎凶服乎相者其何稱猶

有神則其弗臨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撥亂世反諸正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公之為是盟

未嘗無保社稷和民人之心而忘其身之本於父

母非有所不得已於斯而以身先之其不能終也

夫邦國之有約王命也伯職也民事也以公及邾

必貴而字之春秋有指焉凡書盟皆惡之曷為首

事以書盟則多矣夫五帝三王未有不致喪三年

而能奉無私以勞天下者告哀公曰反諸身不誠

正辭卷四

士

不順乎親不信於友上不獲乎天下不可治其民

往而輒窮與舜文王之道左君位危矣辨不善之

習以明善之實推見至隱春秋之教也凡書盟者

惡之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者時

微者盟例時有可采取月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公六年

公與諸侯盟自齊始會猶最也同欲焉爾我與齊

盟誓舊矣公即位六年而後為是盟齊使遯至齊

侯其有慕於公乎公何不汲汲也我得其為我不

為齊弱也終隱之身無不信則其日何僖亦有和

輯東方諸侯之心先睦於我卒於與宋爲難則鄭實間之日以謹之不逆詐不億不信以待其所歸謂好事鄰國者毋徒要結外援也則豈不以齊侯不討隱之賊而譏其不信乎主書於送姜氏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隱公八年

莒人乎莒大夫乎非大夫也畧其君之辭也曷爲畧其君不使若邾儀父之漸進也莒人曾有善事乎以其君錄之則將與邾宿滕薛比必畧不見其君則與戎比而僅稱人爾聖人謹於名倫等物無一辭不盡其心焉日以志之言非大夫也君也詳

正辭卷四 吉

畧進退以見之莒子不書卒不若宿男著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桓公元年

三月會四月盟兩君相見必先會而後盟抑既會而乃繼之以盟情狀觀矣已致柔服於人人待其柔服而後許且必犯非禮以相與然後交堅黨合不可破矣夏后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君子之作春秋猶是也春秋歲記一事不以他事亂之以其餘爲無足道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於鄭若無不信則何以日鄭離宋而卽于我也曷爲離宋不堪宋求也不若同舟之遇風者故曰不信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郎之戰也旣夷旣澤如相疇矣武父之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曷比于蔑之盟而貴之越之盟非恒辭也其恒辭則以內及外國史也以侯及附庸周班也不日及而日會進其客卑其主則必日儀父若日邾人卑已甚矣曷爲卑其主不信儀父也曷爲進其客不信桓公也不信儀父桓公之不可也不信桓公儀父之可也故曰弑逆大惡無所容於天地矣

正辭卷四 吉

冬公會齊侯于防隱公九年

嘉好之事曰會好會與抑謀動干戈於鄰國也聖人觀其後先以好會錄之書時以存其常觀於中邱而後知錄防之會以其亟也以惡實心而亟於爭奪相殺會是以爲好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隱公十有一年

會之恒辭不月而時公以不祥爲祥習而安之矣

哀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三月既葬之月非卒哭之月也

不成喪矣未嘗不以典喪為辭州吁脩先君之怨

桓也脩先君之好誰適與謀者故曰無臣子也會

鄭伯謀定於鄭伯也鄭伯來會罪鄭伯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邾桓公三年

紀為吾弱公不忌而親之矣曷危其出邾與會也

邾與紀或有一人焉未可知也無人焉又何致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邾桓公六年

正辭卷四

五

一朝而再會紀侯親矣言曰昏姻之故桓亦何獨

無恩於兄弟乎利使然爾也桓會則月儻因紀侯

而有動於其心乎將必無所容於天地恤鄰何本

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蒙上月也不信我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再會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桓公十年有二年

三會矣

公會宋公于虛八月

四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五會矣未有亟於是者兩歲五會母亦天奪其魄

乎國君如此難以免身宋無譏乎衛侯弗遇宋公

辭平一也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桓公十年有四年

比周而為此會則危其出何小人之交則安有不

危者民不寧國不靖凡以鄭伯也

公會齊侯于艾桓公十年有五年夏五月

正辭卷四

六

桓會皆月則蒙上月也禍在會于濼矣盟于黃戰

于奚反覆不可見乎襄公凶人也以僖公之為甥

舅郎之戰四國之敗會幾何時而亟亟於為是會

不能定身焉能定許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桓公十年有六年

疑之未伐也蔡至而陳不至陳固母怨于忽也蔡

先衛周班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桓公十年

桃邱地期也于桃邱公至期矣衛侯卒不至使人

辭焉故曰弗遇何以書病公與弗信衛侯與挺衛

侯而出之以爲非桓之黨也其戰不義其不義視齊侯鄭伯則差愈宋魯有亂獄衛侯不與焉其志誠不與桓相得挺而出之

公遇諸侯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隱公四年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穀梁子曰遇者志相得也禮蓋省矣未嘗不有禮焉不至用秕稗而棄禮也諸侯非民事不舉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矜寡此侯伯勞來萬民還定而安集之詩也是以不及期相見而如是其急分災救患如此討罪亦必如此公及宋公有討衛亂之心乎遇於清不聞有一事焉相得者何志矣交譏之

公適諸侯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桓之如齊也大故也莊之如齊也非事也公曷爲而如齊朝于齊也諸侯相朝禮乎曰非禮也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謂之禮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桓文之令諸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以齊桓之志爲已滿矣始干王章以令于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

不書猶有禮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年

公曷爲如齊朝於齊也五歲而再朝非禮也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齊始干王章以令於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不書猶有禮也

冬十月公如齊僖公三十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此何以月危之也非有王事舍宗廟社稷之守而朝於齊還反而沒危之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公往則危之乎曰苟有天子之命有百姓之事則野死不以爲危而隲下非所安也正於義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適諸侯舍齊桓則皆致危之也此何以月危之中又有變焉與薨同月也薨同月則不見以致月如齊月以盈之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孰盟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何以不地于晉也于晉則曷爲不言公如晉諱不如

京師而如晉也未三年而不見天子未三年而見于晉侯資父之義絕於此矣不可以莫之辟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以爲殺恥云爾求其放心而後知之

公以非事舉

春公觀魚于棠隱公五年

以非事書也十有二公之策書其爲非事則厘君子所書乎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也不勝譏擇其重者而譏焉公觀魚于棠何以重之春秋之始人固知此爲亂政矣則謹而志之王迹熄矣王澤未竭

正辭卷四

九

爲王前驅過時不反伯兮刺焉思行役不踰時之常典而作是詩也君子作春秋起教於微眇奚待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而後譏其重乎故曰禮義之大宗所爲禁者難知矣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莊公四年

何以知其是齊侯也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以伉也可言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人狩以瀆也不可言而言之實侯也非人也人之貶之也曷不曰齊侯而諱公以爲魯人則莫可與齊侯狩也

秋公伐邾隱公七年

按此上應有公將二字一行稿本脫

何以書公將自此始也諸侯在國曰守臣在師曰

軍將詩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帥賦輿以承天子威命諸侯職也公將正也伐邾王命乎告命乎不可得而見伐邾則告命也可邾在邦域之中矣稱伐有辭也邾無犯於我嘗致怨於宋矣公將以書時爲常君子正其本其末卒於大不正則月日以詳之畧輕詳重小不正歸諸君大不正責諸臣

雖然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小不正焉雖有受其大不正者君道虧矣邾聽乎否乎不足書則皆省之邾雖不聽不書也戰于升陘而後書之士功以

正辭卷四

十

不時書用師不以不時書乎傷害之大無過于用師不時奚足盡民之痛世有揖讓而救焚溺者乎用師有大時矣詩曰遵養時晦非四時之時也

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桓公十年

公羊子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晉命矣齊侯親曜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讐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

言不可一日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桓公十有二年

公將也諱之而不書曷爲爲桓公諱殃民之罪大

矣義不可不並而列之民者王者所甚重也春秋

重民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敗則不以桓公而不諱

其惡矣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桓公十有七年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實吾大夫以爲無臣焉則畧

之何以畧之名之嫌於貶氏之嫌於專無臣焉以

恒辭畧之不暇責彼賁軍之將矣

正辭卷四

主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九月公敗

邾師于偃僖公元年

桓會書邾人然不恒書也此何以書以公敗邾師

著之也匝月爾不信已速矣曷不隱之而著之我

敗邾師有說焉先君不以道終邾莒皆爲不義於

我國恥也敗人以振其恥末矣不忘先君猶有說

焉

取國邑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宣公四年

伐國取邑未有言其故者此其言故何成莒人意

也平善事也莒不從善則其成之何曰公篡立齊

黨惡二國并力慮無不行於東諸侯者而莒人不

肯天也于是見之矣平善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

邾而何善之有

此節在下二節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隱公十年

詐戰也內恒曰敗某師詐戰則日以異之目公不

諱惡實成乎是入許熟矣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取諸宋也鄭歸于我曷不言自鄭歸之主乎受者

正辭卷四

主

以爲言曷主乎受者以爲言有王者起必使受者

還其主人主人不義歸諸閒田掌于天子之縣師

大夫守之受者終不可以爲其有也取以日何浹

旬而克二邑甚之也

入國邑

九月入杞桓公二年

大夫微內且不言其人入杞暴小寡也月錄之暴

亦甚矣惡已大矣然不諱也

滅國

無駭帥師入極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暴內陵外則壇之正於九伐之法焉  
內大惡諱無駭帥師入極何以書非入也滅也辟  
所大不可而後不辟所常不可也諱之必有所見  
之於卒乎削之然後知滅人國者王誅之重者也

公行致地

冬公至自唐見外辭

公行致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久之也民病矣不忍以桓公之故而不痛此役也

擊鼓怨州吁桓則甚焉

正辭卷四

來朝

春滕侯薛侯來朝隱公十有一年

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  
則爵命諸侯頌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  
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  
曰其辭則某有罪焉苟非至聖可以作春秋自命  
乎古人有言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  
也

滕子來朝桓公二年

朝正月也不知臧否賤之不錄其卒使不若薛伯

稱其爵姑在邾人牟人葛人之右微國也畧責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子也稱侯何追書也天王之后將歸於京師而  
天王爵之也魯史不志王室事則不可得見追書  
於此以見之噫斯何人耶伯姬所天伯姬實隱公  
之女子子也紀侯將以何面目朝於桓矣隱之諸  
子一不見於策書觀其女子子居可知矣信乎其  
無臣子也奚有于女子子所適之侯乎月以大異  
之夫已多於道矣

冬紀侯來朝桓公六年

正辭卷四

書

於是再朝矣天王之后歸實我為之媒也無譏焉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  
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  
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  
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  
梁子曰恤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  
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為  
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  
賢於穀伯鄧侯矣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桓公十四年

鄉曰邾儀父今日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

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

曰朝附庸固曰朝矣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見諸夏辭

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見諸夏辭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莊公二十有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陳爾舍陳則無

簡者乎曰鄭亦簡矣舍鄭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

正辭卷四

五

之矣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以書錄齊桓之功也桓

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玉帛之使盛于中國不可

勝書書必於其簡者陳三恪之封也自我言之邇

與戚不若宋衛自陳言之齊桓沒而日役乎楚矣

齊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患國家安寧而志一

以奉王事嘉好之使接于我焉志陳之聘我則中

國諸侯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何言

乎陳侯使女叔來聘言齊桓之力安中國而義睦

諸侯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公十四年

于傳有之魯衛之相睦也異於他國春秋始乎隱

傳世五君迄於文百年矣來聘助于此乎曰否前

此矣以為常事焉而不書也衛侯使甯俞來聘何

以書喜之也何喜爾衛亡於狄復存於齊桓及晉

文伯而衛之禍亟焉狄又乘之衛無寧歲衛不殆

于晉與狄而遷以定其國講于晉而後獲安玉帛

之使行衛庶無患矣衛兄弟之睦者也志甯俞之

來聘喜衛之無患而志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成公三年

晉兄弟之國也我事之敬矣敬不答乎何逮乎成

正辭卷四

五

之篇而後言來聘向以為常事焉而不書也晉侯

使荀庚來聘何以書抑之也何抑爾禮之始失也

偶晉於京師其甚也以共京師者共晉微見乎僖

至成而甚焉晉侯益驕非魯所望也志晉之聘見

晉之為晉我之適者而已矣曷為于此焉始曰王

使不志矣而後志晉使春秋之大教也不可不察

隱桓之春秋志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志晉使

聘九焉魯人之所以榮且喜者移於晉矣以共京

師者共晉聖人之所甚懼也舍隱桓則志王使也

罕自成而下王使亦絕不見章疑別微以為民坊



春秋之大教也春秋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  
晉使絕之若不相見者然以尊王而抑晉微故尊  
之僭故抑之王聘屢于隱桓晉聘屢于成襄皆以  
為非常焉爾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成公四年

傳有之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自我言之壤地接而  
婚姻之國也春秋始乎隱傳世七君至于成百四  
十餘年來聘助於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為常事焉  
而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何以書曰喜之也何  
喜爾往歲晉衛今茲宋玉帛之使交至則喜之也

正辭卷四

毛

曷為以喜書喜乎此則魯之為國也僅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成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伐也君子以為不成事  
矣

晉侯使卻擘來聘已丑及卻擘盟季孫行父如晉成公十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盟也公親往而大夫答  
焉我又報之君子以為足恭矣實盟也則其言聘  
何聘而後盟者辟要盟也則其言盟何以大夫之  
答公為不可受故以盟言之若晉之施於我者然

足恭恥也為尊者諱恥

晉侯使士甸來聘成公十年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  
大夫之答為猶愈於已所惡於右母以交于左所  
惡于左母以交于右春秋責人先自厚也

晉侯使荀躒來聘襄公元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晉脩禮於諸侯則曰非常事何  
天王崩而嘉事不廢其失常也大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襄公五年

正辭卷四

天

簡者乎曰陳亦簡矣舍陳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  
之矣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何以書曰戚之也何戚  
爾鄭兄弟之國也人伐其喪我與為爾焉聘必稱  
先君以相接志鄭之來聘則我之不廢喪紀見矣  
人伐其喪我與為爾焉成公不書葬戚之也晉之  
有魯喪亦鄭之憂也魯之有鄭喪亦晉之憂也而  
伐之而逼之我與為爾焉不得已也三年之喪畢  
玉帛之使通以為有兄弟於我則是焉戚之矣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于陳喜諸侯之睦  
則齊桓之為之也于鄭傷諸侯之薄則晉人之為

之也奚其伯奚其伯報陳則志言睦也報鄭不志言薄也以爲不足乎恩云爾

晉侯使士句來聘襄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我之報之也若晉之施于我者然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襄公十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君答大夫也曷爲不諱恥可已而不已曰足恭不得已而不已曰順命也以公之如晉爲不得已焉殆乎召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襄公二十六年

正辭卷四 弔

何以書非常事也召公焉召諸侯以獎叛人其失常也大矣曷爲不諱恥不得已也曷爲不諱惡不得已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襄公二十九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春秋善改過貴復正晉以拜城杞來聘我以大夫報之晉改過而我復正則何以書以改過書也以復正書也

晉侯使韓起來聘昭公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大夫爲政而來見也卽位而來見者小國之君也起也比乎

小國之君其失常也大矣爲人臣者必使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昭公二十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僭甚矣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于是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自是無書聘者矣志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以謹其始志晉侯使士鞅來聘以謹其終玉帛之事君子盡心焉而已

春鄭人來輸平隱公六年

正辭卷四 弔

曷不曰及鄭平非我欲之曷不曰暨鄭平非不得已曰鄭人來言平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則曷言乎輸平我不得平於鄭而後乃今始平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前之不平不可得而見雖言平猶之不見也齊之不平遠自靡笄之役始鄭之不平近自侵鄭始此既見其不平而言平也鄭之不平不可見必言乎輸平而後見前此有怨矣棄前怨者今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前怨謂何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矣然則何以書講信脩睦而平之乎抑比周鄙爭而平之乎於平無譏焉其終不遠矣介如石焉寧用終日聖人知其幾矣鄭

人微也謹而志之

來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見諸夏辭

宋司馬華孫來盟 文公十有五年

來盟稱官何非鮑之黨也何亟稱乎非鮑之黨見鮑之黨之甚且衆也其稱華孫何嘉之曷爲嘉之華耦卒而後昭公弑則耦乃戴桓之所憚也何以不稱使宋殆乎無君矣閔不能乎君魯則齊仲孫不言使昭不能乎君宋則司馬華孫不言使言將自是弑君也

正辭卷四

三

乞師

公子遂如楚乞師 僖公二十有六年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亡何而不然聞之董生論其指曰直乞師楚爾可謂舛矣且國之恥也則曷不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公自將楚師以伐齊則不可得諱矣君子不得已於此錄晉文之功也將言公以楚師則先言如楚乞師以承君命而往者大不忠于國矣回適其謀以辱社稷侵敗王畧雖曰君命焉用彼相朝無人焉則公子遂責也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則罪在三卿君子傷國之空虛

也任一公子遂云爾已矣

正辭卷四

三

春秋正辭卷四終

內辭第三

卿設如大門小卿如四體文王立政養友邦豕君必知其三卿入天子國曰某士明王不遺小國之臣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大夫有出疆之事必君命也必王事也一州之內兄弟甥舅之邦諷謀度詢不辱君命以奉天子有交政于中國者乎大夫出疆一聘大夫之禮會則焉得有大夫之禮論語不云乎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盟必以其君之身及其國家為之質大夫讀其書可乎信在大夫可乎及宋人盟于宿

正辭卷五

一

亂之大者據亂而作有指哉大夫盟會二小過不及其君君行一臣行二將幣於廟中必戒之曰臣不可過會有壇坫何獨不然雖然兩君相見會之禮惟君也一君一臣不得曰相見奉君命以往則不可以私見吾知公孫敖不亢也隕越焉已矣聘禮受命不受辭結以聘行乎國利乎大夫而與諸侯之盟始于此惡其以淺事將君命而壞天下之大防不貶絕不待貶絕也仲遂國賊同類相求行父中立幸其包羞伯子男可會也終不可盟也大夫會諸侯三盤庚之誥曰命汝一一君也二君一民公室卑矣大都小都田

役有戒必出於治朝况軍旅哉其將不日近古也慶

父也遂也初主兵卒為亂叔彭生無譏焉仲孫叔孫其誰適從公室四分季取其二叔氏之介季孫舊矣孟孫之耦季孫固矣豹獨知有公室焉斯何忌州仇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將豈自公命哉大夫將四國亂無象良臣不居如陳以君命行其事乃私行也告糴以邦事行於齊則若不出於君命也其善志哉大夫私行五大夫榮辱國之榮辱也喜而致之內祿出災不以此乎狐裘羔袖行父也羊質虎皮意如也惟叔孫舍不失辭不失色不失足取貴於春秋

正辭卷五

二

公羊知之大夫執六古人之厚終也建國數百千歲疆諸侯欲行天子之禮於小國之臣不果內自是以下公卿與懦發蒙振落矣如遇犬馬犬馬自為如遇官徒官徒自為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親賢大臣何如哉桓莊之篇不卒大夫傷已大夫卒七骨肉之親無絕不受祿亦不去國叔躬遭變而不失弟之道以取貴於春秋繫之公以公尙知愧乎公母弟八君子不施其親三刺之法非所論於八議之辟也季子正矣公子買何罪而誅以謂楚人者蔽之枉橈不當孰甚焉僑如出公子偃死行父疏公之戚而私

戚其戚日詳之隱之也刺大夫九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公孫敖實然魯人不忍傷其子之心厚之道也公孫歸父善矣遂之罪也惡惡止其身聖人之指深遠哉僑如幸紇非不幸公子慤非卿以重視大夫昭公所親意如所忌忌可重矣大夫奔十先王之制邑無百雉之城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叛者在抗者在目臣有情偽無以感之伐邑厲矣非聖人意也叛邑十一士之八成九刑不忘聖人之辭嚴於鉄鉞口授弟子不著竹帛邦賊十二陪臣執國命不見於異邦惟此一人而夫子究之窮諸盜矣其

正辭卷五

三

命之專於國所不能削者有一焉從祀先公也爲國者慎母棄先王之經俾爲盜者藉手口哉邦盜十三大夫盟會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隱公元年

諸侯之大夫稱人春秋之始也內大夫出疆恒不氏茲何以不名貶絕則名名不如不名名何以不  
如不名大夫微也微則以爲大夫之宜宋大國也宿微國也宿爲主人其君在焉何見見之於男卒也吾與宋甥舅公在喪也使大夫愈於身親之盟不自大夫出必以其君與國爲之辭則焉愈於身

親之君臣自父子立也子子然後臣臣矣終不若不盟之爲愈出命者不可承命而行者可以無貶無貶不名以當宋人而已矣當宋人而已者公侯之臣相爲國容之禮也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文公十有六年承命以盟不獲以盟反命行父恥乎國恥也則何言乎弗及盟幸行父也是齊侯也是公子商人也我不能討讐我以為榮親我以為辱何幸乎其弗及盟見不善如探湯行父則不能故會齊侯也趨而陷焉行父庶幾免矣誠幸之也

正辭卷五

四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及我欲之公子遂志乎爲是盟也商人弗及行父盟遂則及商人盟遂其商人之徒與有君命焉則遂何罪遂主兵久矣不能討賊受賊之侮賂賊以請盟其不知恥也其不知畏也畏非所畏則不畏可畏君獲其意遂擅其功文公無遠慮而任小人不旋踵而遂乃行商人之事矣內大夫特盟諸侯未有書日者汲汲與弒君之賊盟故謹而日之

大夫將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襄公二十有三年

內不能救則書次不書救何言乎救晉次于雍榆善救晉也諸侯勤王不救則罪也州伯恤小國不救則恥也齊不足以敵晉魯不足以敵齊救已厚矣不能非魯恥也書次未能乎救也未能乎救而言救善之也不為譏乎外救以言次為譏內救以不言救為諱何以善救晉陰平之役齊為我故伐晉以報陰平也報施之義則得矣

大夫執

意如至自晉昭公十有四年

致大夫不去族意如何以去族賊也輦也終隱之

正辭卷五 五

篇貶此曷為一貶而已因其可貶而貶之此其為

可貶奈何尊晉罪已夫意如知之

叔孫舍至自晉昭公二十有四年

意如去族舍不去族舊史去也君子脩之不去也

不去舍以去意如也

大夫卒

公子益師卒隱公元年

公子與公子而為大夫者與大夫也春秋錄大夫

卒以大夫錄公子公子不為大夫則不卒必有故

然後錄之曷為錄大夫卒國體也命於天子者也

曷為以大夫錄公子魯無異姓大夫也且見成襄

而下公子無復為大夫者也知其國體擇之不可

不慎任之不可不重禮之不可不厚知其命於天

子則不可以置私人不可以不請命不可以專廢

置生殺天子有司士官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

進退其爵祿諸侯之三大夫也况生殺之柄乎見

魯無異姓大夫則賢賢之義缺矣見成襄而下公

子無復為大夫則親親之道缺而世卿之害家凶

國為王法所必禁矣富哉春秋之辭之指乎言盡

于此而已乎又有焉公子不為大夫家之事也有

正辭卷五 六

故然後錄之哀先君之遺體也傷其散而之于四

方也曰是公子也則未知其孝公之子與惠公之

子與曰孝公之子也終公為諸父諸侯絕旁期實

維一體之親也則不可不與小斂公不與不可不

志不日譏不篤於禮也春秋之義不可凡其旨博

矣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公

可不自篤乎一節闕焉謹而志之厚之至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隱公五年

大夫日卒正也隱公之篇四卒大夫惟公子彊以

正書之彊者何孝公之子隱公之諸父不當為伯

乃叔父爾也隱於大夫恩不薄疏戚亦不相踰小有闕益師也成禮疆也古之人君於其大臣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錫衰麻經親者以其親服三臨其喪未殯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春秋於仲遂叔弓謹而志之則文王之法其不盡熄於當年矣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志益師之闕成疆之禮無駭近俠則遠或貶而不繫氏或以未命不繫氏凡所書者有所表也終桓之篇不卒大夫譏恩薄也鞏不卒則國賊也臧孫達不

正辭卷五

七

卒莊公之薄也公子牙稱卒以爲當誅而諱殺大夫也以莊之不卒大夫見牙之卒非卒也殺也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據左邱經將以何明之經鮮不亂傳且失之誣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隱公八年

春秋有追書賜族矣不追書貶之也疾始滅國也滅國先王所必誅而不赦豈徒曰我善爲戰而已乎

俠卒

隱公九年

公羊子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子曰俠者所

俠也公子孟師公子疆親則諸父也無駭五廟之孫也俠爲同姓與異姓與未可知也故氏所矣則疏於賜氏者未命未命於天子焉得謂隱不爵大夫而不命之乎大國三卿可不命於天子乎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諸侯之大夫故不氏也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公十年

卒何以日辰魯之崇也得無貶乎義不得無貶而辭無貶也曰周文公召康公既沒周之賢臣無若樊仲山甫者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之降心也若此跡宣王之政未純也芮良夫之

正辭卷五

八

詩曰哀惘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哀中國之大無或陳力以念天事者人曠天之命可痛矣睿聖武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宜若天所屬意而道不克繼文王五百餘歲至於孔子先孔子未生獨有一人曰柳下惠魯公族而伊尹大公之倫也蓋其盛哉用天之降命復文武之統於魯國何不可得反者而孔子因之則世世猶三代也魯世卿臧孫辰聞人也以其言爲魯大夫師自知弗若季則護其故以蔽之俾不通然後己以王者之法正之蒙顯戮者辰其首也辭烏得無貶乎曰義

在指矣曷不學乎春秋莊公季年迄於茲辰也日  
在卿位告糴之外無見焉魯人皆崇之矣聖人皆  
削之矣季友卒僖政哀仲遂恣宣慝伏魯無人焉  
孰知辰之至是始卒也享卿祿者又五十年矣不  
爲不久矣噫後之君子欽念之哉以臧孫辰之爲  
良大夫當世謂之不朽而閔僖文之春秋削之無  
一事可錄者則知蔽賢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  
贖也甚絕之也義在指矣曷不讀乎春秋

邦賊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隱公四年

正辭卷五

九

此再役也宋志也謀自衛人始宋不救患而生患  
不討賊而助賊則必以宋公主之重其先輕其後  
斥衛州吁以當國之辭衛人則州吁之人矣與賊  
爲徒曰衛人也及其討賊亦曰衛人也名之必可  
言固若是無辨乎春秋以衛人卒能討賊而原衛  
人之心恕其初從州吁之罪一以人書之平人也  
擊鼓之怨衛人不以州吁爲君也公孫文仲將固  
無罪矣况師旅乎然則宋公陳侯蔡人皆可不以  
黨亂臣而干王誅乎應之曰宋陳蔡皆有罪得免

罪者惟陳侯焉戴嬀大歸陳侯不知賊由州吁耶  
又可曰不得不以兵從州吁耶我與宋爲會衛人  
告亂則遇于清矣皆知州吁爲賊矣殤公又聽其  
甘言悅耳乎宋公首惡陳侯次之皆稱其爵蔡以  
末減稱之曰人貴者惡重微者惡輕王誅也則陳  
侯何以免書法何以見之賊當國且在外則稱地  
以急其誅于濮喜得賊也得賊陳之力也則罪與  
衛人偕免矣不可赦者翬也且邦賊也不終者宋  
殤公也又且首惡也我以將尊師重之辭言之蔽  
罪于翬而公之不能終斷可知矣此再役也不先  
目而後凡于伐鄭如恒辭然痛宋鄭構兵其爭奪  
相殺無已時迨同盟于幽而後息焉夫子曰管仲  
之力也

正辭卷五

十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翬則隱之賊也誅  
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  
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  
構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尙自謂諸夏  
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昭公三十一年



此非君命曷爲以會言之如恒辭然意如無君也不以恒辭言之則無用見意如之志也成其志著其惡然後日其卒故曰定哀多微辭

丙申季孫意如卒

定公五年

意如卒不去族累定公也能殺意如則無累乎曰是義利之辨殺不殺不與焉

正辭卷五

十一

春秋正辭卷五終

春秋正辭卷六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二伯辭弟四

桓公業霸據時之先司馬九法軌跡易遵聖教貞一王澤尙存管仲相之君臣同志內治五年立功立事北杏擬可陽穀麋至甯母首止卻姦尊義其來徐徐不以兵車五禁壹明束牲載書葵邱盛矣鎮其蠹矣難萃易渙人心靈矣木瓜永好追思不忘雖曰薄德賴此一匡齊桓盟會一伐衛偏戰召陵大陳節制之師中外悉順旄邱諷衛褰裳賦鄭危邦閭君人思揆正小雅旣廢征伐遂缺甫田戒荒遠畧抑末傷財害民幸有節也困於金車正不譎也齊桓侵伐二經營二十餘歲中國諸侯擬議觀望意未決也存三亡國而天下咸諭乎桓公之志再爲義王克盡臣節修禮諸侯官受方物魯人至今以爲美談猶望高子則修春秋之時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非以文武成康之世近周禮無恙故邢雖曰未粹苗莠粟粃晉文儼焉則不算矣齊桓救患存亡國三八國二載教民三則期歲之間定霸已亟待時乘勢易如反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天子在焉敢勿奔走考其武畧合三強國東西究海搏心一力得臣自敗儼然馮軾微晉公子

正辭卷六

一

魯衛曹鄭懿親上邦惟楚是聽盟于召陵中原益病  
意念深矣我退楚還臨事而懼謀必萬全元帥尙德  
克亂在權子行三軍必將與焉入曹圍許慙於桓公  
原卻狐趙豈敬仲狼孤好兵累世以彊誅之曰文  
乃在彤弓晉文侵伐戰圍四再致天子日不繫月彼  
壯在輓貞下乃吉儀容辭令恭讓知節王官莅盟書  
載八國越在外服各復舊職惜也孔艱徵會于温疑  
衛弟昆搆衛君臣陽正厥罪陰偪其疆圃田北境東  
割戚匡坐使陪臣盟于翟泉乾衣坤裳惟其倒顛諸  
侯力正晉文始焉大夫擅命伊誰之愆貶而稱人告

正辭卷六

二

千萬年晉文盟會五

齊桓盟會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莊公十有六年

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齊桓自是爲諸  
侯正也諸侯之載辭自齊命之矣齊主命則其言  
同盟何奪其爲正之辭也若曰幸無異辭者爾曷  
爲奪之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主諸侯命也屬有  
長連有帥倅有正州有伯輻輳並進歸命天子王  
者之政也連數州之伯正長帥端拱揖讓而聽命

於一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主命于是始故奪之則

何以不書公聖人以同於此盟者皆大惡也蓋自

是禮樂征伐終自諸侯出天下且見爲當然而相

率以安之矣雖然舍二幽之盟盡齊桓晉文之事

卒無有更言同盟者二公以奉天王之心而爲之

辭尙猶有順之實焉晉趙盾爲新城之盟春秋于

是三言同盟而政始自大夫出矣舉公目諸侯終

以趙盾誅趙盾之爲諸侯正也日子于下以謹之使

若不主於晉者然趙盾非首惡哉前此有事後此

有事未有書滑伯者書滑伯罪其爲天子大夫而

正辭卷六

三

同外諸侯也王畿于是乎日削矣滕子不常見于

桓之會小國視滕者不書而書滕子哀其爲庶方

小侯既共命于州之大國而又奔命于他州之強

國也小國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則皆主乎爲是

盟者之罪而受王命承王官上不能尊主下不能

庇民皆不得以無罪春秋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告

之萬世也其誰知之蓋亦弗思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莊公二十七年

同盟大惡也及是再書而公不諱何惡惡者疾始

其餘以實事錄視此者爲同盟乎自參以上莫非

主命之辭也則莫非同盟也曷爲志桓之同盟至於再則已難乎其同之也主諸侯之命有正諸侯之心未有長諸侯之功則不足以同之也名生于不足稱乎伯事不言同矣近乎王事不言盟矣降鄆滅遂比也功未足以掩其罪也存三亡國而陽穀之會不言盟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僖公十有六年

曷言乎邢侯淮徐州川也邢冀州國也以桓之用諸侯爲無節矣傷財害民國以危亡隨其後南仲

正辭卷六

四

之法廢吉甫方叔不可得見耗矣惠難徧也施難報也宰周公知之

齊桓侵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十年

伐山戎言齊人此曷言乎齊侯危之也北戎其幾

敵矣其言許男何豫州之國也而伐乎北戎閔許

男也

齊師曹師伐厲僖公十有五年

厲微國也以齊伐之則何以書遠也勤遠畧者至

是窮矣何言乎曹師閔曹也北師在邢南師在厲

小國不堪任命矣雖有他國不錄錄曹師甚閔之之辭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僖公十有七年

何言乎齊人徐人伐英氏遠國也玩無震矣徐不與楚同稱人曷爲與齊同稱人齊將卑師少而人之進徐以偶之因乎徐人也君子終以齊桓爲節制之師伐山戎不言燕人齊侯親之也齊侯在是則不言因燕人矣愛齊侯乎山戎是以人之

晉文盟會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正辭卷六

五

翟泉見天子辭

春秋正辭卷六 終

春秋正辭卷七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諸夏辭第五

建牧立監國域州殊上繫天子爲下綴旒國之東遷  
壤散保伍十二諸侯於是焉數春秋本魯以推諸夏  
東方庶侯齊近且大於衛爲睦宋鄭陳蔡錄晉自僖  
聖心不怡尹我一州微國柔之在邦域中實維附庸  
近說遠來原始要終齊伯主會厘挈曹許大夫交政  
小侯廼敘桓公陽穀末言之爾莊僖小伯豈鮮賓從  
案經所書此則特盟離不言會善惡微矣謹而錄之  
其有指矣臯鼫識散杵曰自雄能令受命悲乎撫膺

正辭卷七

兩兩比耦落落曙星特盟會一及期曰會不及期曰  
如會先期曰遇苟不期焉地無常所焉得告命而志  
諸策書乎志不相得不請先相見先請壹似要之者  
必期以地否則諸侯而爲匹夫行也安得曰禮禮不  
備有事焉而不書貴諸夏也不然杞何貶乎僖公以  
終春秋不復志遇聚言會散言次則已文曰敝政日  
繁大夫專諸侯佻遇二書遇以戒書次以慎因其憚  
之告以慎之因其亟之告以戒之愛諸夏之爲人君  
者也一國之安危在此一人此天子不怒而諸侯自  
爲正之法也次三其惡未成其志可誅在楚克息非

人類也紀人知之事已行矣已行未得此實大惡會

諸夏而至此極乎不再見也如四交鄰有道保其國  
保其國者保其民天子設州伯凡州之國國之民皆  
其職也亳城北之載辭曰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  
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畧具矣不然冠  
帶之倫安有寧宇哉此非一州之伯能專之兩州之  
伯實同之者也不相命得乎齊侯衛侯皆州伯也近  
正亦罕矣胥命五特曰讓事參曰成事三則善惡大  
矣諸夏外也吾君或在焉不敘而主之不必主也外  
內之辨也善惡皆主會者爲之參盟會六晉爲天下

正辭卷七

強國久矣包周室偪鄭衛聖人不至其國成公之篇  
則狄之惡其犯令陵正甚杜之也宣公之篇合諸侯  
勦莫類於成襄之篇君在而重已在大夫亂天下之  
大防者晉也諸侯以晉爲正實以力爲正自時厥後  
苟有力其從之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其機  
在此此謂大惡錄之以諸夏輔京師之道責之合諸  
侯七諸侯之大夫不攝君聽命於會可列於會不可  
有三而已專也甚者亂窮諸賊誰實使之主會者責  
也其君焉在大夫與會八諸侯多在晉大夫一人會  
斯人也稱斯師焉盾猶知爲人臣乎大夫五人苟偃

主兵鄭伯親之率之乎從之乎伯子男與人臣夷乎諸侯會大夫師九畝必稱名君乎臣乎雞澤疑矣梁擅矣盟者不義逃者義矣諸侯在大夫盟十清邱貶其人同盟重人雖甚輕必重貶之新城一大夫也清邱四大夫也舍是大夫雖衆不言同盟矣趙盾重矣慎母忽此清邱之大夫也自是而大夫之會接跡於成襄昭之篇而晉大夫以畔告矣大夫會十一版尹王官之守也示權中國侯伯不得專焉虎牢不繫鄭知其所以乎大夫無遂事乃城虎牢乎城楚邱不與諸侯專封城淳于與大夫專封乎不以楚邱緣陵先邑之不以遷夷儀原本之曰杞也先王封國也城之云爾豈曰役之嘻甚矣城成周亦大夫爲之而諸侯替矣大夫會城十二諸侯執則名名則絕則執之者絕執之不名則執之者不絕歸而後名以絕之歸之不名竟無罪也執之者不人本有罪也曹伯以有罪爲無罪公子喜時使之於公孫會見之執不言歸執亦不名人其執之者以爲暴小寡也亦自絕矣歸于京師善歸之于京師不善天王在是執諸天子之側而歸之于京師欺人乎欺天乎界宋人宋人不免焉以歸晉人絕矣執諸侯十三詹之執不書以逃來

正辭卷七

三

書逃義曰逃執者義也義則不書執以逃書乎以逃來書乎逃賤乎賤矣來且不書也魯國幾亡以此賤乎賤之人然後以逃來書也逃來之言言之痛矣執大夫非我人皆不言其歸伯執而不可曰討古之人討不然也彼執行人力正也桓惡亦大乎內齊桓也大惡諱小惡書大夫專執大夫且執諸天子之側唐叔之後不爲家人矣乎執大夫十四玉帛使終始一辭兵革使始微之漸著之將卑非卑春秋之初大夫卑也將尊何尊春秋之中大夫張也師少稱人師衆稱師惡其君也稱某帥師危其師惡其臣也稱將不稱帥師歸惡於將也不稱君使之將不中御也師喪於外邦亂於內不擇故也君將不言帥師重君輕師乎惡則惡重功亦功重吾見其惡矣未見其功也免師之罪辭也受王嘉師兵死痛矣乃以不義死乎猶忍罪其不死者乎而其君不容於堯舜之世矣侵伐十五多其力者多其惡師未加於敵民已殘矣出不正反不忍爲也勸人乎哉彊人乎哉附和人乎哉不得已而隨人乎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君與國政慙自處於人役而役人者於是乎多其力矣孰知其惡積而不可掩乎不患其心之不仁也

正辭卷七

四

患其衆之不足從之不多也會侵伐十六救必善之  
借衆善也獨往善也君行君善大夫行善在君晉悼  
三善圍彭城謂之義救陳蕭魚謂之仁不善則惡無  
中立也戊救十七卒葬之指煩煩如繁諸乎公羊奧  
且明矣不可不學穀梁左邱眊乎瞽哉舍禮服則失  
本舍春秋則拂經諸侯卒葬十八古人以背殯爲大  
惡短喪次焉未葬未踰年君十九世子攝其君禮也  
未誓繼子男不改也光俄長於滕烏乎可矣世子二  
十諸侯臣其昆弟母弟母兄恩篤矣妾母必不可夫  
人也子必不可不親其母而事之也天性也至誠經  
綸人倫察焉母弟母兄二十一世子奔而君迎之鄭  
伯以地入父在牀而君會之州蒲以師出初命之首  
誅也在會一衛侯出入一衛侯不嫌則兩見之出奔  
必不在會會夷儀必不入夷儀也公子五爭鄭多君  
矣忽未嘗稱爵也突出入未嘗不名也鄭伯非他人  
必厲公也春秋明若曰信若時疑君二十二邾邾進  
牟葛微國不錄其爵若是者衆蕭以附庸竟邑於宋  
痛其滅而以日詳之建極者惟在無虐熒獨畏高明  
哉附庸成子二十三紀子以侯天王爵之杞公而伯  
天王紂之伯云夏也子云夷也因其禮也聖無私也

正辭卷七

五

褒封紂爵二十四

特盟會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盟于石門何以書大惡也東方諸侯莫肯用力於  
王室自此始矣周室東遷閱無召公之臣日威國  
百里以至終南爲秦風揚之水戊申許周公所職  
東北二方諸侯帥職志未變也邾邾之湊齊在東  
晉在北西則秦南則楚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又曰四  
方有羨我獨居憂不謂齊晉秦楚有羨而王室獨  
乎夫子作春秋所懲者荆楚也晉有文侯之命秦  
有襄公之詩春秋以序錄十二諸侯鄙秦而遠之  
抑晉而後之齊在東方庶幾彼善于此幽平之際  
惜齊無功可記於詩書夫子言曰如有用我者吾  
其爲東周乎帥東諸侯服事天子如文王也則齊  
在所先致意矣矧與魯實相表裏焉經世之法又  
必自近及遠乎書曰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傷其非  
王命而私爲此盟也平王命晉文侯與鄭夾輔周  
室無廢王命周公大公成王賜之盟藏在盟府大  
師職之諸侯焉得私自爲盟乎噫嘻齊侯州伯也

正辭卷七

六

鄭伯王卿士也各率厥職奚爲於石門而盟諸祭伯不正其私交則齊侯鄭伯不正其私盟矣於是乎伐許於是乎如紀皆天王之異姓而偏於齊鄭者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子突救衛則齊首惡也兆於石門彰於瓦屋齊歌甫田刺無德而求諸侯非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乎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而天下之事不得以齊桓晉文補苴王迹爲美談矣不有聖人誰與立天地之大義乎或以天王喪未期歲諸侯以賓禮相見亦大惡也曰春秋有主書以立教然後多連而博貫之主書不以此曷不以此春秋正其本嗣王若高宗乃可以教諸侯否則不薄待其子而厚責其臣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桓公二年

何以書志天下之故也蔡鄭不相得曷爲而會于鄧左邱氏曰始懼楚也諸夏之所同患也而近者先受之鄧微國也於我則遠國也因事以錄之漢陽諸侯微見于此申息之亡不識於春秋春秋約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爲繁省識天下之故而已矣

正辭卷七

七

遇

宋公衛侯遇于垂

隱公八年

畧內則何以錄外瓦屋之盟踰歲而寒矣宋衛志相得終不會于稷垂之相見信於瓦屋之莅牲焉然則善之與戒之也非若宋公齊侯之善志亦無齊侯陳侯鄭伯之惡心猶有可救之道則先時戒之以愛諸夏之爲人君者

如

夏齊侯鄭伯如紀

桓公五年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非如紀也襲紀也飾好貌

正辭卷七

八

懷寇心庶人猶謂之賊况諸侯乎則何以無貶庶人行則人之此非人所爲不可以稱人矣予以侯伯之名庶幾其以愧憤死乎往不得所欲事已行矣行而不得下得者一等也

胥命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公三年

兩州之伯有其職不可以主命胥命也則可其辭則侯伯之盟猶有在者葵邱五命明天子之禁也晉有載書亦云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懸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其善者辭

也非一州之長獨成之必兩州之伯相與共守之  
是以曰胥命也不泄牲也故曰近正春秋善衛侯  
善其不會于稷也則以垂之遇錄之矣

參盟會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隱公八年

我不在會何以書志參盟也齊主爲此盟曷爲先  
宋周班也齊先衛非周之宗盟也鄭伯不書不在  
會乎在會乎在會而削之也則何以見其削之參  
盟所甚惡也况合諸侯乎合諸侯不得已而以北  
杏爲始事如志鄭伯而宋非諸侯主也不志鄭伯  
則參盟爲無適主之辭也然則何以獨不志鄭而  
削之齊以鄭不平於宋而平之鄭乃以齊大不平  
於宋而伐之鄭伯之不信甚矣削之者賤之也以  
無所長之辭先宋公以大不信之實削鄭伯然後  
知禮樂征伐有天子存聖人必不願其自諸侯出  
矣志其日詳重也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隱公十年

此則謀動干戈之惡成矣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  
名愈辱兄弟昏姻之國卒于相怨一方詩所謂如  
蠻如髦者乎月以詳之于中邱主人首其惡矣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桓公十一年

彼戰克而盟之以爲好衛及是乃與鄭平瓦屋之  
所求始得矣人之貶之也春秋惡兵所尤痛者糜  
爛其民而戰之也日以志之痛此蒼生同日而就  
死也我之救死扶傷不給彼三國者獨不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乎以戰勝爲榮彼所以放  
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矣稱之曰人問其好惡  
尙有與人相近者乎而爲此盟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公十年

同州之小侯也所以爲紀盟者州伯之義如斯而

正辭卷七

十

已焉日以志之不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三會矣日以志之不信也何言乎燕人將言與之  
戰則先言與之盟此之謂小人之盟三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桓公十年

盟不信則日公自謂能平齊紀矣齊紀不並立行  
路皆知之齊侯凶人也僖公之不能得而得之于  
斯人乎諉公而公不知也

合諸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襄公二  
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襄公二十二年

春秋記諸侯之會不言所為不言所為而所為無不見或見于前事或見于後事或以褒見事或以貶見事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約其文辭而旨博未有不見事而贅言會者昔歲商任今茲沙隨前此者無事焉後此者無事焉間此者無事焉察其文貫其指不褒以揚焉不貶以抑焉見主會者晉爾非有關於天下之故非有關於天下之故則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主天下之會不以天下之事而最天下之侯也周官有之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故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噫斯侯也僕僕爾期月而再動天下屬諸侯乃無一事焉可書於策者則何以宗諸侯矣然則諸侯何以序有事而不事事之而不將其事則凡而不序非事而事之而亟其事則

正辭卷七

士

目之見其以一臣之私而動諸侯之君也會之者無譏乎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大國執政之心庸得已乎庸得已乎惜其不師文王而日役于大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定公四年  
舉諸侯盟以公從諸侯也聚辭也舉公及諸侯以諸侯從公也散辭也  
大夫與會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桓公十有一年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大夫微則曷為以名見蔡叔在會也無貶乎大夫會公侯始于此名以著之貶之也蔡叔舉其親者字之則貴之乎以蔡人能討陳之賊而錄之矣四國為會公弗親之而使大夫與焉始謀不臧五會何益矣不日其盟宋陳蔡無不信也惟不信我也五會一夫鍾一闕一穀邱一虛一龜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襄公二十六年  
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黨叛人也鄭良霄何以名決嫌也嫌以伉公貶也鄭先宋何也先良霄人向戌也不諱公決嫌也嫌不使伉也

正辭卷七

士

也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鄭公孫  
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襄公十有四年

此宿專魯之極致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蕞莒  
人邾人于戚

與孫氏相倚故季孫自出會不叔出而季處也

大夫會

晉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邱宣公十有二年

此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也皆何以稱人微之也

正辭卷七

三

大夫以名氏會惡權之在也先穀無權焉不能主  
晉國之信故微而人之人則其曰同盟何盟主之  
命在斯人也見斯人之為大夫也何用見斯人之  
為大夫見所殺之大夫之為斯人也

執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僖公十有九年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專執諸侯專執諸侯于是始  
故貶而人之虞公亡國不名滕子嬰齊何以名諸  
侯執則絕于其歸也名則于其執也不名嬰齊之  
歸也不書則于其執也名絕之也嬰齊絕則宋人

絕矣曷加貶焉以見其惡其惡尙待貶也滅圻內  
邑執三公晉人貶絕矣虞公亡國不名不待貶而  
絕也三公失地固不名也

衛侯鄭歸于衛僖公三十有年

衛侯鄭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曷  
為皆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君者立於無過  
之地也尊為公侯而身不免於罪則不可以南面  
而臨其臣民所以正諸侯刑不用而大夫士庶人  
莫敢不一于正也王之道不僭賞天之道無畏高  
明不謹於禮則在勢者去古今通誼也執而歸者  
書歸其論重不書歸其論輕書復歸則惡其出書  
歸則并不惡其入何也絕故不復惡也絕之而又  
見入焉衛侯朔爾鄭伯突爾皆不容於誅鄭也釋  
乎執託于諸侯終其身焉可也

侵伐

鄭人伐衛隱公二年

諸侯相侵伐惡也輕用民死謂之殃民專命不請  
謂之侵主權作寇虐於中原謂之敗王畧外大惡  
書內何以不諱而亦書將母鄭人伐衛為惡小平  
春秋萬事之權衡也彼有甚於侵伐者差其輕重

而論之莫重乎滅人國降次遷次入次圍次襲次  
取邑圍邑與伐國等則常不兼言之莫甚乎取師  
詐戰次戰次獲次伐國而與之盟庶幾無惡與之  
會庶幾善者有意善功惡焉有功善意惡焉有功  
意俱善焉有功意俱惡焉重論先輕論後重其重  
者輕其輕者聖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執之仁足  
以覆之伐衛意之惡也將卑師少惡之輕者也  
苟不差其等而一切論之非聖人之志也春秋惡  
兵之端君子以端歸諸鄭鄭人伐衛其造兵端者  
乎審而後斷斷而後書萌芽於母弟延蔓於宗盟  
卒於宋鄭構兵十一戰數十年而未已焉與鄭同  
惡者或不獲沒其身鄭則公子五爭兩君見殺吁  
可畏哉殃民專命寇虐之君不可以惕焉驚盡焉  
傷矣乎彼公孫滑之亂非鄭伯誰首其惡矣造兵  
端者果鄭矣

衛人伐晉  
文公元年

以爲盟主而伐之則不書何言乎衛人伐晉不主  
晉之辭也其人衛何曰足以伐矣晉侯猶在戚而  
師加於晉則淺事也其言伐何以衛人爲有辭焉  
其有辭奈何踐上之盟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其

正辭卷七

七

命諸侯曰各復舊職康叔長諸侯于衛唐叔長諸

侯于唐職在王室久矣衛承王官不朝於晉未失

職也晉伐衛而取其地是相害也齊孝公興師而

伐魯柳下季爲之辭曰棄命廢職若先君何而齊

人無辭也則衛人之伐晉有辭矣以力則晉強而

衛弱以辭則魯絀而衛優晉稱侯而後伐重衛也

衛稱人而言伐抑晉也曰將卑矣師少矣勝晉則

不足伐晉則足矣然後知執言守禮之爲直而怙

勢陵正之不可以爲政於諸侯也諸侯無伯亦春

秋之所惡也則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

正辭卷七

七

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於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

作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桓文沒而春

秋無伯辭以爲是諸侯之力正者爾未之狄也則

以諸夏之辭錄之有與人爲善之志焉夫位在藩

臣見人之不朝事已而輒伐之非所以安臣節而

奉帥天子也于是乎以人從欲而專行乎中國者

累世焉卒以卑周室而啟吳楚之心晉襄公始爲

之也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文公十年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

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未滅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宣公十二年

宋稱師非清邱之人也衛稱人是清邱之人也清邱之人則其稱救何救為善也非其盟非其伐而善其救去小人之約存先君之信以孔達為無罪矣衛人救陳何以書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也斷道書同盟後書伐齊蟲牢書同盟後書侵宋于蒲于戲于亳城北書同盟後書伐鄭其不同以侵伐見不復以其事見今宋衛之不同見其事何也師

正辭卷七

七

不加于衛也衛不信其盟何以不受師大夫孔達受其誅也以一人之身塞一國之難好信不好學以自賊焉不足于賢而不與不肖者同貶書救陳見其扞國難也

晉趙穿帥師侵崇宣公元年

此節在上一節前

崇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於春秋皆不書晉趙穿帥師侵崇何以書曰趙氏之弑械成矣盾也執國政而穿也主兵則弑械成矣將尊矣師眾矣崇小國也其言侵何見其威不加於敵而禍實中於國也

會侵伐

邾人鄭人伐宋隱公五年

春秋痛宋鄭搆兵之禍而惡兵之端造端目鄭更端目宋惡著矣寇所先著莫如導為導者不在大邾附庸也主兵則弗勝導兵實優為之先者重將母後者輕乎非輕論鄭鄭造兵端已見於前事矣邾為兵導於此乃見之甚邾人之惡於鄭人也鄭人焉得末滅耶鄉無鄭人邾人能伐宋耶稱人師少矣言伐兵深矣師不眾而用之深導者為力多矣夫

正辭卷七

末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隱公十年

公子鞏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諱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鞏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搆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尙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桓公十四年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宋不為諸侯長其用他國之師則曰以二伯用諸侯之師不曰以也彼以為王事而自之

出其實摟諸侯以伐諸侯也伐鄭宋人意也非有  
執言鄭伯固其所樹其甘以壞至於再戰而不止  
造意與寇賊何異稱人貶也四國大夫不復別其  
尊卑之辭行其寇賊之意焉已矣何以見四國之  
爲大夫諸侯不以諸侯也何以見宋人之爲宋公  
大夫不以諸侯之大夫也蔡侯以吳子何中國之  
君以夷狄之君可然則鄭無譏乎鄭伯之爲狂童  
也舍小弱見伐者君子不爲恕辭內之見伐則由  
二伯而後目之告之自反而已故曰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

正辭卷七

九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桓公十有五年

先會後伐莫適主此役之辭也往歲宋以四國伐

鄭矣突在國也二國與焉俄則伐忽以納突乎私

突者公也公不能主此役三國之君未知所成則

且爲明年之會然乃會四國以伐鄭然而不言納

鄭伯何哉宋衛陳蔡因其兄弟之爭披鄭地而分

之以弱其國也豈爲鄭伯突哉而公之德鄭伯則

甚矣爲是三役周三時而後反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伐鄭而分爲二君也宋衛在北一心也陳蔡在南

一心也相耦以艾鄭兩利而俱存之不以周班爲  
次以功意之善惡而輕重之宋衛重而陳蔡輕也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  
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未滅  
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桓公十有七年

此節在上一節前

及內之微者也不曰會曰及謀自我也宋人有怨

衛人有怨我無怨焉伐之則朝矣且重之以盟而

主乎爲此伐雖曰微者將不必卑師不必少譏無

正辭卷七

十

臣焉十八年之策書見一國賊也見一未命大夫

爾矣苟有一人如蔡季者春秋必有以見之莊閔

僖之危賢季子故曰桓公無臣也

諸侯卒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隱公三年

諸夏親暱生相賓死相哀厚之道也春秋以內辭

錄公侯伯子男之喪小大有等近遠有別往來有

報薄厚有分當禮焉失禮焉過禮焉在我者躬自

厚在其主人者薄賁之生死之際謂之大事安危

存亡治亂機在此善者表之不善者謹之明者著

微者辨懷利弗與也求名弗與也君臣父子厚莫重焉不能反躬則無以事宗廟保子孫皆以其終事觀之萬事之變舉往明來靡不有以豫之矣庚辰宋公和卒正也其正奈何反國乎與夷也話言可載宅心可允復國之經篤家之訓可謂正矣春秋之辭於我君曰公薨於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已卑人本臣子之恩自致於君親而不貳其敬義之大者也豈曰託王於魯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隱公五年

以衛有臣而書桓公之葬不以宣公之篡而謂之

正辭卷七

三

無子聖人之裕也何以不曰葬固不日也書過時而已矣不謂之不能葬如以衛爲不能葬則將痛齊諸兒乎公羊子之凡不謂夫諸侯卒之有故者

癸未葬宋繆公

二十有二月

此節在上一節前

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哀不足禮有餘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禮不足哀且不足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或內有亂或外有寇焉不及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臣子之恩已薄矣當時而不日正也苟無大失大危大亂大寇不忍以爲非正則謂之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生死授受不守先

王之經則無以爲法于天下後世君子危之不忍不以爲危也公羊奧且明矣煩煩如繁諸百世之變盡在春秋矣葬宋穆公正其終而危其葬何指乎致國乎與夷正也致國與夷而宋卒亂危也聖人無容心焉然則正固所以召危天下將安適哉正穆公之終以賢穆公危穆公之葬以罪殤公葬生者之事也不克負荷廢二先君之功則殤公之罪矣雖然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殤公既蒙首惡之名矣何又危穆公之葬以見之乎危宣公授國之不正也穆公雖克反正亂卒在再傳之

正辭卷七

三

後矣宣公可謂知人知與夷不克負荷盍明告天王而致國乎穆公矣知穆公不負君兄盍立與夷而俾穆公相之矣穆公不爲君宋人不二心於莊公也宋之臣民咸欲奉戴莊公與夷安能立乎其位穆公知孔父之對以忌克爲心而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且曰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棄德不讓穆公不忍爲也受國於其父除害於其子殤公忍而爲之苟宣公傳諸子而子自隕之宣公無憾也好讓國之名啟爭國之禍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此之謂矣

滕侯卒隱公七年

滕微國也所聞之世始書卒所見之世乃書葬曷為於所傳聞之世稱侯而書卒以其子來朝恩錄其父王者所不辭也曷為不卒其子以朝於弑君者之朝而奪其恩其稱子固子也無貶也滕固子則春秋何以侯之其不倍矣乎應之曰聖人若曰惟王者改元立號庶邦丕享則爵命諸侯天子之事也云爾已矣苟非其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免於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其人堯舜揖讓湯武征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矣曷為貴賤不

正辭卷七

七

嫌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決然而不可疑也疑則萬不可以少嘗之矣滕侯薛侯春秋當新王也滕子薛伯親周也公羊家識之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隱公八年

曰卒正也諸夏之國自所傳聞之世逮於哀十四年以告終而識於策者不可勝書春秋錄大畧小錄近畧遠其書之各有指矣以考其行以稽其失以痛其禍以治其亂恒於大國詳之常所書者則宋王者之後也蔡文王之昭也陳三恪也鄭諸姬之近者衛康叔之後也齊王舅也畢具於隱桓之

策矣晉武之穆也錄之自詭諸始且不書葬有推而遠之之志焉惡兼其宗國也小國如曹所傳聞之世已書卒矣如滕如邾如莒則書自所聞之世如薛如許則書以所見之世至所見之世舍莒皆書葬矣哀公之策小國皆卒日葬月矣皆近乎我者也遠國之大者惟秦也不錄穆公以穆公而錄康公亦不志葬至所見之世乃書葬楚之卒自子旅焉始吳之卒自子乘焉始終不書葬杞王者之後春秋降而為夷其賢於莒實多志卒於僖之篇志葬於襄之篇以迄於哀皆以諸夏之辭錄之終不忍以為外也自曹以下雖諸夏不得以當時不日為正之指言之其義類甚博而且有要不可不察送死大事也聖人所甚重士大夫之喪且必多見而識之大小二戴實存焉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倫要在於春秋故曰禮義之大宗也

正辭卷七

七

辛亥宿男卒

宿近國也微矣五等之侯如宿不志卒於春秋宿男卒何以書與吾大夫盟且先他國焉厚之也君子作春秋秉文王親諸侯之道不寧方來後夫則告之凶周公誥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春秋始於

隱公宿與吾大夫盟邾與公盟皆於我有作兄弟之誼矣不哀其喪豈可謂師文王者與滕侯卒不日宿男卒何以日嫌與蔡侯考父同日而別異之同盟而不名微國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哀不足且禮有關矣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桓公五年

曷以二日卒之疑以傳疑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

爲人君者修身以俟死正其家人正其國人無有

一邪人作於其間陳侯何如哉國亂矣亦嘗執州

正辭卷七

五

吁奚爲于稷而會之

葬陳桓公

葬不月則譏不獨在臣子桓公失君父之道矣賤

之使與微國同實云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桓公十有一年

寤生之罪不可不誅浮於衛朔矣則何以書葬曰

朔之罪已見寤生之罪未見以不可書辟之也曰

春秋誅亂賊義有所辟必有辭以誅之未有但已

者突也定天子功不見書葬以見之寤生抗天子

且傷焉罪不可見不書葬以見之奚不可而且書

葬將母春秋有所緩有所急與曰春秋之于寤生

則既誅之矣桓之元年于垂于越皆誅辭也假田

爲孫辭實蔽罪于鄭伯之文也誅之矣然則何以

不去葬曰寤生之辟有議焉五廟之孫於諸姬爲

近桓公死難武公佐平王以東遷鄭以緇衣立國

乎天下其功有誅而無絕則寤生之誅禮爲之變

且隱者也誅之必續其子孫奚爲不志其葬春秋

之侯誅而葬者衆矣以寤生曾不誅疑聖人之志

其葬若已誅矣苟非蔡靈侯則王者不忍暴朽骨

又何疑焉秋七月葬鄭莊公不以慢葬志也志王

正辭卷七

五

者之法有罪不敢赦緣恩必哭之如其倫之喪也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桓公十年

小國書卒在所傳聞之世卒月葬時其常也則以

射姑爲始終生卒日葬月敬老也曹伯老矣曷爲

見之以其使世子來朝不可以不之見亂之階也

曹雖不亂道則有以致之不謂之正必謂之敬老

公羊子有所受之當時不日而不謂之正何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雖亂不咎其人謂之天作孽致

之而幸不至非命也雖不亂必正其失謂之行險

以微幸噫彼壞國喪家亡人不過先去其禮也亦



奚其喪失全而後全亡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此節在上一節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公十有二年

陳厲公也篡不明則不書葬以見之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

決日例也是月決不日例也何不言是日曰重見也可月重見則不可嫌乎閏也干支則不嫌曷為決日不日重日也不決月不月例之而已月輕也以重輕為詳畧教人以易知傳之萬世而無所疑不然古人往矣古事遠矣焉用知其事之在何日而筆之

正辭卷七

七

三月葬衛宣公

桓公十有三年

卒日葬月謂之正乎非正也篡不書葬晉之篡前定也不可以為正矣宋子陳子背殯出會皆以在喪之稱稱之必諱桓公穆公之葬則齊桓晉文有罪焉彼猶有人子之心終身痛焉必并去襄公共公之葬因其自責而責之背殯不可固如此衛侯朔何如乎如桓人矣則葬宣公如桓辭矣獨無父兄師保乎童昏也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以至此極也其終不遠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桓公十有五年

危不得葬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公十有七年

渴葬也哀不足禮能有餘乎蔡桓侯非齊孝公比也以獻舞薄於為人後之誼矣稱之曰桓侯奪其臣子之辭雖有賢季於蔡奚補桓侯不知忠臣之分授不肖以位薄其身危其國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僖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所予二伯而已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莊公二十有二年

正辭卷七

七

絕之而又見入焉鄭伯突也衛侯朔也皆不容於誅朔不葬突何以葬功以除突之罪也突之功奈何定王室也惠王辟子頹之難居於溫鄭伯誅子頹而王室定罪固可得而除矣然則何以不言王出入以鄭伯虢叔克左右王室不廢先王之命若畿內之官君子雖無競乎尚猶有親臣也故為尊者諱也

此節在上一節前

世子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桓公九年

誓於天子曰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

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禮也父老子代從政天子之大夫仍叔之子也在曹則射姑諸侯世子也會同則可攝朝則不可以攝射姑非攝曹伯使之非禮也曹無大夫乎次國三卿當大國之下卿小聘可也何亟亟於使其世子來朝乎好於我也好於我者何人可無譏乎君使之非也子不幾諫亦非也曹伯老矣不重其子世子親矣不念其君危國亂家之道二百四十二年惟一曹世子則其成之曰來朝何命之者於朝受之者於廟矣

母弟母兄

正辭卷七

完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公七年

齊終春秋志聘五盡於此乎曰否他以為常事焉而不書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以書曰志聘也志諸侯之聘於此焉始志諸侯之聘曷為於此焉始以志天子之聘於此焉始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諸侯之大夫來曰聘天子之大夫來亦曰聘若是班乎故辨之云爾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之大夫來咸視此天王使凡伯來聘天子之大夫來咸視此云爾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辨等於齊而絕倫於晉不可不察天下之大教也

孰往大夫如齊也曷為不言大夫如齊不言公如京師則不言大夫如齊以為常事焉爾公羊子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傳曰母親至而尊不至教親親也庶子為侯必尊君母而親其母不以親親害尊尊亦不以尊尊害親親是用內和而家理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人情之至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公十四年

正辭卷七

三

穀梁子曰來盟前定也則曷不盟于曹矣不欲曹人與乎此盟也為私焉鄭伯使其弟親者也莊公之子多矣惟母弟之為戚私之中又有私焉明神其聽乎甚於要盟之不獨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公十七年

何以字賢也何賢乎蔡季其出以義其歸以仁不求為後義也終兄弟之恩仁也以取貴乎春秋

春秋正辭卷七終

外辭第六

楚有四稱自本逮末無過曰子犯中國甚與中國並  
 以至下者本之惡其僭名也人之在僖之篇齊桓同  
 好內王賈也子之自成之身晉景不正楚討陳也襄  
 昭往焉外之奈何夫子適焉謂諸夏何言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楚子軫知大道矣楚一徐州  
 之戎魯侯有膺王命曰征馴之則寧伯述是職惟在  
 率朋別生分類有虞盛德彼實近我職思其外莊僖  
 以後葉翦流汰追戎濟西錄功在大戎二狄逼并冀

正辭卷八

一

侵茲充豫白狄在雍宣策初著別之以赤患其交互  
 赤狄殲矣白狄來矣交剛大原并之佻矣鮮虞所躡  
 恒山之旁武衛不奮失其紀綱經世之志率彼陶唐  
 狄三召平淮夷宣王征徐我之所職狼戾如茲國之  
 人之徐固桀也及其子之徐竟滅也楚之稱子豈非  
 劣也徐四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吳越印我實曰上邦  
 伐郟之寇行父懼亡范變致伐底寧東方條而會吳  
 謀之不臧究於黃池居圍卒荒吳五越能通名於越  
 不能楚虔主盟挈而稱人覩然人面蠶也去之句踐  
 不良聖人距之越六秦以伯見初非狄也禊聘之交

俄一斥也任好不卒乃卒帶也善及子孫三良殉也

儕諸白狄桓無信也卒而不名匿嫡名也秦七振驚

為客即於東夷貶之者三志在扶微夏禮本矣禹德

遠矣杞八子之稱爵已速父之從楚己果從楚人之

伐許國之小人無朋蠻貊不行鄭九陰敗王師生居

父爵晉之為狄久矣因其甚而後加之傷之也辭人

之君受人之臣委陳蔡而不恤恣苟范而不邊平公

沒而晉益無君焉則不得有大夫焉國之也者無君

無大夫之辭也書曰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哀哉晉乎

猶在瀕死之囚人下乎晉十不逆詐不億不信來則

名侵則人志其初之來以本之可以覺未州伯何事

矣東夷十一三人可責皆不善也有指矣小國十二

舒為荆桐邑別則散眾散為弱淮之衛中國者楚實

制之矣聖人遠慮父母之國以邱墓之在曲阜也羣

舒十三淮夷以楚虔書楚子長諸侯賤乃如斯見其

賊而誅之淮夷十四周疆有戎區以別之或則邑焉

或則姓焉實逼處此晉之咎也遂以媚晉又何求也

曼氏子爵嘉赤名若是乎詳之以當楚子晉人而晉

楚伏其罪不以外而忽之重人之死哀族之亡而凡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騫乎兼容并包也山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騫乎兼容并包也山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騫乎兼容并包也山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騫乎兼容并包也山

正辭卷八

二

戎北戎譏遠畧也諸戎十五敗不言獲不詔怪力書  
狄畧之書日詳之爲天下記異也長狄十六

楚

楚人伐鄭僖公元年楚人伐鄭僖公二年楚人伐鄭僖公三年

楚何以稱人入僖之篇始人之也其稱人曷爲始  
於此論齊桓之功也四夷病中國莫楚若近也不  
自以爲天子臣桓公爲召陵之盟復職貢於周室  
焉來盟以定約束舉其臣之名且氏之列爲諸侯  
以承天子故於僖之篇始人之也君子以桓之與  
楚不踰節矣自時厥後雖犯中國不敢叛天子于

正辭卷八

三

是乎楚恒稱人然不言楚子也春秋于病中國甚  
者辨其等也嚴而王制正無缺矣

冬楚人伐黃僖公十一年夏楚人滅黃僖公十二年

滅不書伐以無救書也

楚人敗徐于蓁林僖公十五年

夷狄相敗何以書中國救之則亦中國也曷爲國  
徐而人楚楚入僖之篇始稱人也君子美桓公之  
功而嫌其服楚爲已僅皆于稱楚人乎見之徐始  
見則稱人今也國舉之辭若中國敗夷狄者然貶  
之也曷爲貶人敗而役于楚也貶之使不若楚則

役于楚見矣徐不役楚楚不能亡徐徐不戰楚楚  
且不能敗徐而敗焉而役焉徐之罪也則何以書

徐近我者也魯實州之伯其叛服也我有慶讓焉  
不能率徐失舊職矣徐今茲役于楚則且爲楚而  
伐莒則楚且侵我而潰莒莒彌近我者也安危關  
我盛衰不能衛莒彌失職矣自僖而徐爲楚役及  
昭而徐且爲吳役吳與楚爭徐而吳卒滅徐于是  
乎我事楚且降而事吳事吳而吳且伐我楚侵我  
諱吳伐我則不諱據衰以錄乎僖諸侯次匡大夫  
救徐桓公之烈到於今受其賜不虛也然則爲州

正辭卷八

四

伯者宜奈何力能衛徐使不爲楚役則文王之法  
也雖伐徐以正之也可

冬楚人伐隨僖公二十年

隨者何微國也迫于楚不列於中國之會盟若此  
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楚人伐隨錄隨也隨去  
楚而從中國以見伐故錄之云爾其言伐何隨不  
量力也則其錄之何隨小國也小國恥受命于大  
國則盍師文王矣聖人所以歷七十二君之廷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僖公二十五年

楚稱子何其故爵也褒之與進之與曰非也祀貶而後子楚伉而後子烏乎褒向州舉之今有爵則曰非進之何夔滅而子楚強而亦子烏乎進然則州舉之而復稱爵何曰州舉之者著其本聖人之所貶也子云者著其分也不得過是之辭也不得過是之辭者以其僭王與曰雖侯伯不得而假焉

秋楚人圍江

文公三年

秋楚人滅江

文公四年

滅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圍迫矣以僅救書也

楚子使椒來聘

文公九年

春秋憂後世後世習其讀而詢其繫此楚子也向

正辭卷八

五

楚世子商臣也何若是乎其有君有大夫秦伯使術來聘賢穆公也吳子使札來聘賢季子也楚子使椒來聘若是乎其同辭也其同辭也美惡不嫌也春秋之爲美惡者不嫌至是止矣嫌則教之信異辭而後信不嫌則教之疑同辭而後疑楚子使椒來聘君子憂其不疑也魯之人不疑斯受之後之人不疑曰胡不受之則是秦穆楚君而季子楚使也童昏且知其不可夫受之之不可至如此非同辭莫能使疑莫能使疑則莫能使覺憂其已乎辭受取子義之大閑也賢士潔其身賢君潔其國

善人至則榮之不肖入則恥之賓主之辭非所以接商臣也無父無君周公所膺况儼然承其玉帛而廟受之牢禮委積膳獻饗食賓賜皆以中國之禮籍禮之商臣之不討非魯罪商臣之聘而不辭魯之君臣烏得以無罪楚雖強其主負不義于天下名其爲賊則無辭以用其衆也自城濮以來楚未能得志于中國權固不足以休戚我矣且邾莒之人以通楚使執小國且猶不受而況大國乎蜀之役襄昭之往助于受椒之聘而後至于是也然則魯君臣宜奈何閉關而絕楚使焉可也

正辭卷八

六

楚殺其大夫宜申

文公十年

楚無大夫志殺其大夫不氏以犯中國志也楚有大夫志殺其大夫以氏以潘刑志也終不譏楚之專殺大夫者外楚也宜申不犯中國殺何以書以宜申之殺爲不可不志也宜申楚之微也商臣弑父與君而君子楚以商臣爲君則宜無大夫者也宜申何以得大夫于春秋以是爲楚之大夫而非商臣之大夫也宜申躬受再生之德于其故君志于讐商臣而謀討之其義固可以大夫于春秋矣然而商臣覺而殺之不克討賊而爲賊所誅不志

則疑于成商臣之誅志之而後見其成宜申之討  
曰北面事之于茲十年矣復可以討乎曰可齊南  
人書其君罪齊人也楚虔書其君罪楚人也弑君  
者終爲賊而不可以爲君矣矧若商臣有父之親  
有君之尊而躬爲大逆乎其道以刑餘罪人爲皆  
得而殺之彼北面而事之十年亦刑餘罪人之比  
爾胡爲其不可以討且宜申而令尹司馬也則討  
不可以待終日宜申非令尹司馬也則謀可以俟  
之十年十年謀之不得以齊人楚人論又不得以  
爲故君賊新君比惟商臣之子則不可以殺商臣  
爾故君者在廟在廟則可以行于廟中之子也

正辭卷八

七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諸侯絕則名楚子商臣何以不名商臣之絕于茲  
十年矣得一絕焉爾絕者不復屬其稱楚子何弑  
而代之者皆稱爵不稱爵則無以知其代之也何  
事知其代之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後世日  
毀聖人而疑天道然則何事知其代之也曰所以  
明天道而達王事也王者天之繼也王不討罪天  
誅加焉而人不知猶之乎不誅爾天誅不若王誅  
之爲明也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王者此之謂天道

正辭卷八

八

善人無祿不善人無誅而善以日勸不善以日戒  
終不遷其辭易其志天者人之性也人不可以不  
知天此之謂王事夫不使人知其代之以不利沮  
天下之惡也不利果不足以沮天下之惡雖以死  
懼之而民不畏然則亂臣必誅賊子必誅治之未  
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卽天下之人之心而明示  
以不義卽天下之人之心而衆著之以義以義死  
之而弗敢犯也以不義賂之天下而途之人莫之  
從也爲人子者冠以著代昏授之室必將敬且哀  
焉莫敢以爲利苟以爲利則弑之端也春秋使人  
知其代之者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大惡之端恒于  
斯而絕之早也蔡侯何以無貶以爵楚子則不人  
蔡侯也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諸侯何以不書春秋之外楚也會孟則先宋而爵  
圍宋則主諸侯而人未嘗爵楚而又先之也厥貉  
爵楚且先楚則不可不奪其諸侯之辭也然則何  
以見其有諸侯春秋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  
故而後書楚外之外也雖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書  
楚之次不書而書次非次也會也會之而言次微  
之也然則何以削諸侯而獨著蔡侯蔡驟畔中國

而堅于親楚新城之盟不至甲午之卒不赴以蔡  
爲楚之徒也其爲楚之徒奈何春秋有世子弑君  
楚商臣蔡般相望于八十四年之策書若接跡然  
實斯侯之孫且曾孫也乃其曾祖王父與商臣比  
肩而立矣夫楚之爲楚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蔡實親而習焉久而不知與之化矣禍  
卒見于固與般之世而蔡人安之若不知亦與之  
化矣則商臣之孽中於蔡深也弟子習春秋之讀  
而約其修辭之法般之書弑既書蔡侯者三先之  
者惟楚子商臣之書弑既書楚子者三偶之者惟

正辭卷八

九

蔡侯已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  
之事爲人之祖若父莫不欲其子孫之仁且孝欲  
其子孫之仁且孝必以中國之法爲其家法蔡惟  
楚是親則惟楚是師于是乎其家果與楚同禍而  
親楚猶若楚親之猶若俄而殺之國滅矣削諸侯  
而獨著蔡侯以爲天下諸侯之國未嘗有如蔡者  
也

春楚子伐麋

文公十  
有一年

麋者何近楚之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自楚言  
之其屬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楚子伐麋何

以書麋子逃厥貉之會者也逃厥貉之會者可以  
合之於中國矣以此爲夷狄伐中國志之云爾楚  
何以稱子見麋子之以楚子逃也大矣哉麋猶知  
以楚子逃乎

戎

春公會戎于潛

隱公  
二年

淮夷實禹貢徐州之域徐戎之云魯公所征茲戎  
無所繫在徐不疑焉伐凡伯矣侵曹矣此皆戎也  
周公魯公之世吾與戎未有會也役之而已公會  
戎於潛何以書謹侯度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酒

正辭卷八

十

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別蠻方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建  
牧立監天子之守臣也善者率服之其次戒之別  
之公之惇德何若允元何若邦有任人難之何若  
車馬之政弓矢戎兵之器百官總己以聽冢卿踰  
期年矣撥亂之志有可觀乎否乎否而爲會恃外  
危可而爲會動悔亦危危之云者欲公修魯公之  
法而謹諸侯之度也實逼處此度外置之治內治  
外之謂何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僖之篇盟乃有楚哀之篇盟卒不及吳會戎矣卽復書盟戎何病之也病其不終歲而再與接也易曰見惡人元咎見之而亟於邾與宋焉得无咎則何以不諱其與之盟居有近遠交有新故患有小大差以別之制御之道在其中矣修政如文王則事昆夷爲仁人之保天下盟又何病君不舉旣廢之小雅而復行之六月采芑不爲無病矣況與之盟乎凡伯之伐在隱之篇大邦維屏之謂何日以謹之病之也及內及外也不使戎爲志乎此盟也則豈不以其來接於我而許之乎邾乎宿乎將滕

正辭卷八

十一

薛乎而許其接於我乎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孰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邱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公及戎盟于唐桓公二年

誣彼戎人猶以是爲修先君之好乎旣成宋亂無所還忌詩曰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況戎之邇我者乎唐也曾不易其地得毋有動其心者

冬公至自唐

公至自此始越之盟稷之會不致也獨致唐之盟豈其以飲至致者危之也桓會皆月旣莫不危之矣迨唐而後致果其危之則如愛之者然非愛也公所欲爲無不從志舍爵策勲必于宗廟明神弗獨伊可畏也十有八年好會他無致者兵行惟致

正辭卷八

十二

伐鄭危其出不危其復出則不可容於天下復則不可容於魯國可畏哉先君之祥禫時也

狄

狄滅温温子奔衛見天子辭

徐

楚人敗徐于婁林見前

秦

晉人秦人圍鄭僖公三十年

此晉侯秦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匿怨也鄭無禮于晉前與之同於王庭矣今而圍之是匿怨也



且是師也以治始以亂終其與幾何君子以爲是  
晉人秦人圍鄭而已

秦人入都文公五年

都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于春秋  
皆不書何言乎秦人入都以秦人之好兵爲見乎  
此故謹而志之春秋之法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  
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  
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舍用兵則君無所令臣無所  
職民無所習春秋之所甚惡也于秦楚吳越見之  
矣春秋詳楚要吳越而微見秦二百四十二年之

正辭卷八

三

中志秦也罕矣自入滑以來六歲而志兵者七焉  
何其詳也可謂亟矣然而秦之爲志于好兵未見  
也則以爲晉實使然今茲入都胡爲乎亦晉人之  
以乎向也入滑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秦人好用  
兵而先其端于天下于入都然後見之也君子刪  
詩以知天下之風而察其自諸侯之民其近兵而  
習之未有如秦者也于穆公康公之交而無衣之  
篇作則其志入都之時也春秋表微夫滑也都也  
非秦所以通道于東諸侯者乎苟有桓文之君則  
知所以示權于中國矣而況王者兼國二十開地

千里皆于是乎見之而猶未止也遠矣哉

小國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桓公十有五年

邾曰邾儀父今日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  
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  
曰朝附庸固曰朝矣

正辭卷八

四

春秋正辭卷八

禁暴辭弟七

亡國之墟有數可為悼懼厲王大壞靡國不泯宣王  
 中興勞來還定檜之將亡傷天下之無王春秋制義  
 以繼王迹覆宗絕祀曷勝書滅先內自克治齊為桀  
 桓公之初不滅其慝荆楚殘虐大半不錄據近以書  
 猶溢策贖吳復踵焉幾及上國嗚呼有哀國步斯頻  
 宗盟相食痛絕衛文姜異芊庶盍釋舊聞曲沃兼翼  
 狼戾無親焦霍韓楊又奚足云眾噬偪陽聖心不滅  
 憑弱犯寡曷謂安疆狄戎哀之矧在冠裳夔庸識之

正辭卷九

一

況近我邦定哀之間小國卒亡滅為善辭惟賤伯陽  
 亂姓曰滅悲乎鄙人貶在吳下賤其敗倫滅國一紀  
 侯大夫小人不加君子州公不復不能效死梁實魚  
 爛土功一端孰非自取不仁甚焉國亡二不知其所  
 以失因其來而著之曷謂之朝待之以初失地三遷  
 取王封倍畔當誅矧滅國邪不可不察稱師暴也稱  
 人賤也遷國邑四自非二伯則曰盜兵日入惡重目  
 君若臣鄭尙有檢吳不比人先伐起之責主怨容怠  
 其閉修遺人以獲齊賊不誅獨表入郢楚討則子貪  
 乃畧諸封陳退師誰當控扶入國邑五圍必恃眾甚

且久師圍邑邑殘圍國國糜圍小暴矣圍大勞矣伐

國圍邑忿且驕矣圍國邑六王者受命命歸侵邑是  
 曰經畧封疆以帖牟婁疾始長葛伏法伐國取邑七  
 力屈曰降威加曰降之造謀如紀終盡降鄣四十餘  
 年齊惡已詳奚待季世乃識姜亡七病三艾不畜不  
 得自以為疆此可心惻降國邑八爭逆德也兵爭之  
 末戰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識古覺  
 焉聖人之心不寧惟是仁而已矣仁為讓本以仁去  
 利讓為禮本以讓去爭禮為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  
 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姑毋言去兵姑教

正辭卷九

二

以不戰療不仁之甚為不仁之瘳春秋志戰錄內從  
 外曰盍姑無首惡必以日識之曰一日惡成沒世不  
 贖北棄秦晉南絕吳楚冠帶之倫廢文任武卒乎天  
 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道堯舜之道糜  
 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立錄之將何說論語不云  
 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善人為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害  
 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為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  
 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誣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

于天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之說矣戰九敵者言戰寧曰敗也不曰戰也不敵也彼相敗也常不書而要吳與越也敗十詐戰則晉愈於戎者有幾然猶不言取彼戰也畧言敗不日著詐戰則日詳重畧輕義之別也詐戰十一覆師甚於詐戰彼以禽獸擬人而取之實以自陷於禽獸則不忍目其日也聖人之辭信如此哉然而不削以人道哀之也覆師十二齊有還詩可以知微諸夏之君輕死爲勇未有如齊侯者也前則商人後則莊公抽劍斷鞅誰昔然矣襲十三春秋有不忍書亂男女之別其殃

正辭卷九

三

如鄆逆父子之倫其殃如蔡則不忍不書也用之者有常無赦無所容於天下用人十四般非侯因虔以侯般必名并虔以名因其殺人而殺逆之罪著居罪不若虔之甚戎曼子不名異之於般則般實禽也不死社稷哀哉沈子以歸者公孫姓殺之者蔡之君其曷以終焉專殺諸侯十五邢亡國也諱之曰遷善齊桓也衛新國也偪而又遷惡晉文也許頻四遷靡不備書因楚以國楚之善也蔡惟一遷身弑國亡吳之惡也以吳子戰使蔡首惡也國遷十六存亡繼紀古今通義許叔紀季字以善之蔡侯陳侯爵以成之取

須句未盡善也歸邾子喜改過也善未盡書復取以見前之可善能改過目歸之以而告之以其過復國存祀十七

滅國

夏齊人殲于遂莊公十有七年

王法殺人者死志乎殺則重以智計殺人則彌重遂人饗齊成醉而殺之殺之重者也而以齊人自殲爲文義遂之人而以爲無罪也齊之君不得討死者子孫不得讐調人有明法焉王者遷遂人而定其居雖然上無天子遂之餘民靡子遺矣皆爲

正辭卷九

四

遂之社稷宗廟死也以齊人自殲爲文彊遂人之義而立之也何謂彊遂人之義而立之國之存亡猶人之死生也齊人滅遂以遂人爲齊人盡齊人也則遂之名亡矣聖人正以王者之法諸侯擅滅國則誅于齊桓公以功覆過爲之諱滅項其未有功滅譚遂仍誅文不諱雖曰齊之滅之終不可以爲齊之有之地從主人一邑且然公羊子曰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夫必有齊人之實乃命以齊人之名苟有遂人之實則不可被以齊人之名必命以遂人之名矣春秋別之曰齊人自遂人言之

也其死者實齊人其致之死者實遂人遂人以謀殺齊人至于盡齊之君臣固以爲遂人殺之且以爲既柔服於齊之齊人而謀殺人以盡之正其獄之名告於諸侯君子作春秋以自殲爲文豈曰死者自取乎罪齊侯自殺其民也夫齊人王嘉師也齊桓前有擅滅國之罪後有殃民之罪齊臣之主其役者有陷君子大惡之罪約其文曰齊人殲于遂而遂人之名立矣名立則義立義立而遂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死者之子孫不得讐也王者誅滅遂之齊人以謝遂人誅殃民之君若臣以謝齊人

正辭卷九

五

不學春秋蒙首惡之名不可解陷死罪之名不可掩故曰禮義之大宗也所以禁於未然之前也義德容德一以貫之矣

夏滅項 僖公十有七年

桓公之事以滅項終乎爲桓公諱滅項則滅項惡矣滅譚遂不諱而諱滅項則桓公善矣凡諱必皆誅絕之罪也以功覆過王者有八議焉凡譏也貶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譏堯舜之道存焉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聖人之志也

殺陳孔奐 昭公八年

何以不言大夫大夫國體也君死國亡則何大夫之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正也殺陳孔奐則死之也何以目小人使殺君子不予死也可親而不可刼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以孔奐爲有愧乎斯言矣然則何言乎殺陳孔奐滅者亡國之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以孔奐爲圖國忘死者教則愧以孔奐爲忘君事讐者戒則優見陳之國亡而存者尙有人也先王之善建侯貞于不拔焉已矣

國亡

正辭卷九

六

冬州公如曹 桓公五年  
州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入爲三公以國繫官內曰采外曰國一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未如曹也去其國之辭也言如曹以本其意曷爲本其意其意蓋先有所臧否焉

春正月寔來 桓公六年

適我爲寄公不復其國也寔不如曹而適我故曰寔來魯望國也曹小國也託身焉爾何暇論主人之臧否乎哀之不責也是三公也夫安得名之

失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牯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為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入國邑

正辭卷九

七

夏五月莒人入向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莒我東偏之國也向我南偏之微國也秉州伯之教為天子奮武衛莒人入向我不克柔遠能邇見矣莒有夷俗曷不以國目之春秋之道宏矣夫不以近於我乎向亦卒亡而不書也書取之莒以見之

秋衛師入邾隱公五年

入為寇之重者也稱師重之也書時畧輕月詳之曰則彌詳之傷害之淺深具矣受兵者無譏乎邾小國也衛大國也暴小寡之罪大則致寇之罪薄

矣邾之為國宗盟也且我之同州也衛既暴獲之我必槁禴之是以志諸春秋鴻雁所為作也小雅非其人必有以易之春秋何獨不然

秋宋人衛人入鄭隱公十年

戕敗人者適以自戕而自敗逾時已反乎爾矣不曰且不月酷未甚也人之賤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稱人賤之也曰入虐甚矣邾微國也六年之中一殘於衛再虐於齊鄭聖人猶幸我之不與焉鄭無欲於邾以是為齊志也入鄭伐戴則先宋伐宋入

正辭卷九

八

邾則先齊釋怨鳩民之語焉在目聳帥師餘則皆畧而人之必斥鄭伯內且不為公諱詐戰覆師斯獲罪於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隱公十一年

鄭與許偪幾於不並立曷言乎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償取郟取防之德於鄭者公之志也兵莫憚於志竭其力享其實者次之曰入許之社稷殆不血食矣

秦人入郟見外辭

伐國取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隱公四年

春秋之始曷為先治取邑聖人為政內修七教外行三至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則凡二百一十國以為州悉明於天子之禁焉魯州伯也莒州屬也有鄙桀心入向不忌伐杞取牟婁不忌我可以自省而強於政治否乎於茲四年鄰國不知有方伯存曷以正天子之封疆而遏亂畧哉疾始取邑彼介疾而不知懼且以為固然從而效之王迹熄矣嘉客戮矣其尙知疾哉春秋不志內之取邑於杞諱之也

正辭卷九

九

冬宋人取長葛隱公六年

公羊子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言乎取邑之久宋虐用其民陵暴人之邑踰年而卒逞其欲宋之將是師者服上刑而其君為大不仁矣鄭不恤守死之臣若民莫之扞而棄之亦不得以無罪且長葛之效死於邑法所宜錄其不得已而服於宋者法所不當罪是以言乎取邑之久也王制備矣

圍國邑

宋人伐鄭圍長葛隱公五年

伐國不言圍邑惡釣者從一斷之圍長葛則何以書將言取邑先言圍邑也曷為先言圍邑而後言取邑一役而期歲也曾莫之救恤乎主人安在矣

晉人秦人圍鄭見外辭

戰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桓公十三年

孰為是戰紀先鄭齊先宋先者為之也不地孰主我也非紀乎兵加于紀而我救之則義也義何以不地以其不地知其伐我也我為主則紀何以為

正辭卷九

十

是戰齊紀深讐也宋鄭之怨微不挾紀齊不怒我有紀然後成乎戰然則四國何以伐我我黨鄭而隙宋是役也以宋鄭召兵以齊紀成戰輕用民死為人而已曰會奪內之為主而從外也衛何以侯以衛朔為不子矣大夫惡之國人賤之芟蘭所為作也其詩曰能不我知是之不知而何知乎以衛朔為不子矣古之為師也必誓致民志也上輕用其民而民亦弗能死敗績云者自敗也則誅其民乎唯王者實能誅之而無所用誅王道廢則不可勝誅而誅廢誅而不解變乃起矣戰稱侯稱公稱

人敗則皆稱師重師也傷其長國家而輕害所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成公二年

何用見其佚獲與以臣敵君又驕臣而抑君乎曰絕齊侯所以誅卻克也卻克逞志于諸侯而不誅則晉其狄矣若猶未之狄也則不可以不奉王法是故與晉為善者不可以不誅卻克則何以絕齊侯著卻克之罪而後誅之且使齊侯奉王法也生而辱不若死而樂身可辱也君與國為體不可辱也是故奔而歸者皆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獲而

正辭卷九 十一

歸者皆絕之不能其家人不能其國人王法之所廢也不廢則謂之僭重不免於罪輕亦無解于不肖不肖不可以治賢王法之所黜也不黜則謂之闇不能治其國而至於戰不能治其軍而致於敗在國曰侯在軍曰將天子命之而守臣之節也不死其節辱王命廢且有罪不廢則謂之縱僭也闇也縱也非所以式序諸侯也春秋謹王法千乘之國不重于王法天子改立齊君而頃公終身不入齊國諸侯之國安而三軍之心壹矣

覆師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公十年秋是遷戮也實速禍矣戴微國也蔡人胡為乎於斯爭尋常以盡其民為人牧者類如是乎人之賤之也曷言乎伐取之覆而盡之也稱鄭伯服上刑者匪他人鄭伯也

用人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僖公十年九年邾何以稱人貶用人猶待貶乎不必誅乎必誅也必誅者固人之據蔡世據虞公鄆子何以不名國亡則名子有國不亡則不名何以不名告喪者辭也順

正辭卷九 十一

其辭以詔復讐之義其子若臣不可使鄆一日姑存於天下宋人主是盟則宋人實使之而蔽罪於邾宋人因邾人實造殺人之意而後使之且邾非鄆邑豈曰受宋令而殺之哉然則鄆子無惡乎兵敗國亡身奔走咸不得謂之無惡也信乎無惡則隱之而不書曰春秋有不忍書用人所不忍也而書之則將有所大不忍者乎著有夷狄行者必及其身而人道必始于別男女也所不忍者一人所大不忍者天下萬世之人

國遷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信公三十一年

齊桓之救衛衛文之治國所以錄之詩也曹之卒

章傷天下之無伯故重耳已不足錄矣况其下乎

復國存祀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昭公十三年

侯之則不名名者失地之君也蔡侯陳侯未嘗以

侯接於諸侯於是始侯也則謂之失地之君何曰

先王之所侯也其侯無絕非楚之所能滅也雖滅

之適以自納于誅其國未嘗不存其子孫未嘗不

侯非楚之所能滅則非楚之所能侯也汝以楚為

正辭卷九 三

制陳蔡存亡之命乎君子脩春秋曰楚曷嘗復陳

蔡哉陳蔡之人自復也以棄疾言則虔為君以陳

蔡言則虔君父之讐也陳人蔡人不可一日為楚

人此一役也凡楚人無能解于弑君之罪而凡陳

人蔡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楚焉得人陳蔡之人而

不國其國不君其君哉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

侯先王之命而實陳蔡之人之義也獲其義矣豈

曰為名左傳陳蔡欲為名二君在楚不謂之失地之君而

何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則歸而後告焉可

也歸者順辭也噫棄疾之無信也鄭不反其犇櫟

而陳蔡復其國君子以自復之辭斷之不信者不  
得盡其辭矣

許叔入於許桓公十一年

人者何篡辭也其曰許叔非篡辭也復國也復國

則何以書入難也何難乎爾無王命與曰可復而

復復而後請命以列於諸侯存亡國繼絕世此順

之實也陳蔡復歸不待王命春秋無奪辭天下歸

仁焉又何奪乎許叔然則何難乎爾曰許不為許

于茲十有五年矣入而後為許也許叔入而後為

許者五廟僅存而社稷已不血食也陳蔡言滅則

正辭卷九 五

書歸以為非楚所能滅也入許不言滅矣則書曰

許叔入於許莫宜於許叔是以褒之誅鄭伯之專

取王封而告許之臣若子致役于社稷夙興夜處

以求復之十五年母可一日忘之而今日終其志

也故難之也

春秋正辭卷九 終



春秋正辭卷十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誅亂辭第八

毀則為賊辭必閱實被之空言曷謂天罰晉有良史  
書法不隱宋不告賊斷獄彌謹卿乃黨賊賊乃據國  
稱國甚惡何問小大世子非人何殊內外賤窮諸盜  
闖醜其刑敢以疾赴諸侯龔瞑駟駢執政趙盾比也  
楚虔蔡般名同棄也復見起問書葬哀世察獄所歸  
享其利也未相君臣通一例也以亂治亂禁不許也  
力能討之功必錄也討而縱賊罪其所由畏而奉之  
并罪諸侯奔而受焉謂之掩賊非賊之徒則不言出

正辭卷十

一

及其大夫惟取一節匪以為賢其死可卹自外曰戕  
舉國讐之並列於會庶人尤之史不書賊其罪殺之  
聖人作經以治有司弑一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謂  
之篡父命尊矣臣子一例君命其臣皆謂之子繼子  
如繼君君命在是子自外如在國君以國為體繼體  
則皆為之後是故無父命曰篡無君命曰篡不為之  
後曰篡昆弟爭國曰篡因賊臣曰篡殺君之子曰篡  
雖討賊亦曰篡討賊正而大夫專立之曰篡出奔而  
復入曰篡皆大故也苟無故焉不類見天子乃微見  
之因事則見之宋桓魯僖僅得免焉篡二天子廢之

奔不即罪誅絕三出而歸者絕之於其國而不誅也

盜國然後誅諸侯出入四罪不請命順者不納納者  
不順善其弗克曰衛世子婉而不絕不順之實亦無  
隱焉納子五論教可不蚤乎不推恩之禍如此乎鍼  
如二君未若段甚秦伯有母不犯王禁逐世子母弟  
六父者子之天順命孰若此子乎君父也非有誅絕  
也不可解之惡成處心積慮倉卒之變同一實也待  
其終而後異之殺世子七屢殺君世子是謂國無主  
墓門作諷初亡以此殺君世子八大夫國體內日專  
殺外日淫刑辭同事異以事見之殺大夫九放頗近

正辭卷十

二

古稱國其亂小稱人其亂大放大夫十鄭賦清入則  
不言奔有賢不安曹宋無君齊目崔氏世卿亂本意  
諸表官死位自泯出不再入亂在出也出而更歸歸  
有指也逃軍不出賁軍乃出輕重白矣會不少須出  
入已速恃晉之力遂不碌碌奔固可怒何不自悛讐  
國不適戎首接跡大夫奔十一不志出者嘉其歸矣  
曹無赤者則大夫也既出既歸必有自焉苟非大國  
莫或致焉國所不容納甚矣焉大夫歸十二初僅在  
邑繼乃在國速以日計久且歲計衆莫如辰易莫如  
執志在求食書名乃章會則為諱善由子臧通濫之

義術宜有地叛人十三攻難之士賤之曰盜厚養死  
士此幾先兆陳遂以亡是謂諸侯之孽莫之傳者微  
言固不識也盜十四

弑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隱公四年  
春二月

曷為不稱公子絕也子程子曰古者公族死刑則  
無服况弑君乎故絕之也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則其絕之何正大法也春秋據亂而作弑君之獄  
始于此斥州吁書賊辭也以國氏當國也目其君  
完名之曰首惡以正其本是謂王者治諸侯之法

正辭卷十

三

於異邦則其辭顯于邦賊則其辭隱不忍以首惡  
歸之君更謂臣子之義亂臣賊子不待貶絕而罪  
惡見春秋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苟罪惡不見必有  
辭以誅之自宋人弑其君杵臼始矣

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四年  
夏

首惡在衛則其先宋何誅賊黨也誅之則其稱何  
何正其名以惡之也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不稱公子因其可誅而誅之鞏國賊也而黨賊故  
曰可誅師衆稱師此其稱帥師何志專兵也再舉

四國再伐也宋乞師不書蔽罪于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當國者賊在外  
則地於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于陳人之得賊也子  
之討則不曰執之不以石碯主之人得討之之辭  
也必告諸天子乎周有常刑命之久矣其月何詳  
之也詳之何也正乎討也

春王正月伐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桓  
公

不當國督曷為以國氏春秋之始大夫微也微則

正辭卷十

四

奚自以弑君與夷失君道矣君臣位相絕則不言  
及春秋以君及大夫者三尙其從君死也公羊子  
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  
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  
前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字之王者之成法封其子  
以附庸繫月於王而不闕以見之春秋責賢者備  
孔父仇牧苟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  
之以備也治政安君他日論也春秋曷為尙此三  
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於所事前定者終不  
變孔父苟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仇牧也若左



也里克中立以成其謀及荀息何以書公羊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日不正也息輔不正信非所信則其稱及何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克始不去族大夫強也弑君而衆安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

公羊子曰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殺之矣其曰惠公之大夫何奚齊卓子之弑也夷吾有利心焉安受其實而詭其名是與于亂賊之甚者也目其大夫歸獄于夷吾也奚子卓子以孽代宗夷吾以王命立乎其位則歸獄焉何也已忘其君父以干乘為利因賊臣而立焉雖有王命是亦篡也篡有所見則不書入以全王命也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僖公十有一年

鄭父名也里克之黨也稱其大夫何惠公之大夫也賊討何以不書葬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故不書葬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文公元年

楚無大夫言世子何盡其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盡其尊也盡其尊親之辭以誅亂賊也楚卒未志

正辭卷十

七

其志頹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楚不志也其日何盡其辭也 本何休及陳氏後傳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文公十有四年秋九月

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其以重言之何也弑而代之也稱公子公子強也不日未成君也未成君而目其君故不日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文公十有五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為貶欲討齊而不能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公十有六年

正辭卷十

八

稱人以弑舉衆之辭則罪曷在日在嗣君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告也不以賊告非稱人則不知其罪之在也曷為不書及蕩意諸徒死也其以為徒死何也受賊言矣荀息何以書及弑一君復立一君權盡力竭而後斃非束手者也是以及荀息也夫亦非賢之也大國何以不日君知禍而不克避也

諸侯會于扈 文公十有七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為貶不能討賊也黨賊則序不能討則不序序以為誅不序以為貶伐宋者大

夫也則曷爲貶諸侯不以權與大夫也貶諸侯而罪具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文公十有八年

賊不復見稱其君商人何罪齊人而惡諸侯也弒

不稱盜罪商人也其日商人之罪則見矣不嫌也

莒弒其君庶其文公十有八年

稱國以弒何微國也此世子弒君也曷不稱世子

非世子也曷不盡其尊親之辭庶子不得體君也

不書賊則罪曷在曰此大變也不得盡其尊親之

辭則不盡其辭微之也狄之也曰莒僕而不稱其

正辭卷十 九

父則是國人僕也稱國以弒則可國人僕則不可

故微之也狄之也必求其罪之在有司之法也春

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法可窮春秋之道

則不窮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宣公二年

傳曰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

之趙盾不討賊也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其君盾曰

不然史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志

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君子修春秋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故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不討賊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宣公四年

謀弒君者公子宋也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宋有無

君之心於歸生乎謀先將而誅焉歸生之職也不

誅而聽焉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本胡氏陳氏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免盾之罪辭與曰非也不

復見辭與親弒者同討賊之義隱矣非晉大夫侵

伐未有書名者書衛孫免何見晉趙盾則不得人

正辭卷十 十

衛孫免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宣公十四年五月

徵舒不強也曷爲不去族著其族也或曰是亦其

君有罪焉曰何必陳靈公凡弒君皆然許世子止

不嘗藥累及許君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

惡之也曰春秋誅亂賊亦非其君父乎曰康誥曰

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固司寇所詰也春秋天子

之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爲人君父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微舒絕矣靈公不得爲無罪也著其族著靈公所由

弑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宣公十有一年

外會不書晉侯會狄何以書病晉也其病晉何也病不討賊也病晉則其稱晉侯何稱晉侯以會狄所以病晉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中國有亂獄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正而楚人能之故予之也此

正辭卷十

十一

入而殺也則先書殺陳夏徵舒何不以入陳累討賊也其月何以是爲討之正也

春葬陳靈公宣公十有二年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此不月何僅可以葬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則不能之甚也公羊子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成公十有八年正月

稱國以弑則罪曷在曰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赴也曷不稱人而稱國不舉衆也以

異于杵曰也其日何詳之也周不書入義不繫乎八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襄公七年冬十有二月

鄭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公子駢弑之曷爲不言弑以疾赴也以疾赴則曷爲遂言之爲中國諱也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宋公佐卒于曲棘不著其事此未見諸侯其日如會何致其志也隱之也取卒之名而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以如會卒則曷爲爲之諱不使夷狄之

正辭卷十

十一

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以疾赴則從史也非諱也其曰諱何也辭繁而不殺非徒從者也著其事而後卒之故曰爲中國諱也諱則如賊不可知何曰不諱則如所不能知何始之書賊也去其族去其族而後有不去其族不去其族而後有稱人有稱人而後有稱國有稱國而後有書卒因其赴而爲之諱也而後有不承其赴而爲之諱者稱世子盡其尊親之辭也書闕書盜賤乎賤者也有司之法不失賊而已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然則有司安所詰與安受其實則在嗣君志不討賊則

在正卿主其名受其賊則在主者史不書賊則并在史官如是而已矣史有司也春秋治有司者也以史法議春秋是以臣之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而禁其辟也

夏葬鄭僖公襄公八年

其不月不能乎葬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襄公二十五年

正辭卷十

十一

此諸侯伐齊也不書不討伐也曷為不討伐齊崔杼弑君諸侯伐齊是討賊也修怨而伐君弑而舍書伐則疑于討賊故不討伐也諸侯盟于扈不序不能乎討也此何以序非不討而已則何以無貶大夫恒稱人則貶諸侯大夫貶而後稱人則不可以人諸侯也正名而已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與盟曷為不見齊不使齊得同乎此盟也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襄公二十六年

公子瑕不成君此成剽之君何重甯喜之弑也剽

不正其日何也剽以辛卯弑衛以甲午復其日見以弑復也衍復正則其以重言之何剽為宗廟社稷主殯也喜也北面而臣事之臣剽而貳衍奉行以辭剽之為君書曰弑其君言罪之在喜也

晉人執衛甯喜

執大夫有罪則不書其執執者不宜執也此有罪何以不宜執不宜其罪執之也不以罪甯喜晉人乃不免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襄公二十七年夏

正辭卷十

十二

此復正也曷為以弑君之獄歸焉喜為衍而弑也衍剽之君也剽非衍之君則歸獄焉何也以王法絕之也衍由林父出出十二年而衛民莫之思諸侯莫之納由不仁也卒以入者弑君也君子以是為匹夫也不以弑君之罪罪喜者歸獄于衍也然則剽無惡與曰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叛林父人趙武向戌而剽之獄具矣

冬齊慶封來奔襄公二十八年

此受賊也日言之何微內惡也受人之賊則以微言之何慶封之為齊大夫也久矣可以言來聘則可以言來奔景公之大夫也而不以其罪逐之也

闔弑吳子餘祭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不日畧之也公羊子曰闔門者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襄公三十年

不日何也不盡其辭也既盡其尊親之辭矣不日何也夷狄則盡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同而異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正辭卷十

七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胡氏以為徧刺天下之諸侯也天下諸侯至是而無以討賊措其心者矣不書葬無臣子也無臣子而書葬天下諸侯皆無臣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言宋災故何言故非其故也宋共姬葬蔡景公亦葬宋災則為之變世子弑君則無變至是而天下諸侯無以討賊措其心者言故非其故也惡之也大夫不名貶曷為貶大夫

權在大夫也以天下諸侯為皆無臣子也內大夫不書大惡諱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襄公三十一年

此庶子弑其君也則舉眾言之何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展與如國人也君子以為不可其曰人何見展與之有徒眾也

秋莒展與出奔吳昭公元年

此踰年矣不稱莒子賊也何用見其賊也不奔去疾而奔展與蔽罪于吳也知其賊則何以不書賊庶子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寧不盡其辭也莒僕

正辭卷十

六

不言來奔未成乎受賊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楚人弑其君也何以書卒為中國諱也楚圍弑君則曷為為中國諱圍反中國會則弑其君立乎位則舉中國往會之我又朝焉弑君之賊未有如虔者也會天下大故公行國之大事不可以莫之志也虔主中國會不可以莫之諱也諱麇之弑存中國也然則何用見其弑也虔封也般也虔也春秋辭一也見虔之為賊也辭從主人則麇不成子也卒何以書成麇之子書麇之卒見以故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君弑雖不書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此何以書  
已不繫君之存亡有間位之心焉无所容而出罪  
之也辭不殆于賊乎賊不以爲類君子曰類也

執齊慶封殺之昭公四年

殺有罪則不言執此言執殺之何不予討也諸侯  
在是而辭主乎楚子何也雖諸侯不予討也役乎  
賊也殺齊慶封何以書慶封之賤而書不貴楚虔  
而賤齊慶封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昭公十有一年

正辭卷十

七

般名虔何以名般之賊已著虔之賊未著一施之  
然後著非以其誘中國與曰非也雖不以誘不利  
其國虔固不得討也般之名棄之也虔亦名并棄  
之也杞用夷禮則夷之曾般也而中國之與春秋  
之討賊也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名窮於不可  
正加一辭焉而弑君之賊無所容於天下萬世故  
曰法可窮春秋之義則不窮其日何謹之也其地  
何謹之也以別於討賊之辭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子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

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  
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不立則其日世子何般  
可絕蔡不可絕嫌絕蔡故不去世子世子者與祖  
爲體然則得有蔡乎曰卒有蔡者其子也存蔡故  
日世子般絕則子不得而有蔡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昭公三十三年

穀梁子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  
比不弑也此見以比之歸弑也比因人亂而爲之  
主故加弑焉于乾谿令行於乾谿矣虔立則比出

正辭卷十

六

比反則虔弑比未始以臣事虔也其以君比何比  
有利心焉出則不聞正虔之罪也反則有間于虔  
之位也因亂臣以自立是亦虔之亂臣也不日畧  
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不稱人以殺不予討也比何以稱公子不成爲君  
也不去公子罪棄疾也曷不并削之者以公子爭  
也非免比之罪辭與曰比立乎位矣非虛加之也  
又何以免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也生死無所容于天地則何以書葬曰葬生者事也般也誅廬不可以有蔡廬也有蔡則孫不可以不葬其祖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不容于禮不詢于衆廬于是有蔡于是葬靈公絕靈公者不得不絕廬書靈公之葬明廬之不得有蔡也然則成之爲蔡侯而曰歸何也中國不能存蔡蔡復存舍廬則莫主蔡是蔡絕也蔡不可絕故過而予之也春秋有過辭乎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春秋之過虞帝之過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昭公十有九年

正辭卷十

九

其曰何盡其辭也中國不盡其辭則何以日止不弑也以異於蔡般也止出奔不書不使同於親弑者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譏子道之不盡也然則爲止宜奈何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然則何以書葬免止之罪辭與曰非也不書葬辭與直弑者同嘗藥之義隱矣止不嘗藥累及許君非虛加之也則何

以免焉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昭公二十有七年

其曰吳夷也不日以異於晉也

薛弑其君比定公十有三年冬

其曰薛微國也薛無大夫也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哀公四年

何以稱盜非大夫也嗣非有徒衆也卒起而蔡侯弑焉不終日而討之公孫也則盜而已矣以至賤而加之蔡侯蔡侯不戒也討之不書賤盜也其日何異蔡于吳異君子于臣也

正辭卷十

十

蔡公孫辰出奔吳

君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辰書奔與乎故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討賊也何以稱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不均也辰也出而姓也霍也死故曰不均不言及不以姓及霍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以書葬刑雖不均罪有所歸矣不使蔡爲無臣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哀公六年

此陽生殺之曷爲加弒于陳乞荼陳乞之君也陽生正荼不正陳乞以景之亂命而君之卒召陽生荼其不死乎殺荼者乞也陽生受其位而獄不歸焉何也曰陳乞欲亂齊而有之陽生寄也蔽罪于陳乞而亂臣之情得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哀公十年

此齊人弒君也何以書卒爲內諱惡也曷不諱伐而諱弒齊因伐而弒也以蠻夷伐鄰國鄰之君以弒聞師不變賊不獲徐卒事乃反是戕之也諱弒內大惡諱也喪終事之大也隱衛侯速善晉士句伐人之喪惡之大也內大惡諱不諱而又著之諱有大于伐人之喪者也見陽生之以伐弒也然則如齊人何曰罪有所歸固無諱也罪無所歸治魯人乃所以治齊人也

正辭卷十

三

晉趙鞅帥師侵齊

書侵何以伐喪微之也此非恒喪也曷爲如恒辭然鞅叛人也不足乎責也則侵齊已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何以書卒伐事也譏師之不變也微外曰侵甚內曰伐而陽生之弒見矣

莖齊悼公

不日慢莖也何以書著人之在殯而侵伐不變也著者著則諱者白矣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於郕宣公十年有八年

自外曰戕不稱君自外也不稱盜大夫也何以書罪邾人也于郕以郕爲無臣子也郕未有書卒者人戕其君不可以郕不志也

篡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隱公四年

正辭卷十

三

納入立皆篡也公羊子之義允哉允哉討賊莫善於衛人晉之爲篡也有二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且不請於天子而人自立之也董子曰春秋於其嫌得者見不得莫疑於晉之立矣晉且不得春秋諸侯其能解免於篡者希矣雖然安寧無事亦畧之而已故曰不勝譏則譏其重者未明者著之已明者去之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蔡人殺陳陀桓公六年秋八月

陳陀者何陳君也何以知其爲陳君也春秋兩下相殺不書雖異國猶不書也以其書之知其爲陳君也然則曷爲不言戕陳侯賊也其賊奈何殺世

子免而代之也蔡人於是殺佗以立躍其稱蔡人何討賊之辭也佗之賊何以不見于殺乎見之也曷爲于殺乎見之免之殺不書也何以不書公子之重視大夫世子之重視君免之爲世子則未知其誓于天子與未誓于天子與以其不書知其未誓也然則佗何以見賊于春秋免宜爲君者也未誓則何以宜爲君適庶長幼命于天也君臣上下命於王也陳侯鮑不早成其子國本危王命慢天偷廢國亂而再赴以二日卒之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佗賊也鮑失君父之道矣于免無譏焉不書

正辭卷十

三

隱之也躍爲志乎得國篡何以不書佗重而躍滅也于不葬見之矣佗賤而躍忍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桓公十有一年

納立入皆篡也曷不言突之入于其出奔也名之見其篡矣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則何以不言祭仲立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則何以不言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人焉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斷三罪之鈞也字其臣名其君乎祭仲天子之命大夫也突不繫鄭不成爲君之辭也突歸而後仲君之突弱而仲

強見矣宋稱人執大夫之恒辭也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鄭忽出奔衛

春秋撥亂君出皆不日出君必大惡而後以其人加之天子治諸侯之義也鄭忽當國也不稱爵既葬稱子也而不稱子左邱氏曰公侯曰子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既絕而後奔故曰辭無所貶天子治諸侯彼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而不降之在吠畝乎不待貶矣

誅絕

正辭卷十

三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桓公十有六年

天子黜朔立黔牟此諸侯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之正也告諸天子天子易之孟子論燕可伐矣曾謂大夫而可以專廢置其君乎何言乎出奔齊罪齊人也

君出入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桓公十有五年

稱鄭伯君也稱名篡也日出奔蔡不書其出之者大夫惡得而出其君乎諸侯之策非名也春秋以天子黜諸侯之法書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何言乎鄭世子忽不成爲君之辭也本之曰世子宜爲君者也忽在王所接諸侯舊矣其如不能乎爲君何哉復歸之爲言絕也侯亦當絕又况世子諸侯奔走不保社稷王者違天道而建諸則不克以多方簡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再稱名絕也曰復歸其論輕曰入其論重櫟邑也曷爲與入國同辭國人之從鄭伯突者與忽分左右焉東方諸侯惟知鄭有突不知鄭有忽忽不成

正辭卷十

五

乎爲君突成乎爲篡不待入于鄭而後加之矣則可以斷突之罪當誅矣已明者去之

納子

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九年

先名之見納之爲篡辭也後繫以子見糾之宜立也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僖公十年八年

此納子昭于齊曷爲不言納言納者不成乎立也成乎立矣則不言納不言納則不爲篡與曰篡也桓不誓其子而以私屬之宋之君宋不請于王而

以力正之齊之衆衆立之固篡也衆弗立而假他

國之君以立獨非篡乎篡則曷爲不言昭之入峒昭而責宋也宋自謂已可以成昭之爲君矣齊主乎爲是戰而使宋主之四國伐而宋以偏戰見宋襄之恃其力而力固不足以爲人之正也有敵之者矣曰昭之爲篡不以無虧長且有君命焉爾乎曰爲人子利其父之死以有位則不可以爲子矣矧乃死父不收而稱兵以爭國者乎無虧非子也何長之有且君之有命必與國政圖之告之宗廟社稷使一國之人戶知之然後成之爲君命未聞奄尹庖隸之人介宮闈階闥之側而可以稱君之命者雖君實親命之臣民之義不敢受以爲君命非其地故也非其人故也則無虧之命焉在矣無虧矯君父之命委其死于牖戶而忍若不知則惡逆矣曷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曰賤之而不書其殺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親爲君之子與之比而求立焉則賤乎賤者也無虧當誅則子昭宜立故畧不見昭之篡也嗚呼宋襄公以力正諸侯不奉天子命而陷人於篡則齊之人義可以不受救之者不可以不書雖狄猶且書之見王命之義尊也

正辭卷十

五

逐世子母弟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定公十有四年秋

春秋幾終而後一志者世子出奔也子無去父之義凡民愚不肖盡知之聖人皆削之矣衛世子蒯聩出奔宋何以書父子之變極矣又加之以輒不可以莫之志也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忍不即罪而去之以司寇之辟辟之誅不孝則已矣蒯聩誠已誅焉用志其出不惟不誅國人且立其子焉可以以不志其出志其出聖人之誅蒯聩也且正輒之不宜立也輒不宜立而衛竟立輒則蒯聩之不誅

正辭卷十

壬

竟不可誅輒誠安其臣民以事宗廟社稷而得君祖母之心則蒯聩殆無罪矣立輒之惡在大夫全父之孝在輒天下稱順焉子臧賢讓千乘之國而釋負芻當主之罪輒也有千乘之國而白蒯聩出奔之無罪賢於公子喜時矣而輒非人也立不為父獨以為己其心以為父自得罪已自得國也子無拒父之事凡民愚不肖盡知之文而不慙曰以王父命辭父命也賢智尚猶惑之苟非聖人不能論其子以道則輒之當誅亟焉輒誠已誅又焉用志圍戚不惟不誅且曰不以親親害尊尊焉可以

不志志圍戚聖人之誅輒也且正蒯聩之不釋罪

也王法盡矣然而曰非聖人不能論其子以道將

謂聖人則能喻其子以道乎書曰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而又可諭乎母問其不喻也喻又可赦

乎曰衛之君母存赦蒯聩則赦矣且既立輒則既

赦蒯聩矣易曰有子考无咎子之善可以洗考之

不善輒能子矣蒯聩何俟于赦不幸熒惑者眾以

利害劫輒邪說又作卒于終不可論而吾夫子始

去衛矣反魯作春秋其其獄以告萬世不得已也

嗚呼自古大惡之成莫不確有可不成之幾而禮

正辭卷十

壬

義必先刑辟必後于此乎決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克乎殺乎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稱鄭伯見克之

為殺之也非奔乎奔亦卒歸于死殺之不在手及

之在其君之意而已矣然則何以不曰殺而曰克

段非束手者也戰矣戰故曰克克故不曰戰段卒

死何以不曰殺之于鄆不死于鄆不死于鄆則曷

曰殺之于鄆以傷而死也以傷死則曷不殊其輕

重君殺大夫之辭也殺世子母弟則何以必曰君

傷其天性也何異自殺其身矣一體之戚何至不

可並生于天地豈必在忍人一端失所以教否不復通逝不復還斷不復續是故遭人倫之變者必以舜爲法于天下後世而周公且曰有過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鄭伯以君道責之其家不可教則民不法之王者復何賴于有諸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鄭俗流失自鄭伯始矣

殺君世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公子不爲大夫則不書公子御寇何以書世子也何以不言世子不誓于天子也不誓于天子則公

正辭卷十

无

子而已矣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稱人以殺何非其君殺之以大夫專殺之也君殺之則必曰世子大夫殺之則曰公子何言乎兩下相殺言其殺君世子而安之也殺君世子者陳爲亟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

卒昭公八年

招何以稱弟招不爲陳侯之弟則不能以殺偃師陳侯以母弟私之授廢立之意焉招藉君弟之寵然後殺君嗣之重愛弟而親之是也而私之而賊

之陳侯失君兄之道矣溺之卒如恒辭正乎其弱

植而爲寄生之君不可如何矣世子身之貳也人

俄得殺之其因是以卒乎其不因是以卒乎國人

孰爲正明目而辨之哉告其終之若正乃其終之

莫知爲不正云爾溺且不免首惡之名然而如恒

辭然罪不獨在其君父也是獄也兩下相殺乎曰

非也正體而傳宗廟社稷之重世子也禮曰母弟

官子咸有臣志世子之義卑伏于一人盡一國之

人莫不致卑伏焉招不得兄事陳侯則不得以兄

之子待偃師謂之兩下相殺烏乎可繫世子于陳

正辭卷十

三

則尊著矣不稱殺辟成尊之辭也稱世子而加之

辭曰殺以偃師不能乎爲世子矣爲世子于今幾

年而竟以見殺乎目陳侯罪陳侯之危其子以危

宗廟社稷而亦恨偃師之危其身以危君父也君

子以此正爲人君父爲人臣子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何言乎大夫相殺陳無君也何言乎殺其大夫不

予討也曷爲不討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也然則

何言爾言其自是而國滅也

殺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信公七年

申侯者何鄭之大夫也申者何國也侯者何名也曷為以申氏繫之申也曷為繫之申考行者本諸鄉里鄭曷為以羈為卿齊桓以邑命之也伯可以命諸侯之大夫與曰請之天子則可不請之天子則不可申侯以名氏見以齊桓為請之矣齊請而後命之鄭不請而專殺之以說于齊殺人以說于人以申侯為無罪矣是以文公不書葬

陳殺其大夫洩冶宣公九年

此大夫相殺也曷為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行其

正辭卷十

三

君之意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身為不義不足錄也以其君之意行不義為君造其意以行不義不可不錄也以大夫之意歸之君見以大夫殺之不若以其君之殺之為重矣曷為重之為洩冶重之也然則孰殺之公孫寧儀行父殺之于春秋何見見之於其納也納者內弗受也以陳之人為不可受也與乎弑則言奔以見賊不與乎弑則不言奔以說無罪公孫寧儀行父不言奔則無罪其言納何奔之云者不可容于天下納之云者不可容于陳之四封之內也雖然周官之法

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不欲使人知之嗚呼不謹于禮若陳靈公之君臣其罪狀固不可見于策矣且如以此罪罪則不比人數賤乎賤者也亦不足錄矣然則以何罪罪公孫寧儀行父以殺洩冶之罪罪之也其殺洩冶則眾著于市朝之地而非不可知非不可言春秋之防亂以微不以顯春秋之討罪以見不以隱且殺人不忌為賊固臯陶所以必誅而不赦也弑君之獄斷殺大夫之獄不可以莫之斷全楚之討以正弑平國之誅不許楚之納以正殺洩冶之辟公孫寧儀行父之罪萬世卒不可得而除者以殺洩冶故也非聖人莫能脩之矣

正辭卷十

三

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公十四年此晉人殺衛大夫也曷為稱國以殺如恒辭然不予殺也盟主不可以命諸侯之大夫則不可以殺諸侯之大夫有天子存也然則何以見其非衛人殺之君殺大夫不言其所為譏在專殺爾專殺者不出于其君則不可以不言其所為言衛人救陳前此矣見孔達所為殺也言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前此矣見孔達之為晉人殺也殺無



罪以說于人罪在衛使人殺無罪以說于人則罪在晉人而曰衛殺其大夫者以爲非晉之所得殺也救陳稱人而不名以孔達之不專于救陳也有君命矣達受其罪爾知其非衛人殺之也是以穆公不去葬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昭公二年

公孫黑鄭之亂人也誅之則亂止子產于是乎能定鄭矣曷爲以累上之辭言之能以定其國爲悅不能以弛其親爲已悲也弛其親君子所大不忍也雖措刑于天下終身以爲已之過不曰已不與

正辭卷十

三

古聖人同其時也子產之辭母乃已忍乎幸能誅之以正國之刑書不復存吾親親之恩也雖然司寇將至則不致之司寇何謂無親親之恩法必自司寇出致刑于甸人誠有赦之之心焉隱之也尸之加木焉則是以兄弟爲國人不議自司寇則無法身質其辭則傷恩惜其有救世之才而愧於王者之道也公孫黑非大夫成之爲其大夫何君與國政知之而不禁且不更其書則大夫之矣以殺大夫累其上則不以大夫之累其上子皙之惡成矣非以矯君位而後成也終將誅之姑弗禁之

欲已亂于國者察之哉

宋八殺其大夫文公七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何以不名衆也且非其罪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文公八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未有稱其官者此其稱司馬何司馬主兵君之威也而人得殺之則刼弑之形成矣國刑不可以擅于貴臣國兵不可以聽于不肖言殺其大夫言殺其大夫司馬言將自是弑其君也然則何以不名非其罪也其以官稱非鮑之黨也因著宋之得稱官也宋王者之後也

正辭卷十

三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文公九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曷爲或言及或不言及君殺大夫不言及不殊其尊卑之辭也大夫相殺然後言及殊其尊卑之辭也盜殺不殊大夫尊矣君殺不殊大夫卑矣同位然後差而次之見其兩下相殺云爾此皆繫時不繫月曷爲再稱晉人以殺見其以次殺

之也以次殺之者非亂也法也以法殺之則其曰大夫相殺何諸侯不得專殺請于天子大夫不得專殺聽于諸侯非弑逆大惡雖執政無敢自致辟焉非所辟而辟之故曰大夫相殺也君者以刑德制其臣者也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其臣矣是晉人也何言乎晉人何再言乎晉人言將自是弑其君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三十年

衛侯之命未得行乎國也則稱國以殺其大夫何正元咺爲成公之大夫也天子可以絕鄭于衛元

正辭卷十

五

咺不可以絕成不爲君言其大夫正之爲其大夫也則曷不以討罪之辭言之咺當誅非成公所得誅且其所以誅者非所以誅也見殺之而後歸云爾及公子瑕卑者也殺之而後歸非卑者也當國矣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鄭絕則瑕宜爲君者也宗廟社稷君其守也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天子絕鄭而不命衛有君天子失正矣而衛人安之不請命衛無臣矣位不可以無命立君不可以無衆固瑕見已之宜立而卽之而不以當國之辭言之者見瑕之宜立也宜立而假一大夫以立則以

爲未嘗立也未嘗立則卑且無罪而不諱其死何

春秋爲賢者諱賢非無罪之謂也瑕惡賢而諱之

瑕宜爲君以元咺及之何微其分而著其故也咺

不臣於鄭宜不臣于瑕成公殺叔武而元咺殺瑕

是以君子微其分而著其故人徒知千乘之爲利

則宜爲君者危國無君而宜爲君者益危讓且不

危况其卽之乎子臧宜爲君而能讓季札不宜爲

君而能讓其讓皆無迹焉自隱約以成讓不近名

以成讓是以身安而人敬尊之至德之次也叔武

宜爲君能讓而殺公子瑕宜爲君不能讓而亦殺

正辭卷十

五

夫見人之宜爲君而勸其卽之見人之宜爲君而譏其不卽之吾以爲未嘗學春秋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襄公二十三年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君殺大夫不言及殺

大夫言及非君殺大夫之辭也然則孰殺之國人

殺之曷爲不言國人殺之君命也此其爲君命奈

何陳侯在楚慶虎慶寅以陳叛距君之歸國人殺

二子而歸君春秋之義用貴治賤君命行于臣臣

承命而致之民曰君命也君命不行于其臣行于

其民民承命而行誅于其臣曰君命也君命不行

於其臣其民不聽其臣而誅之以承其君亦曰君命也見君命之無不通也不言叛言叛則其民與有罪焉爾不稱人以殺稱人以殺則國無君之辭云爾不以逆命之臣汚無罪之民則德昭以順命之民治有罪之臣則威震王道之大者也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君實有臣而命不行焉則非獨其臣之罪也責其君所以全其爲君焉爾

楚殺其大夫得臣倍公二十有八年

楚無大夫何言乎殺其大夫得臣得臣志乎爲戰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苟言戰皆中國主之則志

正辭卷十

五

乎戰者不見矣晉侯退舍楚子命無從晉師果于爲城濮之戰者得臣也戰稱人殺稱名見楚人之爲得臣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其曰殺何不子死也楚之人猶夏之人也抗中國而戰則殺之爲果中國戰而克則俘之以爲功所以昭戎經也惟奔者不誅其俘者盡致王罰焉而得臣者其戎首也聽其死者楚爾于王法則當殺王法行于中國不行于楚春秋稱中國大夫以禁專殺稱楚殺大夫以訖王誅辭同而事異則以事見之春秋之法也何不以氏楚無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公十有六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側之爲無罪奈何君實不信而棄其好君實不武而敗其師君人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立于無過之地不聞其有過而委之於臣也良臣不諉過于下而况君乎大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爲無罪也然而公子側死之其曰殺何公子嬰齊爲之也君執狐疑之心臣喪讒賊之口則以爲其君殺之也楚殺其大夫曷爲皆以殺無罪書王者以三典刑邦國侯甸男邦采衛獄無敢專殺行人達之以聽

正辭卷十

五

于司寇期而斷大獄則歸于京師蠻夷鎮蕃欲讞者聽之不欲弗強然而父兄不幸幼孤爲奴係累而號泣象胥傳命有滂刑之禁焉犯禁則有以治之所以奉天也楚蠻夷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天子微中國不式命北則狄南則吳西則秦皆以狄道治其臣民其爲滂刑也多矣春秋未有言其殺大夫者而專言乎楚正楚之殺大夫則皆正矣以夷狄之刑治中國則中國亂矣以中國之刑治夷狄則夷狄畔矣春秋不譏楚專殺者不以中國責楚也不志專殺而志滂刑以夷狄治楚也側何

以氏公子楚有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襄公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申非無罪也

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為無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襄公四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壬夫非無罪也罪

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為無罪也七年之中殺三大

夫以求諸侯者惟楚子審爾責戚若此疏且賤者

無所容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噫斯楚之所以敗于

吳也

正辭卷十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襄公二十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殺一大夫亦志之

乎追舒之罪薄矣不及死而殺之彼以為故而已

矣志之以詔人君之自作故者

楚殺其大夫屈申昭公五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屈申

無罪也以其疑殺之爾

楚殺其大夫成熊昭公十二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何言乎殺無罪成熊無罪也

以其疑殺之也刑人者與衆棄之不以一人之信

殺之也况以一人之疑殺之乎一人疑則殺之王者之大禁也不可以嗜殺如楚虔而莫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昭公二十七年

此楚子軫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見楚

子居之殺無罪也曷為不言殺乎居之世而言乎

軫之世卻宛之殺居殺之也然則曷為不言殺乎

居之世重卻宛也其殺卻宛奈何卻宛楚之良大

夫也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子居好讒如親受無

極言無不行是君生而存楚國衆指無極焉居即

世軫即位已奮其詐謀殺卻宛如反手楚國莫不

正辭卷十

盡焉卻宛之殺無極殺之也假居之餘寵而能以

殺則以為居之殺之也曰嘻讒臣既迨易世矣其

若探湯時也猶足以賊良臣而失人心焉若此當

其世將如何矣然而居也存奔世子焉不志殺世

子傅焉不志居也沒而殺卻宛焉則志重卻宛也

卻宛之為大夫也直而和國人悅之卻宛死國人

謗誅無極以謝焉而不快楚人之重卻宛也賢于

君世子而讒人殺之志讒人之善擇所重而後殺

之也然則于楚子軫無讒乎曰讒何讒爾讒有讒

而不誅也此未三年也先君甚愛之已殺之可乎

曰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奚其待夫讒人之誅天法也有司之職也不得委乎在喪之子又奚其待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此楚子軫也讒巧敗其國焉而不誅醜厲危其身焉而又不誅未能乎爲君而又何言乎其殺無罪言爲人君父者不通于春秋之義貽後嗣以讒賊而詔臣子使知遭變之權也

大夫奔

鄭棄其師閔公二年

春秋不治士庶人雖然戰而北守而降戍而潰戮

正辭卷十

聖

民也師潰而歸獨無罪乎曰致其師有罪則蔽罪于棄之者也蔽罪於棄之者則免師之罪辭也是謂王者之法曰汝受王嘉師惡一大夫而陷數千百人千犯師禁之罪汝罪當云何矣故曰鄭棄其師大惡也然則何以治其師曰鄭之君若臣必委罪于一二人而釋其衆矣春秋撥亂世必原人情赦小過錄鄭詩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以爲其潰則衆人所不言而同然也若之何而委罪于一二人乎苟求其罪之首則棄其師者是已春秋之法行天下無冤民而長衆者不敢布其逆令如是則

能以衆正胡爲不能治其師

宋司城來奔文公八年

奔以官稱非鮑之黨也

大夫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見外辭

叛人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襄公二十有六年

孰叛叛衛侯衍也衍未復則其以叛言之何正君

臣之辭也衍爲社稷宗廟主林父北面而臣事之

出行而立剽立剽而辭衍之爲君林父志也書曰

正辭卷十

聖

入于戚以叛正君臣之辭也罪林父也

春秋正辭卷十 終

春秋正辭卷十一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傳疑辭弟九

至聖有作必傳疑然乃信傳闕不敢筆綴輯之謹耳  
闕不竟削乃日月之明也其闕皆美不美者不明則  
非闕文傳諸萬世傳疑辭一春秋列十二公之策書  
聖人據已所見錄祖之所逮聞魯史從赴告聖人從  
史文不從則削之不從則改之損之益之聖人制義  
不可易也從舊作述有司不敢主義惟聖人主之左  
丘明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從史文二

闕文

正辭卷十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隱公二年

紀莒國也子爵也伯不知其國必存其爵闕文明  
矣密在莒魯之間要結好援紀因我而獲盟于莒  
我有持危國之志焉故志之逮桓莊而紀卒亡聖  
人之所哀矜也虛內事外雖勤奚益孟子曰鑿斯  
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  
爲也

春秋正辭卷十一 終

春秋舉例一卷 莊氏學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公羊隱七年  
滕侯卒傳

何休曰貴賤不嫌者通用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  
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竊謂若  
王子虎卒王子猛卒亦貴賤不嫌也何休曰若繼  
體君稱卽位繼弒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竊謂若  
蔡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  
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  
弒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  
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子卒不日以

舉例

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  
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  
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  
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  
畧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  
王八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不  
能乎朝亦言來不與其朝亦言來則其人不嫌也  
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  
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又若諸侯卒正  
書葬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

明而不書葬重于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  
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  
篡也以書諸侯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  
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  
矣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于非  
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于應受  
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  
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  
也又若殺大夫稱國稱名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  
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  
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  
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子黑其事亦不同皆  
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  
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晉童亦稱國則  
與君弑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  
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  
志乎殺以異之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

公羊傳二十二年戰泓傳

竊謂若救邢城邢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  
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

事而再見者先日而後凡也

公羊傳五年盟首戴傳

竊謂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之役先伐後救温之  
會先會後圍許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公羊哀三年桓傳宮災傳

何休曰作楚宮不書是也竊謂書墮郕不書城郕  
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季首  
惡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竊謂凡書外弑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公羊昭元年會傳

舉例

三

竊謂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  
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擇其重者而譏焉

公羊莊四年狩傳

竊謂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  
書大夫如京師于下而月如齊以異之又若諸侯  
不奔喪會葬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  
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  
後爲叙以大異之

貶必于其重者

公羊傳元年夫人喪歸傳

竊謂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翬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于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而見之

譏始

疾始 公羊隱二年四年傳

竊謂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一以宗廟臨之而後貶 亦所謂于其重者 一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王再不稱天以大異之

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舉例

四

竊謂美者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之謂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于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遷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築臺又若定公之篇書齊衛次者三

春秋舉例 終

春秋要指一卷

莊氏學

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矣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要指

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變畧常詳正畧否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



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

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

春秋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

要指

二

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

春秋之辭禮不備則雖有事焉而不書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

春秋歷數十年之事以一辭約之有歲記一事則不以他事雜之有歷歲記一事則不以小事亂之

春秋緣本錄末有兼存之義有半見之文

春秋記事以義爲從則不以日先後叙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於一公之策書者有屢於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春秋志天事必以尊嚴之辭承之志災異皆以前後事求之異不在大於事有明微乃志之微之不明則不存也人莫之省則不見也患其褻之也志分土近者詳遠者畧見經世之志然九州之域四裔之防具矣梁山沙麓皆河之記也河宗岱宗以三望著之星表北斗次表大辰其他則凡之矣

要指

三

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異其分父子之恩長幼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爾諸侯之臣雖內大夫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爾

春秋志會盟有重章以見義有一書以斷義志會在列者不悉書志兵同役者不悉書以常所書知所偶書以偶所書知常所不書志聘有褒有譏有喜有戚有惡有抑有係乎其君有係乎其臣皆以前後事起之小國未有志聘者小國大夫常不書故也大國未有志朝者雖然嘗書齊侯來獻戎捷矣衛侯會葬鄭伯拜盟齊侯來逆共姬皆見於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二百四十二年大侯之來接於我者蓋有之矣春

秋不書也齊晉楚書公如舍齊晉楚未有書公如者非無往也往不書也內大夫無如秦者如吳者非不往也往不書也舍牟邾大夫無如小國者大夫常不如此小國也舍滕大夫無會葬小國之君者大夫常不會小國之君葬也以不書推所書故曰凡所書者有所表也舍宿男微國未有書卒者若須句若顓臾若任若牟皆宿之倫而無一書者可以知所書之必有指矣須句子來奔見於傳而春秋不書豈不見公哉然則邾子益來奔其有義乎其無義乎

春秋志卒葬聖人以送死爲大事爲人君父言之則

要指

四

所以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爲臣子言之親喪固所自盡也而必盡之於禮然後爲忠孝之至矣春秋志城邑時不時悉書之矣然而有所不書者焉則非一義一法可以槩凡城之志也凡城之志皆譏也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皆削而不書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

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春秋志亂獄必有辭以誅之未有或但已者也如有一人不正其罪則說不師古而失其傳也

春秋之辭於所尊則致其嚴於所親則致其愛於所哀則致其戚於所痛則致其重於所善則致其喜於所賢則致其美於所危則致其憂於所賤則致其辨於所惡則致其尤於所誅則致其法於所矜則致其疑莫不見乎辭微乎微乎不見其迹索而得之有憤焉有樂焉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其春秋之志乎

要指

五

陳氏後傳曰稱人者討賊之辭苟能討雖微者子之異邦人書夷狄書皆予之也苟不能討則雖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人苟不討而疑于討則雖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竊謂苟與乎故則晉惠公之殺里克平鄭父衛獻公之殺甯喜皆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苟身爲大逆則楚子虔之殺蔡侯般殺齊慶封書誘書執因其討賊而文一施之苟不於其國雖殺之如南宮長萬公子慶父不書殺因不書葬不足乎其討賊也苟於其在位而殺之以自爲如楚公子棄疾則比不去公子而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苟成

之爲君而又殺焉則且以弑書若齊人殺商人稱弑其君也苟釋首惡而殺其黨如公孫姓公孫霍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惟純乎大義如衛人者得討賊之正矣于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也予陳人之得賊也雖于義不純雍廩報其虐而不以爲出于私楚子入陳而不以爲肆其詐卽以蔡人之欲立其出寧正躍之爲篡而不奪蔡人之能討也嗚呼若衛人誠討賊之善者也然而立晉則且陷其君以篡焉立之爲言篡辭也所謂于其嫌得者見不得也雖不予討若宋人亦庶乎其善者也書宋萬出奔陳罪陳人之受

要指

六

賊不罪宋人之失賊公子慶父亦然書奔莒罪莒人也不書殺因不書莖疑若加以不討賊之辭而宋桓魯僖皆無篡辭焉此不可不察亦惟二君不篡亦惟二君尙能由已爲先君討賊春秋不以宋魯爲無臣子也子之而辭有詳畧州吁月無知不月州吁地陳佗不地蔡人不若陳人之公齊人不若衛人之正不予而辭有善惡宋公魯侯能繼先君宋則以不書殺子游見其善我則以褒高子盟而著立僖公之美皆善辭也夫立僖公與立晉何異實與者齊桓存亡國之功實不與者大夫專廢置君之罪也若其文則皆

不與矣無王命焉爾宋先代之後立而後請之無傷也其與賊同志者皆著其與賊同惡也寧第不予哉虔也棄疾也賊也誅之而後已夷吾也公子元也篡也當廢衍也再入亦盜國也當廢蔡之執政有失賊之罪辰之奔不徒罪吳也姓霍之殺稱大夫見蔡人不能正辰之罪而聽之出也陳公子招賊也歸罪于過而殺之而不以當上之辭言之以衆殺大夫之辭言之者招之罪已明過之罪未明稱人以殺之然後明稱國以殺之猶不明也如以當上之辭言之則過疑于召伯毛伯無以知其爲招之徒矣然不去其大

要指

七

夫者不予陳人也且見其爲招之殺之也若公子比之罪已明矣而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則不僅見其爲比之徒且見其實爲謀主而虔之賊矣非聖人誰能脩之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無受則篡公羊子之義納八立皆篡也何休氏傳之矣允哉允哉君位姦之伺也是故春秋於生死授受之際盡其防焉衛人立晉首正之矣夫討賊莫善乎衛人然而晉之爲篡也有三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也且不請于天子而人自立之也此義著春秋之諸侯其能解免于篡者希矣

然而安寧無事亦畧之而已所謂不勝譏則譏其重者莫不善于不討賊而有其國則篡之重者也與聞乎故而卽乎其位則弑君之賊而已矣殺其君之子而卽之亦弑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立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皆篡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而入其國卽其位不宜立固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亦篡也有輕重焉爾雖大其弗克納而納者之不義必著焉不討賊而有其國若晉侯黑臀是也無納入立之文則不書葬以見之雖逆之于周宜若有天子之命然無辭以言其非篡不討賊故也討賊之義大矣

要指

八

立而入其國卽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亦篡也晉侯重耳是也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齊侯昭是也不書納不書入見其宜立也以宋主戰而書救齊見宋襄公之陷人于篡也納而弗克納者捷菑是也著晉人之非義而後大其能改之然而不書晉趙盾不可書也諸侯不可以專廢置諸侯大夫其可以專廢置諸侯乎大夫而專廢置諸侯而又可以大其弗克納乎故避之也先君不以道終國無君已不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則書入齊小白是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則書納公伐齊納糾是也于其殺之則稱子見糾之宜立也然其爲篡則均焉以爲是兄弟爭國而已矣能爲先君討賊已不宜立而卽之陳侯躍是也篡也則不書葬以見之春秋不以躍利在得國而奪蔡人討賊之義亦不以蔡人旣克討賊而原陳侯躍之爲篡道如日月並行而不相悖不能爲先君討賊已雖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而逸其賊則志乎得國而已莒去疾是也書入書自以莒去疾爲無恩于先君徒兄弟爭國而已篡也自齊齊有罪焉爾以爲會不若蔡人之殺陳佗也然而去疾不書奔不與聞乎故也非弑也篡也逐君之子而立

要指

九

爲君突歸于鄭是也不書入于其出奔也則名之見其爲篡也何以不書入挈乎蔡仲也罪蔡仲也何以不書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何以不書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人烏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見三罪之鈞也鄭忽不稱爵見其爲子也而不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既絕而後奔也故曰辭無所貶非無所貶也左氏曰公侯曰子且將言世子則不可得先言子曷先不言世子君在稱世子既薨則稱子曷終言世子言忽爲君之微也宜爲君而自喪之遂一君立一君成乎爲

要指

十

君者蔡侯東國是也篡也不書葬以見之一君出一君立未成乎爲君然而宜立且有天子之命焉讓而不卽乎其位衛叔武是也書曰衛子以天子之命立之也其不曰侯而曰子成其爲讓而賢之也不書其殺爲賢者諱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有君以已之宜立因賊臣而入其國卽其位弒其君齊陽生是也書入不書弒見其宜立而不以不宜立者君之也然而以篡言者違父命也然而不書陽生弒者斷其罪于陳乞也陳乞亂齊景公以乞爲能立其所愛而不知乞能殺其所愛是故以荼爲乞之君也陽生以乞

爲能授我以國而不知其實盜我之國已實未嘗有國也陽生烏能篡乞使之篡也其又可以乞之弒爲陽生之弒乎哉彼志乎記事者且曰陳乞不弒也陽生實殺安孺子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宜有君因國人送已而求入焉卒亦不克納則雖不宜立而罪不在公子也逆之者罪也納之者罪也不受者無罪斷逆者之罪于先蔑而不罪趙盾始雖主乎逆之後實主乎不受之盾以反正自名焉然而盾之爲臣康公之爲君謀國不滅輕用民死以晉人爲主乎是戰敗秦而不言秦之敗見趙盾之殃晉民而已而專廢置君之罪見矣晉實以詐覆秦師而不言取見秦康公之殃其民而已而納不宜納之罪亦見矣于公子雍無誅焉故不見秦之納也于先蔑有誅焉故見蔑之奔也晉人且不義先蔑而况君子之于趙盾乎

要指

二

春秋要指 終

大東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3 年度 研究報告書

影印『春秋正辭』外二種（莊存與『未經齋遺書』所収）

---

編 者 吉田篤志 大東文化大学文学部准教授

発 行 者 澤田雅弘 大東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所長

発 行 所 大東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75-8571 東京都板橋区高島平 1-9-1  
電話 03-5399-7325

発 行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印 刷 所 藤原印刷株式会社